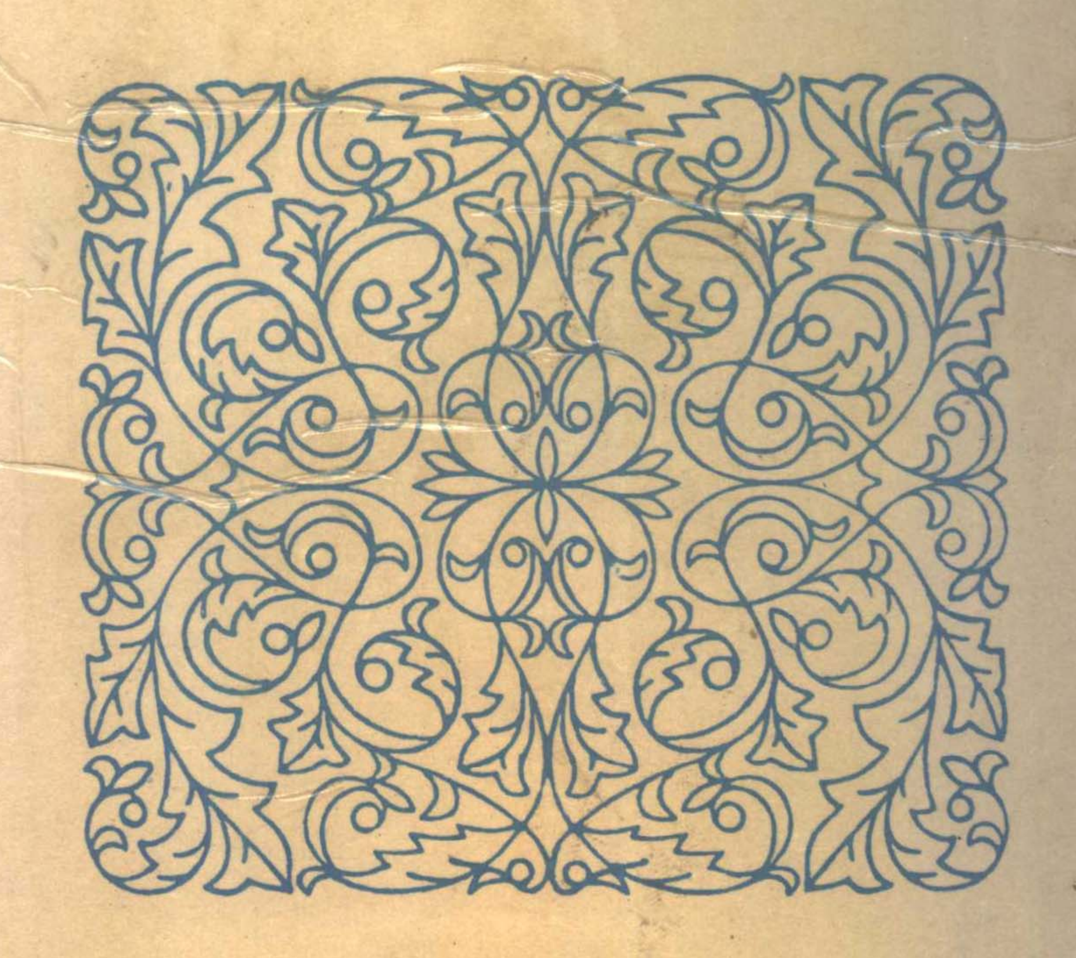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2·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魯迅紀念集

魯迅紀念會編

魯迅先生紀念集

魯迅紀念委員會編

上海書店

魯迅紀念集

魯迅紀念會編

本書據北新書局1936年版影印

目錄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第四輯

第五輯

第一輯

魯迅先生逝世前後

我國文豪魯迅（周樹人）先生，於十月十九日晨五時廿五分逝於上海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的寓所裏，一顆文壇的巨星從此殞落了！

他卅年來在革命工作及文學工作上，鬪爭的艱苦，精神的堅強，終於戰不過身體的衰弱，他遽然逝世了，眞是我們最重大的損失。所以他噩耗傳出後，全國的人定是震悼得很！

發病的經過

魯迅先生的身體，本來不很好，他多年就患有肺結核病，不過他自己是學醫出身，對於病症，頗有常識。同時他自己對於生死，極抱達觀。所以他的病不能澈底的好起來也就是這個把生病致於度外的原因。在今年三月二日，他忽然又得氣管枝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結果，係由於

營養不良所致，復接續犯有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脇濕性，肋膜炎，心臟性喘息及胸悶等症。到六月間，正是世界文豪高爾基垂危之時，也是他病重的時候，先後由日本醫生須藤，石井，松井同他診治，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知道他的肺葉已全潰了，便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服藥打針，又慢慢好起來了。其間有人勸他去長崎雲泉去療養，誰想他沒有去成。

在十月十七日那天，天氣晴和，在下午三時，他獨自出來在虹口公園附近散步，雙十節日尙到上海大戲院看蘇聯普希爾原著改編的「復仇豔遇」，完全和健康人一樣。所以那天他散步之後，到內山書店看其老友內山完造。談約三十分鐘，出來突然遇到一陣冷風，頓起寒噤，回到家裏，便感不適，晚飯時飯量也就減少了。當晚還繼續寫作，又因過勞，上床後即輾轉不能入睡。

到了十八日晨三時，忽然發生喘息，他知需勢不好，即寫信致內山完造，請轉電須藤，其原文爲日語，大意爲「老板几下，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拜托你用電話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草草頓首拜十月十八日。」竟未料成爲他的絕筆。須藤來時，病入膏肓，無法挽救。據須藤診斷報告如下：「六時半往診時跪坐呼

吸，顏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短微，熱度三五．七度，脈細貫一二〇左右，時有停滯，腹部扁平，兩肺時有喘鳴，加以應急處置後，始漸歸於良好。午後二時往診時，呼吸漸緩，五十二至四十六，脈軟小一一〇至一一四，體溫下降至三十五度左右，呼吸困難，狀況不佳。晨僅吃牛奶百瓦，右肺喘鳴全無，左肺亦同，下半部經打診後，鼓鳴時作，有緊張性音調，肋間稍感陷沒，心臟下方漸趨右傾，肺動脈音稍稍亢進，產生所謂 Bonoimo Popokis 病狀。依據以上之症狀，縱使其絕對保持安靜，睡眠時間必不能持久，覺醒時間必見增多，胸內甚悶，心部感有壓迫，終夜冷汗下流，十九日午前五時起，苦悶益加，轉輾反側，終於午前五時二十五分，轉心臟麻痺症而死。」

逝後情況

當他停止最後一次呼吸之前，向其夫人許廣平女士「要茶」，這便是他最後一語。當其彌留時，僅有他的胞弟周建人，夫人許廣平，及其七歲愛子海嬰，與日籍看護田島四人。

死時，他的夫人，愛子海嬰，及在病榻旁的親友，多涕淚交流，痛哭失聲。他逝世的消息

傳出後，宋慶齡女士及胡風最先趕到弔唁，木刻畫家力羣趕至寫繪死像，羅君亦趕至塑死像；此外去殯儀館弔唁的有：巴金，靳以，姚克，歐陽山，張天翼，蕭乾，鄒韜奮，沈茲九，李公樸，胡愈之，趙家璧，沈鈞儒，及日人內山完造，長谷川三郎，池田幸子（女）等等。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等聞訊後，亦深致悼惜。

那天十時許，由周夫人與其老友內山完造先生等，親至萬國殯儀館接洽寄厝問題。在下午三時，由館方派車將周氏遺體運入館內。經化裝後，置右樓上一間屋子裏，形容如生。

訃告治喪

魯迅遺體，移置萬國殯儀館後，定於二十，二十一兩日受各界人士弔奠，廿二日下葬虹橋萬國公墓。 由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內山完造、 A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參等八人，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一切。發出訃告云：「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至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為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

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輓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聞。」

遺囑七條

他死時並無遺囑，不過他曾將其隨筆「死」刊於「中流」文藝雜誌，其中有遺囑七條：（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算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藝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眞。（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可和他接近。現在竟眞的成爲他的遺囑了。

殯儀館裏

二十日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到下午二時，在萬國殯儀館陳列其遺容，任人瞻仰。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入殮，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在虹橋萬國公墓下葬。殯儀館大門兩

旁，綴着長形花圈，上面用白布做了一條橫幅，寫着「魯迅先生的喪儀」幾個大字。門口青年陸續而來者極夥，一進門，路口設有兩張桌子，桌上置有簽名簿，簽名者多文化界人及學生，工人，新聞記者，攝形記者特別多，聯華影業公司也到臨攝新聞片。簽名後，即有立在桌角之一位女子，在各人左手膀上繫一黑布，於是大家都在門口等着一批一批進去，雖然人很多，但沒有一點聲音，大家心裏都爲這位文豪之死感到淒寂罷。

遺容一瞥

樓上，在二號房間，魯迅先生便躺在那張床上。臉上黃如臘紙，眼睛與嘴緊緊閉好着，像靜靜睡着了一樣，惟兩頰削瘦異常，身着深咖啡色綢夾袍，看來像是新製不久。下半身蓋以錦被。胸前掛有白綾一條，上書「靈前司事」四字，「作家」編者孟十還顯得那麼忙碌似指揮着。樓下面佈置着各方送來的花圈，其中大多是文藝界人。其後不久，周氏遺體由樓上移至樓下。

禮堂景象

禮堂設樓下大廳，由甬道折入，其四壁滿懸各方致贈之輓聯，有以世界語文及羅馬文書就之布額兩巨幅，對懸兩側；靈堂在廳之西端，門首綴以鮮花及布額，文爲「失我良師」。遺體橫置堂中。神采如生，惟兩顴較瘦削，身覆深色錦被，上及胸際。榻後桌上，懸有遺容，並置紙筆墨水之類，均氏生前用品，狀至肅穆。友好及各界致送之花籃花圈，羅列一室。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氏撰聯爲輓，懸於遺體左右之壁間，聯詞爲：「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沈痛，莫作空頭文學家！」至其他輓聯誄辭，則分懸於靈堂之外。

弔者盈門

自二十日晨到夜，弔唁及瞻仰遺容者，絡繹於途，約達五千餘人。宋慶齡，何香凝，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暨祕書鄂山蔭，及在滬各國文藝界知名之士均親往弔唁。男女學校團體計五十餘，各地學生會亦派代表前往。正午十二時至一時間，弔者尤衆，均爲男、女學生，臂挾書包，結隊前來瞻仰遺容，午後四時後，學生亦衆，記者親見年十歲左右之學童二人，臂纏黑紗，在靈前致敬，神情嚴肅，可見智識界對氏敬仰之一斑。而遠地各方，來電弔唁者也很多。

大殮情形

萬國殯儀館門口於廿一日在兩旁添了大幅的輓聯，禮堂對面的牆上也都掛滿了輓聯，多半是文化團體送的，國難教育社的輓額寫的是「魯迅先生在大衆心裏永遠不死」。

三時半舉行入殮儀式，親視入殮的就祇周氏家屬（妻許廣平，子海嬰，弟建人，建人的夫人和子女），治喪委員會（到宋慶齡，胡愈之，及內山完造三人），治喪辦事處同人以及親友鄭振鐸，池田幸子等卅餘人，憑弔者都暫留室外。

入殮儀式很簡單，參加者分成前後四行，前排是周氏家屬，第二排是治喪委員，第三排是辦事人員，末排是周氏親友，由姚克任司儀，向魯迅遺像行最敬禮三鞠躬。敬禮方完畢，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抱住了孩子突然倒在地了，哭不成聲，其他的親友也有痛哭流淚的。

接着開始換衣服，白紡綢襯衫褲，咖啡色薄棉袍襖，白襪黑鞋（白底），外面粉紅面子湖色夾裏的衾。入棺後，上蓋淡水紅的繡花被，然後蓋棺（棺面上有一塊玻璃板，外面還有一個大蓋，明日舉殯時加蓋）。接着，參加入殮儀式的人們再排列行禮，繞棺走一圈，禮成。

靈柩四周放滿了花圈，正中有紅綢的一個花圈是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送的。

出殯安葬

二十二是魯迅先生遺體出殯安葬的一天，但是從上午八時起到午後一時，往弔者仍然很多。過後羣衆紛紛而來，簽名參加葬禮。

一時五十分，行啓靈禮，禮堂門戶嚴扃，弔者均行退出。與祭者三十餘人，分列數行，最先爲家屬周夫人許廣平，子海嬰，弟建人夫婦，姪子姪女；次爲治喪委員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內山，和胡愈之；此外是治喪處辦事員，和親友王造時，章乃器，郁達夫，吳似鴻，及日人池田幸子等四十餘人。由姚克司儀，全體向靈柩行三鞠躬。接着便是蓋棺，親友流淚的很多。而建人的兩個女兒哭得最慘，最後是全體繞靈柩一圈，始告禮畢。

二點鐘光景舉殯，扶柩者是黃源，姚克，孟十還，田軍，胡風，歐陽山，聶紺弩，巴金，靳以，吳朗西，黎烈文，張天翼等十四人，送葬的行列，最前的是一幅「魯迅先生的葬儀」的白布橫額，接着樂隊，花圈隊，輓歌隊，司徒喬亞的大幅遺像。後面便是像車，靈車，蔡元培

坐在第三部汽車裏，其後便是周夫人與海嬰的一輛，跟着是建人夫婦的車，最後是宋慶齡的自備車。汽車的後面，就是徒步送葬的羣衆。一路上唱着輓歌，眞是又悲又壯！

出殯行列所經的路線是從膠州路出發，經靜安寺路，大西路，抵達虹橋路萬國公墓。執紼者約有六千餘人，行列長達里許。

五時一刻，到達公墓後，便在紀念堂舉行葬儀，柩置廣道上。由治喪委會宋慶齡等主持，行禮如儀後，由中央研究院長蔡元培報告開會意義，略稱魯迅先生的軀殼經大衆愛戴得以安葬，魯迅先生的精神則始終未死。嗣由沈鈞儒報告魯迅事蹟，又由宋慶齡演說，略稱「追悼魯迅先生，須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漢奸的精神，爲民族求解放。」接着由章乃器，鄒韜奮等演說，胡愈之宣讀哀辭，末行最後敬禮，並靜默誌哀唱輓歌，禮成 。由王造時，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四人，獻「民族魂」旗，覆在靈柩上後，乃移至東首墓地，安置穴內，石板蓋上，全體致敬而散。時約六時許，已經暮靄四起了。

哀詞兩種

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女士的哀詞說：『悲哀的霧圍，籠罩了一切，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你曾對我說：「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麼是休息，什麼是娛樂，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希望我們大衆鍥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跡。』

治喪委員會主席團的哀詞說：『魯迅先生離開我們而永逝了。魯迅先生不單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是全世界勞苦大衆之友，青年的導師，中國民族解放的英勇鬥士；魯迅先生一生所企圖的，是人類社會自由解放，與世界和平；所教導我們的，是爲和平自由而艱苦鬬爭。魯迅先生遺體，埋葬於黃土之中，魯迅先生的遺敎，却將永遠埋藏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的心底。參加魯迅先生葬儀的主席團和全體羣衆，包含着東西各國各界人士，老年與青年，工人與學生，在向遺體致最後敬禮的時刻，特鄭重宣言：我們決定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與世界上的一切惡劣勢力奮鬥，不妥洽，不投降，以使妖魔滅跡，和平與自由，出現在人間！』

談話幾篇

據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女士說：「先生生前並無積蓄，每年祇有一些版稅可抽，也不過是一千多塊錢。遺有一子，名海嬰，祇有七歲多，在施高塔路大陸小學讀書，頗喜機械，長成後將使學習機械科。其胞弟周作人，現在北大教書。周建人在本市商務印書館任編輯。關係身後事宜，多承各方友好協助。今後我將致力整理其遺作，尤其是最近而未完的遺作，打算最近期間暫不離滬。」

據魯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說：「魯迅生前，對於身體，不甚注意。最近用X光探肺部，除左肺有一小部分及右肺有一狹條部分外，均已結核重重，但仍寫作如故，每至深夜不輟，故其死因實可謂工作過度所致。」

據周作人先生談：「關於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　，因爲我們平常沒有事，是很少通信的。雖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來過一封信，說是現在已經好了，大家便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電報，才知道已經逝世。說起他的肺病

來，本來，在十年前，就已經隱伏着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性質偏偏倔強，往往因爲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更是沒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不料到了今天，已經不能挽救。

「說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Nietzische)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可是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彷彿都很悲觀，譬如我們看他的「阿Q正傳」，里面對於各種人物的描寫，固是深刻極了，可是對於中國人的前途，却看得一點希望都沒有。實在說起來，他在觀察事物上，是非常透澈的。所以描寫起來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學方面，他對於舊的東西，很用過一番工夫，例如：古代各種碑文的搜集，古代小說的考證等，都做得相當可觀，可惜，後來都沒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現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評他說：他的長處是在整理這一方面，我以爲這話是不錯的。

「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外，其餘的人，都很

難找到。家母幾次讓他到北平來，但是他總不肯，他認為上海的環境是很適宜的，不願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於他身後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辦理了，本來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為家母還需人陪伴，暫時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間甚麼時候替他開弔，等舍弟建人來信以後才能決定的。」

據郁達夫先生的談話說：「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是我將離福州來滬時知道的，當時我眞不敢深信。所以發的唁電也說是『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因為我跟魯迅是這樣約定的，等我這次抵達上海後，我們一同到日本去。」

據魯迅先生的至友內山書店的主人內山完造的談話說：「我和魯迅定交已十多年，他的做人，非常純粹，好好惡惡，態度分明；對於某一種人，似頗嚴格；然其本心，實甚溫和，且為富於同情心之高潔之士。他的一生，完全盡力於『正義之筆』，寫作無虛日，即其日記，亦延至本月十六日為止，殊堪欽佩。他生前用心於中國民衆與文化運動的發展，異常努力，今不幸溘逝，實足為現代中國失去一偉大人物可惜。」又說：「余識魯迅先生，係在一九二八年，他從

廣州至滬，初住于寶樂安路景雲里內，第一次至余店內，談話內容已記不清，惟記其當時所穿着為藍布長袍，其樸質態度，給予印象甚深。後因種種關係，曾遷居於虹口公園公立學校對過之外國公寓內，前年始遷至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其間曾因流言，偕其夫人避居余家二次，第一次為六年前，僅住三數天即歸，第二次在楊杏佛先生被刺後，住余家約一星期；余等交誼頗深，惟無金錢等關係，日本文人經余介紹與魯先生曾見或通信者，先後計有原田讓二，賀川豐彥，山本實彥，長谷川如是閑，佐藤春夫，室伏高信，橫光利一，野江末次郎，新居格等，彼等對魯迅先生皆衆口一辭，贊為「中國之國寶」，其著作經余介紹在日文雜誌發表者，計有一九三四年正月初大阪每日新聞之「上海雜感」，及改造雜誌之數篇散文，就中尤以「關於蕭伯納雜筆」一篇，最為日人所愛讀，其著作經日文譯佈者，「阿Q正傳」計有井上紅梅，林守仁，山口等三種譯本，又改造社由井上紅梅譯有「魯迅全集」一種，岩波書店由增田涉譯有「魯迅選集」一種，其「中國小說史」，已由增田涉譯成日文，今年東京國大學已採為教本，聞銷路頗高。」

　　還在東京的佐藤春夫氏，聞魯迅先生逝世，也致深悼之意。他說：「我和魯迅除以文字通問外，尚無一面之雅，然為東洋作家之魯迅雖受西洋近代文明之感化，然絕未因此失去東洋人

之精神，此點確為現代一流之作家，日本尚無一人足與抗衡者。此後日本文學，亦必因彼受大影響也。余八年前，曾赴滬往謁，竟未如願，至今引為遺憾。」

另外，黃炎培先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演講「從魯迅的死說到民族性」時說：「魯迅先生於患難中的現代中國，得浙東人革命性的遺傳，有着「特立獨行」的寶貴稟賦，所以他看到現實社會人和人間，社會階層間，世界集團間的種種不合理不自然的病態和醜現象，就根據「正義」「真理」「公道」，極力抨擊，極力暴露，揭開了民族劣性的瘡蓋，使我們大家都感到痛快，使我們驚醒；他一方面還指示弱小勞苦的人們以抗爭的前途，使我們發見了光明，自然是他的偉大處，我們要追念魯迅，就應該全盤接受他「特立獨行」的精神，放棄他的悲觀主義，來抵抗敵人，抵抗帝國主義，求我們民族解放和平等，聽了魯迅的遺言，「不作空頭文學家」，做個實頭革命家。」

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許壽裳，是魯迅生前至好；得魯迅逝世消息後，發表談話，對魯迅生活狀況，言之甚詳。他說：「本年文壇上忘已不幸，高爾基，章太炎相繼逝世後，周氏今又歸道山，實出於意料之外。余在東京與周氏同窗時，對周氏努力求學的精神，極端欽佩，

因他無他種嗜好，無時不在書本用功。此外即不時向「浙江潮」雜誌投稿，該刊係留東學生所主辦，規模尙宏。他最初研究礦物學，後因受革命潮流的影響，以礦物學，僅微小者，欲革命不若先從濟世活人作起，於是改習醫學。後來他因覩日俄戰史影片所得的觀感，以中國人爲變方作漢奸，導他人互相襲擊致被捕受極刑者，不可勝數。他覩此狀，乃喟然長嘆，遂於學醫之二年，即行中綴，更以救國非從事文藝革命喚醒人民不可。他自此後，乃專致力於革命文學，其文筆之犀利，思想之純粹，無與倫比者。觀其一九零三年贈余像片，自題之小景「靈台無計神逃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一詩，即可知矣。鐳係西人居禮夫婦發明，初次介紹於國人者，就是魯迅。曾刊載一九三〇年浙江潮雜誌中。他對於青年有一長者，均極獎勵，嘗受騙於青年者匪尠。他一生儉樸，嫉惡如仇，其所以時與人筆戰者，蓋有由也。

「他之醫學極佳，居滬時與日醫師須藤極友善。他之發病，係在本年三月。經須藤之診治，本已漸就痊可，然不幸五月間，須藤又病，彼因魯迅的症極爲焦灼，乃電召其子由日來滬，日遣赴他那兒，問狗病狀，子歸報告，於病床間尙爲他開藥方也！

「關於他的作品，日人極端欽佩，半皆譯成日文。至他之一行一動，亦皆被日人所注意也。他尙有未完成之珍稿，卽漢碑圖案，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字之變遷等是。」

輓聯摘錄

「中華民族是不妥協，不怯弱的民族，魯迅先生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當我們的民族生機到了目前最後一息的時候，來憑弔這個巨人離開世界，離開我們而長逝，更有無限的悲痛。我們只有繼續和發揚魯迅先生的遺志，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百折不回的決心，來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來紀念這個巨人之死！」

——現世界社全體同人敬輓

「在民族解放的行列中，我們失掉了偉大的導師！」

「未來的新中國，更不能借你的筆傳佈全人類！」

——上海學生救國聯合會輓

「方悼國際大文豪殞落，光明大地，正哀痛思慕。」

「不意中國高爾基盡逝，血腥奴場，更悲憤欲絕！」

——上海婦女界救國聯合會

「死者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生的主張寬容，那才糊塗！」

——王造時輓

「一生不曾屈服，」

「臨死還要鬥爭。」

——章乃器輓

「以赤熱心，作冷靜語，莫謂遺言猶諷刺！」

「含慈母淚，寫沉痛書，共知長翰有深期！」

——倪文宙輓

「差幸吶喊有聲，忍聽南腔北調。」

「從茲徬徨無適，那堪月黑風高。」

「誓不妥協，有死而已！」

——宋慶齡輓

「魯迅先生奠定了現在中國文壇的基礎，到臨死的時候，還領導着青年們向前邁進，我們對於這樣一位先驅者的殞落，敬致萬分的哀悼！」

——上海木刻協會籌備會輓

東方文豪

——中國文藝家協會輓

「魯迅先生不死，」
「中華民國永在！」

——槙廠工人

「一生不屈服，」
「至死不寬容！」

——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火線下英勇不亞巴比塞」

——上海著作人協會

「在人間偉大比上高爾基。」

——吳淸友

「魯迅還在。」

——上海紗廠工人

「民族之光。」

——上海工人救國會

「精神不死。」

——上海烟廠工人

「文壇前驅。」

——上海綢廠工人

「我們的朋友。」

——上海絲廠工人

「偏偏在戰的熱望中，魯迅死了，中華民族要大哭，無產階級要痛哭！前進作家要狂哭！」

「偏偏在降的陰影裏，魯迅死了，帝國主義要暗笑，專制魔王會很笑！落後文人會慘笑！」

——北平風沙文藝社代表人水草輓

「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年誠何年，四個月前，流過兩行淚痕。又誰料這番，重為先生墜。」

「言可傳，行可傳，牙眼可傳，斯老眞大老，三十載來，打出條血路，待吩咐此責，端賴

後死肩。」

「友乎敵乎？余惟自問。」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唐弢輓

「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
「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

——徐懋庸輓

「文苑苦蕭條，一卒徬徨獨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餘春。」

——蔡元培輓

——曹聚仁輓

「沒多少苦戰士，和暴風雨爭鬥，替魔障滅殺一層凶燄。」
「有幾個老少年，向後一代伸手，爲正義留下牛分光輝？」

——婦女生活社

「失我良師。」

——法電工人讀書會

「向中國的革命文學家魯迅同志，作熱烈的崇高的敬禮！」

——中國新文學研究社

「杜少陵愴懷飢溺，」

「李長吉嘔出心肝。」

——王曉籟

「爲文苑傳中，一新壁壘。」

「看蓬萊島上，爭繡平原。」

——上海市商會

「是世界文學革命家，嘔兒號無爲文學空頭，使我玩索不已！」

「爲文章勞動大衆化，得先生差爲大衆吐氣，何妨毀譽由人。」

——地方協會

「用筆命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讀書生活社仝人敬錄自勉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無需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前，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在沒落的營盤裏。」

——作家月刊仝人自勉敬錄

唁電一束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齊耳尼夫斯基電致中蘇文化協會云：「南京中蘇文化協會孫會長鑒：中國傑出作家魯迅（周樹人）氏之逝世，爲中國文化界與全人類之極大損失，敝會特致電唁，以誌哀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齊耳尼夫斯基。」

另致治喪委員會電云：「頃得噩耗，驚悉魯迅先生逝世，駭惋莫名，先生爲一大著作家，今遽崩頹，文壇損失，胡可殫述！尚希節哀順變，以匡一事，是所至盼。」

蘇聯作家協會斯塔夫斯基電致中蘇文化協會孫會長鑒：全蘇聯作家得悉名作家魯迅逝世，特致電唁，以誌哀忱。魯迅氏之寫實作品，切實反映中國民衆之生活，故對全蘇作家關係，至爲密切，幾年來魯迅氏爲推進文學大衆化，耗盡心力，此乃中華民國之進步作家，堪引爲永久紀念，而尤爲吾人所極感佩者也。蘇聯作家協會斯塔夫斯基。」

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函云：「周夫人苫次，頃悉周先生溘然長逝，駭惋莫名，特佈唁忱，尚望稍抑哀思，是所至盼。」

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電云：「聞魯迅先生之噩耗，不勝哀悼。」

郁達夫由閩來電云：「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祈節哀。」

朱家驊唁電云：「頃奉豫才先生之訃，深爲悼惜。先生文學孚海內外盛望，著作等身，豈意遽爾溘逝：此之損失，不獨朋友之思而已。驊昔與同事，交好最契，追思舊友，應增淒感。惟夫人等勉節哀思！國事牽絆，不能憑棺，以爲歉憾。」

許壽裳電云：「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傷其門士，萬分悲痛，豈僅爲私。尚望善視遺孤，勉從先志。」

其他唁電多通，不及一一備錄。

其餘雜訊

魯迅先生死後，力羣先生就趕往魯迅先生寓中爲作木刻遺像。

在殯儀館中，司徒喬先生站於魯迅先生靈柩旁邊寫生，爲作遺像。並繪製大幅畫像，出殯時卽用以舉示。

當魯迅先生遺體大殮時，明星與聯華俱出發攝取新聞片，出殯時，明星由程步高指導，聯華由蔡楚生司徒慧敏陳晨等攝取新聞片。送殯者，明星周劍雲應雲衞歐陽予倩袁牧之唐納柯靈李萍倩趙丹等，聯華藍蘋葛佐治蔡楚生司徒慧敏等。

據東京傳來消息，自魯迅先生逝世的噩耗傳達到京以後，日本文學界無不認爲是世界文壇上的巨大損失，現在秋田雨雀，青野季吉，林房雄，藤森成吉，佐藤春夫，石濱知行，岡邦雄等幾位有名的文學家，已在發起醵集基金，爲魯迅鑄建銅像。

魯迅先生逝世後，各地各團體，紛紛舉行追悼會。各報紙刊物，均紛出紀念專號或特刊。

中國文藝家協會並預備大規模地出一個紀念特輯，聞範圍極廣，無論那一界的文章都擬登刊云。

瞻仰魯迅先生遺容

到萬國殯儀館

一九三六年眞似乎是一個巨星殞落年。

剛剛一顆照耀世界文壇的巨星——高爾基從六分之一的地球上不幸逝去，想不到隔不了多久的如今，一顆晶瑩的中國文壇的巨星—魯迅先生又突然殞落了。誰能不深深地感到痛惜呢？此後，在向黑暗勢力鬥爭的道路上，顯然又缺了一個有力的指導者了！

今天是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決議爲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日子，記者特到萬國殯儀館去逗留了一個上午。這裏，讓我記下當時的情形：

從昨天下午三時魯迅先生的遺體移入萬國殯儀館一直到今天中午止，去弔奠的人，總數是

已經達一千以上了。文化界方面有巴金、黎烈文、葉聖陶、靳以、陶亢德、胡愈之、黃白薇、沈兹九、宋慶齡、何香凝等。團體有光夏中學、文學大衆社等五六個，此外則都是魯迅先生生前的青年讀者。

從大門到殯舍雖只在大門上紮着一點花，掛着一幅「魯迅先生喪儀」的白布橫額，此外未見有什麽輓聯輓額，可是籠罩在週遭的，却是一片肅穆悲哀。每個青年的臉上，都像夠深抹着一筆黯然的愁容。

在簽名簿上簽過名，他們就會遞給你一條黑紗，這樣走上台階邊的人，就每個人都臂纏黑紗了。

遺體，現在是停放在下面了，因此十個人一批，十個人一批的，秩序顯的很井然。

殯室中的佈置，很簡單，四週是擺滿花圈和花籃了。靠裏邊，放着一張魯迅先生的遺影，遺影的下面是一張木刻家沙飛爲魯迅先生在生前刻成的一張木刻。就在這兩張遺影前面，魯迅先生一樣橫陳，靜靜的躺着。魯迅先生的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長袍，經過化裝了的面容，雖還依舊顯的很瘦削，但樣兒却很慈和，雙眼緊閉，有如沉入了甜睡樣的。

進去的人，就這樣茫然地對遺體站上一刻，然後向另室退去。

在殯室中，花香是濃厚地散盪着，每個人站在那裏的時候，都可感到深重的壓迫，壓迫得幾乎把心都窒息過去。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女士，和魯迅先生遺下的男孩海嬰，則自始至終都坐在遺體方面的一個黑暗處。廣平夫人的臉上，且不斷地淌着淚珠，偶兒瞥到這母兒倆，情景眞令人感到有點慘。

殯室的前面，另一間裏還掛有一幅法電工人讀書班送的寫着「喪我導師」的橫額。橫額兩邊是兩塊全用素色鮮花紮成的花牌。由各方開喪拍來的電報，截至十二時止，還只收到四個。三個都是由日本人拍來的，（改造社及大阪每日新聞朝鮮京城大學等）一個是身在福建的郁達夫氏拍來的，詞云：「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祈節哀。」

出殯以前是否舉行公祭，須等今日晚上治喪委員會開會後決定。魯迅先生的遺囑，雖不希望舖張，但舉行公祭，是不能算舖張的，只不過是廣大的讀者對魯迅先生表示一點敬意而已，因此這議案，或者可得大衆通過。其次，因爲各方親戚朋友和讀者的要求，葬後或者會再有一點紀念的表示，但究竟怎樣辦法，現在還未定。

魯迅先生的孩子，今年還剛八歲，將來的教育問題，須看他的個性再定。現在的情勢，他愛學機械。

關於喪事的善後問題，現在是定明日大殮，後日出殯，葬地預定虹橋萬國公墓。（還沒有看妥穴地）

魯迅先生這次舊病復發，是很突然的。星期六的下午還上虹口公園散步，也許就因當天受了些寒，所以傍晚便發喘了。他平時，是只知工作，不知娛樂的，或者這也是他這次病勢轉劇的主因。

有人問廣平女士，這次關於國防文學的論戰，有否影響到魯迅先生的病勢。關於這一點，廣平女士回答說：「很難說。」

現在，周作人先生是還在北平，昨天已拍電給他了，回電還沒有來，據估計或者不致南下。魯迅先生的母親，今年是已八十歲了，周作人得電後，是否通知她，不得而知。

最後，廣平女士更對昨日本報所載胡風拒見吊客一事，作了一下聲明。她說這事是完全出於誤會的，記者對這，不想再有所表示，我們但願不致有這種現象。

明天大殮時，預計團體去公祭的一定很多，爲不使秩序紊亂起見，治喪會方面希望預先向他們去接洽一下。

（大晚報十月二十日）

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先生遺容歸來

「魯迅先生是離開人間去了！」

當這個消息傳播到我們的耳鼓裏，我們心坎中的震悼是難以形容的，實在，魯迅先生的死，不僅是我國文壇的大損失，當現階段中華民族鬥爭解放的前夜，失掉這樣一個被壓迫者的導師，更使我們感到加倍的震悼。

爲了瞻仰魯迅先生最後一次的遺容，並表示悼念起見，於昨天（二十日）下午一時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

萬國殯儀館門首掛着「魯迅先生喪儀」的大白布，這樣的字，刺進眼簾，嚴肅和悲痛的心情，更加重起來，進門簽了名，承一個女招待員替我戴上誌哀的黑紗，跟了懷着同一心情同一意志而來追悼魯迅先生的人步入了遺容所在的禮廳，黑壓壓的人在「肅靜」的昭示下，差不多

連呼吸都窒住一樣「肅靜」，在招待員指導下，一排一排，依次的去瞻仰遺容，並靜默致三鞠躬禮，始行退出。

在遺容的前面，許多花圈花籃中，使我特別注目是何香凝的一個，也許特別在正中的緣故。旁的一方面因光線關係看不淸楚，一方面時間也不允許，要是你在瞻仰遺容的當兒，東張西望，不僅要失掉嚴肅的態度，並且對於悼念魯迅先生缺乏誠意。在模糊腦海中，只有很大的遺像和整個的遺體遺容印入深沉的心坎中。

當我瞻仰遺容畢退出禮廳的時候，聯華的開麥拉接着開始工作起來。這裏我希望能够把魯迅先生的遺容放映到銀幕上，使不能到萬國殯儀館去的人亦能瞻仰到，我想魯迅先生的遺容在銀幕上放映的資格終够的，除非你是漢奸，才說不够！

萬國殯儀館是相當大，綠油油的草園上，站立着各色不同的人，作家，工人，詩人，學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同一地反映用悲悼的心情，在面部表現上。

招待員都是前進的、年青的作家，像田軍，蕭紅，舒羣，羅烽……，特別使我們注意的，內山書店上自老板下至小職員，都在參加的一羣中，大概內山書店在這天休業也說不定。

人，一批一批地進去，一批一批地出來！

在歸途上，我們相互地談着：文壇上的損失，沒有數目可以統計，法國的巴比塞，俄國的高爾基，中國的魯迅，先後離開這血腥的世界，實在是被壓迫者大大的不幸。

「魯迅先生不是病死的，是爲人類正義，和平，戰鬥而死的！」

「魯迅先生沒有死，他仍是活着的！」

我們的結語是這樣。

（鐵報十月廿一日）

巨星殞落大地

魯迅出殯

蔡子民宋慶齡執紼　哀歌聲震動了蒼空

是値得我們多麽痛心的事呵，當諸君讀到這篇特寫的時候，中國文壇的巨星魯迅先生的遺

體，是已經從地面上奪去了。

在魯迅先生，雖然是「入土爲安」了，可是，拋下的我們呢，從黑暗到黎明的路，還長着哪。

今晨，第二次記者又踏進了萬國殯儀館。魯迅先生的遺體，經昨天下午二時半大殮後，是已被放進靈柩了，只有打棺蓋上的一塊巨且方的玻璃上，還可瞻仰到他的遺容了。

望着那紫黑的長方匣子，阿，誰能不感到有點茫然呢？

靈柩的代價，據說是九百元，爲宋慶齡女士所送。葬在萬國公墓的一個墓穴，是値價五百八十元。

出發的行列，是下午二時出發的，參加的團體，除前昨兩日往祭的九十餘團體和私人外，臨時參加的也很多，因此，一時半升旗後，那裏的情形，眞擁擠到了極點。

送葬的行列，最前是一幅「魯迅先生喪儀」的白布橫額，跟着是糾察隊，花圈隊，輓歌隊，遺像——除了照片和木刻像，還有一幅很大的司徒喬所繪的畫像，這是今晨剛繪成的，遺像後，便是靈車了，再後，是家屬，執紼者。（參加的有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等卅餘人）

以及徒步的送殯者。送殯的汽車，是送葬者自備的，因此全都跟在最後面。

行列所經的路由，赫德路，愛文義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抵達虹橋，時間已經三時半。

送喪者職務的分配是這樣的：（一）主席團——治喪委員會。（二）扶柩者——黃源，田軍，胡風，巴金，黎烈文，姚克，歐陽山，周文，靳以，張天翼，孟十還，聶紺弩，吳朗西，曹白。（三）家屬招待——黃源。（四）司儀——張天翼，姚克。（五）掌門旗——蔣牧良，歐陽山。（六）糾察——巴金，黎烈文，魯彥，趙家璧，唐弢，蕭乾，直夫，白曙，靳以，田間，丸容，周文，方之中，張天翼，曹白。（七）新聞記者招待——姚克，黃源。

沿途，送喪者全都唱着悲壯的輓歌。輓歌的作者，爲張庚和呂驥，歌詞如下：

「你底筆尖是槍尖，刺透了舊中國的臉，你底聲音是晨鐘，喚醒了奴隸們底迷夢；在民族解放的鬥爭裏，你從不曾退後，擎着光芒的大旗，走上新中國的前頭。呵，導師，呵，同志，你死了在很苦的戰地，你沒有死去，你活在我們的心裏，你沒有死去，你活在我們的心裏，你安息吧，呵，導師，我們會踏着你的路，那一天就要到來，我們站在你底墓前，報告你我們完

成了你底志願。」

此外，還爲了上述的輓歌不容易歌唱起見，臨時並由周鳴鋼按照「打回老家去」的譜塡了一支「哀悼魯迅先生」。詞是這樣：「（男）哀悼魯迅先生，哀悼魯迅先生，（女）哀悼魯迅先生，哀悼魯迅先生，（男）他是我們民族靈魂，（女）他是新時代的號聲，（合）喚起大衆來爭生存，他反抗帝國主義，他反抗黑暗勢力，一生到老不屈，始終爲着革命而努力。（男）哀悼魯迅先生，（女）哀悼魯迅先生——（合）我們底導師。」

因之，歌聲幾乎把所有經過的馬路都震動了，這些情形，本埠明星公司已派場把牠攝成影片。

葬儀的次序是：（一）奏樂，（二）下葬儀式，（三）沈鈞儒報告生平事蹟，（四）誄辭，（五）演說，（六）行最後敬禮，（七）唱輓歌，（八）下葬。

今晨，魯迅家屬方面接得的電報，除國人外，還有一個由蘇聯 Au union Soviete 副委長契爾尼阿文斯基代表蘇聯對外文化合作社拍來的電報。詞云：「關於大文豪魯迅先生逝世的頗大損失，請允許我們表示我們最大的哀思。」

周作人先生的回電是也已打來了，說因事不能來。魯迅先生死後，周作人先生的態度，各方似乎很注意，截至記者發稿時，我們已看到周先生在北平向本報記者發表的談話，該文另刊今日第一版新聞中。

魯迅先生葬後，治喪會方面預備做的紀念事項：（一）出紀念集，（二）整理魯迅先生的全部製作。

（大晚報十月廿二日）

一代文豪魯迅先生出殯記

昨天為魯迅先生出柩之日，魯迅先生不是一個什麼大人，也不是大亨，他是一個為民族解放，反抗帝國主義，反抗一切黑暗勢力的文學戰士，所以昨天所到的萬餘人叢中沒有所謂政商各界的闊綽代表，而是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的人民代表，各人民團體中的被壓迫大衆，學生羣衆，尤可注意的，還有紗廠工人的代表們，更沒有所謂雇用的流氓癟三，來撑場面，因為去送喪執紼的人，都是一般自願自動，為敬仰魯迅先生之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他之精銳無比的文章的人們，當然這些一切的人們，沒有什麼自備汽車或團體客車可坐，即便有幾輛汽車，也是

有其特殊關係的，而整個的送殯行列，都是各各藉着兩條大腿徒步前進的。他們心裏充滿着悲哀沉痛的而又激昂的情緒，口裏唱着悲壯哀悼的輓歌並高呼激昂狂熱的口號，這與前者比較起來，誠不啻有天壤之別呢！

這是一個何等悲壯熱烈之空前的送殯壯舉啊！潮湧般的人羣，集合於萬國殯儀館附近，靜候出動。弄里道旁，都成爲上海市各唱歌團體聯合的演場。到了下午二時半，先由二人執着上面寫有「魯迅先生喪儀」的白色大旗，作爲引導，跟着是花圈隊，輓聯隊，殯儀館的運柩車，治喪委員們的汽車，魯迅先生的家族……接着是萬餘人徒步的行列，衝出愛文義路，結成了里餘長的送殯陣線。於是在悲壯歌聲中的蜿蜒的隊伍直向虹橋路萬國公墓邁步的進發。其間的距離雖約近十五里的遙遠，但行列之整齊，民氣之壯烈，誠爲從來所未有。沿途歌聲，口號聲，不絕於耳地高揚着。

悲哀與熱忱，在人的血液中交流着！

到了萬國公墓，已是下午四時半的光景了。徒步的人羣，雖因路途的遙遠與沿途不絕的歌唱呼喊而感到疲乏，但在紀念堂前舉行告別式時，反而精神加倍地唱着悲壯的哀歌，伸長着頸

子傾聽紀念堂上諸領袖之沉痛而雄壯的演辭。而且每在某一演講者說出奮發激昂的言辭時，振耳的鼓掌聲和喊口號聲像巨濤般的激蕩着狂吼着。其時有蔡元培，沈鈞儒，宋慶齡，章乃器，內山氏，與鄒韜奮諸先生的演講。玆將其演辭的大概記之於後。

蔡元培先生和魯迅先生是舊交，對於魯迅先生之爲人不屈的精神，大加發揚，所謂一人雖死而精神則不死」，同時對於眞善美亦有所發揮。

次由沈鈞儒先生報告死者的略歷並謂：在外國有許多像魯迅先生那樣的大文豪，到了死的時候，都由政府方面替他舉行國葬，例如高爾基，在他出柩那一天，由斯太林之流的一等要人扶柩國葬。而我們的魯迅先生呢，在舉行出殯的今天，有政府的代表沒有？誰是政府的代表？魯迅先生是我們的爲民族解放而努力了一生的文學巨子，他的死，雖引不起國家當局者的重視，但在我們人民方面，同時在世界被壓迫的大衆看來，却是個巨大的損失。所以我們一方面覺得非常的哀痛，但另一方面，在哀悼之餘，應該負起他未完成的救亡使命。

宋慶齡先生的演說，是在羣衆之熱烈的鼓掌聲中出現的。她說，現在魯迅先生死了，可是魯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尙未完成，我們應當繼續努力，完成中國民族解放的革命工作。當時一中

山先生萬歲」的口號，便由羣衆大聲地喊叫出來。

其次有章乃器先生的演說，他的演辭銳利激昂最爲動人。他說魯迅先生的偉大，不僅僅因爲他是一個最能弄寫文章的人，他的偉大是因爲他替被壓迫大衆說話，許多的文學者，是專門替少數的壓迫者說話，辯護，供他們的奴役，也有的在某一時期，替被壓迫者說了幾句話，但到了後來，不是投降，出賣，便是妥協，屈服，現在魯迅先生是可以蓋棺論定了，他從未屈服過，妥協過，從未投降過，出賣過，他始終站在民衆的前面，反抗帝國主義，與一切黑暗勢力，作無情的鬥爭。其次他說我們應當開展一個魯迅先生運動，結合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人們，站在魯迅先生所指示的救亡抗日的陣線上，共同負起救亡的使命，完成中國的解放運動。最後他說今天所到的人，不僅僅有中國人，而且還有許多同情我們解放的外國朋友，尤其是日本的朋友，所以今天的結合，可以說是國際性的結合，我們希望我們與同情於世界被壓迫者的解放的人們，大家聯合起來，結成一條堅固的聯合戰線，向帝國主義者作猛烈的進攻。

繼由內山氏以與魯迅先生老友的資格，登台演說。他說魯迅先生好像深山曠場上的吶喊者，他的喊聲不僅僅給中國人很深的印象，同時也給日本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希望中國人民與

日本的人民共同為他的吶喊而努力。

這時夜幕已將下垂。主席團本不預備再演說，但經羣衆之熱烈的請求，再三的邀懇，韜奮先生也作了簡短而激發的演說。一直到了暮色蒼茫，梧桐樹下祇見黑影而辨不出人面的時候，才結束了熱烈的情緒，從事於魯迅先生靈柩的入葬，魯迅先生就在「安息」的歌聲之下安眠了，而送葬的羣衆也就在淡淡的月光之下，又唱着哀悼之歌而散去了。

（中國導報十月廿四日）

魯迅葬禮

暮色蒼茫殘月慘白

精神不死活躍人心　民族靈魂發揚光大

魯迅先生的遺體，昨天安葬在萬國公墓了。

魯迅先生的肉體雖然死了，他的精神是不死的。

你瞧這裏吧，在年青人的心裏，他是永遠活着的。

送葬行列，離開萬國殯儀館，是已經下午二時半了。參加這行列的，除了七八千男女學生，工人和預定有職務的人以外，文化界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時，鄒韜奮，李公樸，胡愈之，沈茲九，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陳子展，夏丏尊，徐調孚，鄭君平，吳似鴻等，還有郁達夫呢，且是從遙遠的福州趕來的。電影界方面，聯華有蔡楚生，鄭君里，藍蘋等，明星有周劍雲，歐陽予倩，程高步，李萍倩，袁牧之，趙丹，唐納，陳波兒等。

可不是嗎，誰能得到這麼多的人送葬呢？幾乎是全個上海的文化界都出動了啊。

靈柩出殯舍的門，是由十四個作家抬出來的。那一剎，看了眞叫人悲痛，每個人的臉，都不自禁地泛着十分憂傷的哀容。有什麼比喪失一個領導者更令人難過的呵。

跟在靈柩後面的，則就是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等了。他們也都默默的低着頭，那樣懊喪地走着。

昨天，明星和聯華是有攝影隊去攝影的，而且聯華方面是由蔡楚生親自指揮。明星方面是

由程步高任指揮的。因此，每一個行動，他們都採着迅速的方法，把牠收入鏡頭。從這一點上看，一方面固是中國電影公司有了顯著的進步，但這進步是誰促動的呢，歸根，我們不能否認，該還是由於對魯迅先生的一股敬意吧。

送殯的路線，原定是想走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那麼繞一個圈子。但臨時因爲送喪的人太多了，捕房方面，只答應三百個人，所以在捕房派來的武裝探捕「保護」下，他們不得不改由地豐路經大西路，直達虹橋路了。

隊伍的次序，是仍舊依照原定計劃的，最前面是一幅「魯迅先生殯儀」的白布橫額，跟着便是輓聯隊，花圈隊，樂隊，輓歌隊，遺像，靈車，家屬，執紼者，徒步送殯者，最後是送殯汽車。呵，對了，臨時前面還加進了一隊騎脚踏車的交通隊。至於沿路秩序，是很嚴肅的，總指揮是田軍，此外巴金等則都擔任着糾察，前前後後的照料。因此，所經地方，全用着一種無上的壯烈的力，感動着行人以及居戶。

對於這樣一個純由民衆組成的「道子」，不，一條血和肉組成的「鐵鍊」，你總不能不承認是偉大了吧。

沿路，他們一致地用着極沉着的調子，唱着悲壯的「輓歌」和「悼魯迅先生」，近萬條嘹喨的嗓子所唱出的歌聲，是多麼宏大啊。聽，歌聲响澈了天空，歌聲震盪了馬路，歌聲把躲在屋子裏的人都拉出來。在這歌聲中，雖然或者也會混有魯迅先生敵人的冷笑，可是冷笑總只是冷笑，悲壯的歌聲什麼都掩埋了。

此外，他們還分散着治喪會方面預備的傳單和歌曲。總計有四種。（一）魯迅先生輓歌，（二）安息歌，（三）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四）魯迅先生略傳。這些歌曲，這些傳單，人們自然是都樂於接受的。

「喂，我還缺一張吶。」

「我也要的啊。」

每條馬路，人們都甚至擠進隊伍裏，這麼嚷着呢。

行列達到萬國會墓，太陽是已經西墮了。

在沒有達到以前，人們總以爲那邊是一定冷冷清清的，可是抵達以後，大家終於又發現了這想像是完全錯誤了。門邊已擠站着不少青年人，而且在那扇大門上，也有一個「藝社」掛着

一幅寫着「喪我導師」的橫額了。

喪儀是在禮堂的石級前舉行的。中間就放着那幅司徒喬所繪的魯迅大畫像。魯迅先生的靈柩，被羣衆簇擁到這裏後，就也居中停放了下來。

人都集中在一起了，於是熱血些的人，便怎樣也耐不住地吼了起來：

像煞要天翻地覆了，悲壯的情緒，立刻都轉入了激昂。喪儀的主席，是由蔡元培先生擔任的，他操着極沉痛的語調這樣說：「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必須擔負起繼續發揚他精神的責任來」…………

「是的！」羣衆齊聲地回答：「魯迅先生精神不死！」跟着就飛起了一陣雷殺響的掌聲。

接着蔡元培先生上去講演的，有下列幾位：

沈鈞儒先生說：「……像魯迅先生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非僅我們人們應當對他敬仰，就是政府也應敬重他的。今天可說是一個純粹的民衆的葬禮，魯迅先生在地下，他一定高興的。……魯迅先生今年的年齡還只有五十六歲，假使他能再多活幾時，他是一定可領導我們完成民族解放運動的。」

宋慶齡女士說：「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精神，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解放運動。」

章乃器先生說：「魯迅先生所以偉大，是在於他的筆肯爲全世界被壓迫大衆講話，肯爲特別被壓迫得厲害的中國民衆講話。紀念魯迅先生，我們必須發起一種魯迅先生的運動。第一，使沒有參加聯合戰線的人，都覺悟了來參加。第二，應使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能做一小時有利於民族解放的工作。第三，每個人都應該學魯迅先生的樣，爲全世界的被壓迫民衆講話，而且至死不屈。」

「中流」「譯文」「文季」「作家」四刊物的代表田軍說：「魯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敵人迫他死的，魯迅先生正像給我們胸口上插上了一柄刀，我們必須爲他報仇。」

鄒韜奮先生說：「別人是不戰就屈，而我們的魯迅先生，却是戰而不屈。」

最後演說的，是魯迅先生的知友日人內山完造，他說：「魯迅先生是個大文豪，他給我們日本人的印象，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每個人的下來，羣衆都被感動得鼓着掌，喊着口號，有的，還偷偷的淌着眼淚。

演說過後，是胡愈之讀哀詞。再後，是獻旗。當一幅黃色綢質的寫着「民族靈魂」的旗子覆上靈柩時，一時人們都默默地致起了哀來。

這時暮色是籠罩着全個公墓了，慘白的殘月，亦已從屋角上升起，在一片肅穆的表示傷哀的樂聲中，靈柩纔又由十四個作家抬着向墓穴進發。

輓歌隊唱着悽慘的安息歌：「願你安息，安息……」人們的眼淚也就更流個不止了。

靈柩落向墓穴了，這時，黑暗也已吞噬了全個空洞了。

歸途，年青的人們，依舊精神抖擻地唱着輓歌，殘月的光輝映在他們的臉上，依稀是餘怒還未消除。

這裏，我願：「那一天就立刻到來」，讓我們站在你面前「報告你我們完成了你的志願」。

（大晚報十月廿三日）

魯迅從殯儀館到墓地

十月的太陽，無力地映在膠州路的洋梧桐上，穿過隙間，點點的照將下來，那下面現着無

毀慘苦的臉蛋，藍布衫和藏青色的制服，空氣也顯得暗澹了。

我從人叢里擠進萬國殯儀館，在簽名處，那個年青的姑娘冷靜地問我：——

「來送喪的麽？」

我默默地點點頭，於是她嫻熟地給我的臂上纏上黑紗，那技巧的老練和迅速，使我到現在還感到驚奇。

當我匆匆趕到禮堂的時候，我覺得那里面的空氣，沉寂而凌亂，地上滿是紙屑，除了魯迅先生靜靜地安睡在棺內之外的人，都沉重地呼吸着，有的睜大了眼睛注視着那躺在棺內魯迅先生的臉，有的目光則在室內搜視着一切；還有兩個畫師在臨摹着魯迅先生的遺容。

這是最後的一次瞻仰了——

魯迅先生瘦削的臉經過修飾後更顯得淸癯了，眼睛緊緊的閉着；像是甜睡着似的，但那一對粗大的眉和上唇上的短鬚，依然表現着他的堅忍，倔強，剛毅的個性。

魯迅先生是安睡着了？永遠安睡着了麽？

從殯儀館出來再走到膠州路上時，羣衆更增多了，斜對面的小街里擠滿了歌詠班的青年男

女，發出溢揚着悲哀調子底歌聲，伴着秋風刺激着心裏憂鬱的情緒。

離出發的時候已不遠，糾察隊在整理着送喪之行列，剎時間豎起無數白旗，凌空飛動，在寂寞的空氣中，頓現出熱烈之悲壯之情緒來；心跳着，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將送一位我們敬仰的老人向墓地進發，眼見他被黃土埋在地下，永遠不能再見他一面，再聽他一點呼吸，以及對覺醒民族呼喚着的巨吼；眼見文壇上之火把由光明而趨於黑暗，歸於幻滅。

担任着指揮的青年作家田軍，手執着兩塊硬紙版作成的傳聲筒在人叢中穿來穿去，蓬亂的髮被汗水吸在額上，他像發瘋似的跳來與跳去。魯迅先生愛他，他現在是愛着魯迅先生了。

經過幾十分鐘擾動，秩序終歸於整齊，於是在哀歌聲中，魯迅先生的柩車慢慢從殯儀館中開出，在車前，是一幅魯迅先生的巨像；在車後，簇湧着一羣人，臉上都籠罩着憂愁。

前面的行列也慢慢的動移了，幾千人的步伐，向着迢迢的虹橋路進發，哀歌的聲音也一陣接一陣的下去。

在晚聯隊，我讀過很多的哀辭，那些充滿了悲情，或者可說已經純粹標語化了，在我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有下面兩條：——

一條橫額是由兩個女工模樣的姑娘拿着，是一個絲廠工會的代表，上書是「我們的朋友。」

還有是一個青年，手上拿着一方白布，寫了很長的一篇哀辭，復有：「我因無錢買花圈，所以用白布一方，表示敬意：：：。」

殯儀行列迤邐地，伴着哀歌，領着安息了的老人由閘市路上曠野的虹橋路：迎着將西下的太陽，迎着秋之日暮。

迢迢的路，終於在脚底下去了。

一到墓地，安排了行列，立刻舉行告別式，在魯迅先生巨幅畫像之前：儀式雖簡單，情形却非常的熱烈，所以，如蔡孑民，章乃器，宋慶齡的演辭，都給羣衆的呼聲所掩沒了。

但我看得清楚：

蔡孑民先生很溫靜地說了一陣。

章乃器則以一個紳士的姿態，出現於羣衆之前：他的演辭是很嚴肅。

宋慶齡精神很健活，並不衰老的婦人，她經羣衆大聲呼喚而出來講話，可惜這輭弱的聲

息，我們一個字都不能聽得出，這，認爲是遺憾的；宋慶齡女士向大衆說話的機會，我們很難碰到的。

將近一個鐘點，告別式才舉行完畢，而蒼茫的夜色已經將人世間的一切歸納於黑暗之裏下，紀念堂上的屋尖以及樹梢都漸見隱沒。

魯迅先生的墓穴，早已預備好了，當靈柩移置在那根寬闊的帆布帶上時，羣衆復又唱起那充滿悲苦與熱情的哀歌；機關一動，於是，魯迅先生的靈柩便冉冉下降，沉在地下。

完畢歸來，在陰暗的虹橋路上，滿眼是三三五五成羣踟躕的黑影，在靜寂之天幕下。

魯迅先生將從此永遠安靜地睡在萬國公墓的墓室中，伴着他的，祇有羣衆歌聲之餘音。

（辛報十月廿四日）

魯迅在羣衆的熱忱裏安息了

魯迅——這「中國的高爾基」，昨天出殯安葬了。膠州路上又有另一翻熱烈的景象。在萬國殯儀館附近，自愛文義路至新閘路的一段，一旁站滿了送葬的行列靜候出動，在萬國殯儀館

里的一片空地上，也擠滿了高持着輓旗的人們，對面弄里，則變成了上海市各歌唱團體聯合的演習場，從那裏，一個悲壯的合唱聲，不斷的刺激着我們的耳膜。維持秩序的警士們三五成羣的高騎在馬背或安全在「馬脫卡」上，來往不斷的馳騁於大隊羣衆之間。

下午的兩時半了，送葬的大衆從殯儀館里開始退出，高唱着輓歌的人羣，都在膠州路上集合。跟着，他們的陣綫延長了，衝出了愛文義路，前哨到了極司非而路。在那集合着近萬人的行列——魯迅的行列里，由蔣枚良歐陽山兩人掌執了上面寫有「魯迅先生喪儀」的大旗，作爲引導。其次便是由革明、張天翼、惲玉、姚克、屠琪、周文、蕭紅、路丁、華沙、胡風、契萌、歐陽山、蕭軍、奚如、周穎、聶紺弩等花圈，嵌着一個紅星的半圓大花圈在整個行列里，我們見到懷念着一個文學的孔祥熙王曉籟的輓聯，也見到許多團體的標識；在那裏，我們更可見到解放民族，和驅逐××帝國主義的標語。——這眞是一個特殊的出殯之行列啊！

二時三刻正，前面的音樂隊奏起了哀樂，後面的歌詠隊齊唱着輓歌，魯迅的行列出動了。殯儀館的運柩車緩緩地跟着高歌的羣衆進發——

願你安息，安息；

願你安息，安息在土地裏。

願你安息；

願你安息，安息在土裏。——整萬的羣衆在唱。

是在下午二時，記者曾到禮堂與魯迅先生會了最後一面。已在棺木裏的魯迅，蓋尙未上，遺容仍可於玻璃蓋中見到，正有兩位畫師在那裏速寫。這時，各方所贈送的花圈輓額等則都已撤去。黃源、田軍、胡風、巴金、黎烈文、姚克、歐陽山、周文、靳以、張天翼、孟十還、聶紺弩、吳朗西和曹白，担任了扶柩的職務。

當再走過殯儀館時，一個工人已將「魯迅喪儀」的橫額拆了下來，我不禁感到一種人生的空虛——熄了，光照着中國文壇的火炬。

在另一方面，秋陽里蕩着無數白色的旗幟，在悲壯的歌聲中蜿蜒的隊伍直向虹橋路萬國公墓進發。

悲哀與熱忱，在交流着。

直到四點半，才抵達萬國公墓。

告別式就在紀念堂前露天下舉行，由姚克司儀，先是蔡孑民先生致開會辭，因為聲音低，簡直一點也聽不出；接着是沈鈞儒「行述報告」，和報紙上記載相仿；此外以魯迅先生的老友日人內山氏的演詞最慷慨，激昂，他說：「魯迅先生在日本民衆的腦海裏留有永不泯滅的印象，他是荒原上的一盞明燈；他希望今日參加的同志們繼續魯迅先生的精神幹去！」他的演說很簡單，他說一句，就揮動一次手。同時，大衆的呼喊是一聲接一聲的轟動着。

宋慶齡女士，經羣衆要求，也講了幾句話，但她的話，也可惜不能達到我們的耳朵里。

田軍的演辭短而衝動，他說魯迅先生的死，等於一把刀子刺在我們的胸口，我們應該立刻起來，向我們民族的敵人爭奪自由。

一直到暮色蒼茫，梧桐樹葉祇看見黑影而不辨顏色的時光，才結束了熱烈的情緒，從事於魯迅先生籙柩入葬。

淡淡的月光，羣衆唱着「哀魯迅先生」底歌，傷感溶揚在靜靜之墓道間；那歌詞是——

「哀魯迅先生，哀魯迅先生……」

於是，魯迅先生的肉體安息在墓室中。

這時，我突然發現郁達夫先生佇立在另外一個墓地的角落上，他告訴我他是當天上午趕到上海來參加殯禮的，他對魯迅先生之死，表示非常悲哀，本來他這次到日本去演講，約好魯迅先生同去養病，「誰料，魯迅先生死了。」接着從郁先生嘴裏也吐出一聲悠長的歎息來。

（辛報十月廿三日）

魯迅先生的死後

——十九日起到安葬的速寫——

遼時

日本人尊重魯迅過中國

魯迅先生這次的病，以及他的死耗的傳出，最早，還是日本方面，這原因大家明白是魯迅先生是住在內山書店的緣故。內山是一個姓，他名字叫完造，是一個有智識的書店老板，身材較咱們同胞矮，比日本人高，年紀已五十多，他做一本「日本人眼中的支那（中國）人」是很有名的，他的鬚髮已斑白，光頭，裝束好像我們的苦力，有時穿一身「日本學生裝」，有時穿

着和服，這幾天穿的是「絨線衣裳」，不認得的人，誰也不會相信這是日本文化界裏不仇視中國的人，他尊敬魯迅先生，使一般日本人都尊重魯迅先生，雖然有人說他保護魯迅先生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但我們在正義上看，他始終是尊敬的成份比利益多些，歷次（去年以來）魯迅有病，他都很誠意的服侍照料，任何事，日本報紙也比中國報關懷，這次，又是日本新聞界捷足先得魯迅先生的病狀。

左翼問題日方也有思想

這裏可以引證日本海陸外三省要求中國防共的外交交涉和魯迅先生受日本人保護一事，證明日本當局的要挾是沒有理由：第一，日本人民對於左傾的思想，並不比中國青年爲少，魯迅先生的作品，在中國不能發表，但在日本報章雜誌發表的很多，他們研究的時候，魯迅先生且有不少提示，內山，也許他並不單在「賺錢」一方面講吧，從魯迅先生死後，日本文藝界所發生的影響便是明證，日本政府雖然提倡法西斯運動，人民也儘有不少是相信另一方面的。

死的那一天中國又隔膜

魯迅先生確是在友邦文化界保衞下的，對於中國人卽使在文化界的，消息也很隔膜，那天早晨五時二十五分死了，日本的新聞界又最先曉得，中國報界最先知道的是大晚報崔萬秋君（同時他們報館裏也有許多人連魯迅是什麼人也不淸楚）繼後各晚報，是多在下午一時才知道。這情形眞的悽慘，魯迅先生住在大陸新村九號，那是日人住宅地帶，中國報人尋也尋不到，爲了「國防文學」和「民族解放戰爭文學」問題，魯迅先生生前看得起的胡風先生竟拒絕「國防文學」圈裏去吊唁。

下午的會晤消息太空泛

那天下午二時魯迅的遺骸移至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中國的報人前去探訪又遲了一步，顯得中國報紙是太老爺化了。那天由周建人，胡愈之，內山完造等幾位接待，他們的談話裏雖不表示中國報界的消息遲鈍，但是「中國報人」的確也自己覺得難爲情，因此在萬分悲哀裏，所得的是空泛的消息，缺而不全。

首先趕到的國防文學人

那天比較早一些的，是國防文學圈裏的代表，他們對魯迅的確是十分尊重的，幾位女作家對於魯迅的死，長吁短嘆的說「做一個戰士」十分困難，要做戰士，先得犧牲自己的地位和身體。那天除了極有關係的人而外，一般青年直到夜報出版才跑到膠州路。

次日清晨擁滿大批戰士

治喪委員會的名單在魯迅先生剛死的時候，已經由胡風排定了。國防文學圈裏的人都不在內。那時候，蔡元培，史澴特萊等也不在上海，幸虧他們倆都是側重實際，不尙空談的，那天傍晚決計讓羣衆瞻仰後好出喪，那事情在每個跑去的人，都是抱戰士見殞軀後的領袖一般，第二次清晨是擁滿了人，瞻仰，這個不吉利的名稱，使瞻仰者流了無量數的眼淚。

廣平女士的慰望和臨廊

許廣平（景宋）女士是周先生的終身同患難共甘苦的人，她對於魯迅先生的死，自然十分痛苦，但因爲她是南方人，眼淚流得並不多，她的態度也够堅決。她對於魯迅的死承認這是黑

暗勢力圖給予新社會的一支暗箭。廣平女士即兩地書的作家之一的景宋女士，她對於魯迅先生是始終敬愛的，她曉得魯迅已有糟糠在北平，但她爲了使魯迅精神上得到安慰，居然毅然下嫁，我們在殯儀館看到的她，已是三十多近四十歲的中年主婦了，她的頭髮裏有幾根白花，梳着不整齊的樣式，服侍魯迅太忙，頭髮長得齊領口還沒有剪。她的個子很大，身材亦高，滿臉雀斑，並且顯出憂慮過度的樣子，一口廣東普通話講得十分好，她是一個十足的女作家風度。

海嬰公子太小活潑可愛

周海嬰公子祇有八歲，他還一點也沒有懂什麼叫做「死」，對於他這位長眠地下的爸爸，沒有什麼感到死的恐怖，他很活潑，他很可憐，穿着一件黃袍子，滿身全素。他很聰明，周海嬰三個字簽名也很挺秀。

瞻仰魯迅遺容明晨八時

在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了全上海文壇上後，十九日下半天已經傳遍了全上海的青年人耳裏，一羣羣的人都抱着萬分悲痛的心理裏，跑上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下午三時以後，已肩摩踵接了。二十日清晨到下午六時半一整日裏，工人，商人，學生，以及政界裏的人，都徒步的，人力車的，汽車的到那邊去，下午七時以後，還有許多放了工的朋友去看，聯對不斷的掛起在禮堂，人是擠得水洩不通的了，治喪處沒有辦法，只有出示公告「明晨八時」請早。

國母三顧儀館盛情可感

宋慶齡女士是從來不和官場酬酢的，魯迅先生死了的消息很早傳到她那裏後，她第一個跑到施高塔路一弄九號（即大陸新村）周寓去吊唁，在二十一日那天下午，她又參加大殮典禮，二十二日那天，她又參加執紼送殯，她已是快五十的年紀了，領導民衆困苦奮鬥的精神，從吊魯迅先生的死上面也可以看見。她以國母之尊，居然徒步在馬路上奔走，她的精神眞堪欽佩。她穿着一件綠呢大衣，素黑色的旗袍，留着髮髻，三次光臨的時候，不斷的拿着手帕，揩着眼睛，兩眶紅紅的。看了魯迅的遺容，眞個不論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落眼淚呢。

蔡院長一步一挨淚滿眶

死了以後三天匆匆瞻仰過，爲了遵照遺囑，理應趕快埋葬，二十二日那天上午還沒有蓋棺，下午二時在治喪委員親視含殮後，魯迅先生的遺骨是永遠離開人世間了。中央研究院蔡院長孑民，一位七十老人，朝後梳的頭髮白的多於黑的，簡直是雪頂了，短短的鬍鬚也是白的多於黑的，他滿眶淚痕，一步一挨的在人羣中跟着靈柩而進。

阮玲玉那裏談得到這些

有人說：瞻仰魯迅先生遺容的羣衆，不及阮玲玉的多，是的，但你應明白瞻仰阮女士貴容的是一般什麼人，瞻仰魯迅先生的又是那一般什麼人？在出殯的那天，膠州路畔的輓聯輓對多麼鮮明，公共租界巡捕房照例又派了許多三棵頭，印度阿三，來維持秩序，騎着馬的，在徒步的，也一樣變了交通隊和巡察隊了。

誰說中國民衆沒有組織

一字長蛇陣不能依照預定的路線向墓地前進，只能依照工部局的路由展開。糾察隊的自由車在前向導，交通隊的人更在兩旁維護。羣衆，男的，女的，西裝的，長衫的，短打的依列排在陣裏，長長的，肩着旗兒，跟着靈柩往前走，秩序怪好，四個人一排，踏着步唱着「哀榮歌」，前進着。二點鐘從萬國殯儀館出發，到萬國公墓已經五點半了。沿途，只有哭聲，沒有落後，這行列是嚴壯極了，每個路人停駐了脚，「看呀，這一隊學生軍那裏來的，這一定是學校裏的大好佬，這麼多人」，他們那裏知道這不過是臨時的雜色的軍隊，已够有組織的了。

下葬禮中羣衆高呼萬歲

下葬禮開始，魯迅先生的安息地已到了呀，當這悲壯的葬禮開會的前後，羣衆積壓在胸頭的苦悶，只有高呼「魯迅先生萬歲，中華民族萬歲，弱小民族解放萬歲」，來代替一腔熱血。

卜葬後的徒步回來

一陣拍手而後，由沈鈞儒等四個人，蓋上一條民族魂的綢被，魯迅先生安葬在萬國公墓了，那時已經是月兒漸上樹梢，時光已是六時過，一萬多（六千是不止的）羣衆各自分途歸去。

（社會日報十月廿五日）

第二輯

魯迅先生前救亡主張

（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

追悼偉大的文化導師——實現先生的救亡遺教

我們偉大的文豪，中國新文化運動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逝世了。先生平日思想論著，曾給我們很多的寶貴教訓，在這民族危機已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先生逝世，使我們救亡文化運動失掉了偉大的導師，和一個堅强的戰鬥員，眞是無限的悲痛和損失。現在把先生生前一部份的救亡主張摘要的印出來，希望每個担任救亡任務的同胞們，繼續先生的遺志奮鬥！

一　對學生救亡運動的意見

隨着××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舞着萬衆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

們這半殖民地的枷鎖了！學生，特別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感覺最敏銳的前哨戰士，他們所自發的救亡運動，不難影響到全國，甚至影響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點的全世界。再從這次各處學生運動所表顯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們已經能够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已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譬如組織的嚴密，遵守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動手舖起被漢奸拆掉的鐵軌，自動駕駛火車前進；這一切，都證明這次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缺憾和錯誤，自然還是有的，希望他們在今後血的鬥爭過程中，艱苦的克服下去，同時，保障過去的勝利，也祇有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在鬥爭的進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力量，學習一切有效的戰術。

二　關於聯合戰線的意見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終始認爲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線上，對于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

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够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爲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决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爲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錄自幾個重要問題一文）

三　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

『我們以爲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爲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爲非常正確的。（錄自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

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卽證明着病菌尙在。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它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國粹。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敎，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會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

我們要求的美術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

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掙來，培植，保養的，不是別人佈施，捐助的。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

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麽，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我以爲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爲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够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一號）

魯迅語錄

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這也是生活）

「古道」怎麽能行於今之世呢？竟還有人主張讀經，眞不知是什麽意思？然而過了一夜，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査舊賬）

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幫閒法發隱）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獃子，但因爲虎狼可怕，連用鐵檻圍起來了的動物園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檻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關於翻譯）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决不至於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踢）

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樑，因爲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准風月談前記）

會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南定文豪）

（立報十月廿一日）

第三輯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鬬士

胡愈之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還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大損失！

十月十九日清早，魯迅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寓所逝世以後，數小時內，消息就傳遍全世界各地，國內的報紙，都用廣大的篇幅，登載消息和追悼文字。十月二十、二十一兩日，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達萬人以上。其中包含着國籍不同，地位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一切人們，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哀悼！

這是因爲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緣故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能够否認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壇的領導地位。甚至在思想上，行動上敵視魯迅先生的，以及魯迅先生生前所痛恨的那些人們，也不能不承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藝術，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謹嚴的，魯迅先生在藝

術上絕對不容許和庸俗作家，庸俗批評家，有一絲一毫的妥協。魯迅先生代表着中國的前進作者羣，但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的愛讀者，卻決不以前進的羣衆爲限。魯迅先生的文藝影響，普及而且深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活中。魯迅先生所創造的人物典型，如阿Q等，已成爲一般人所熟習的常識。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一個怎樣偉大的作家啊！

但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不够的。與其說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卻不如說他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革命鬬士。而且也正因爲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鬬士的緣故，才成就了魯迅先生的文字創作上的無可比擬的偉大！

爲了保衛民族國家而百戰疆場，馬革裹屍的，是民族革命的鬬士。爲了人民大衆的幸福，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堅苦鬬爭，不屈不撓的，是民族革命的鬬士。但是爲了被壓迫民族呼號吶喊，爲了正義自由抗爭到底，以及在黑暗中，執着思想的火炬，奮勇前進，不妥協不投降的，也是民族革命的鬬士。

我想，把魯迅先生稱爲「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當的。因爲眞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衆的代言者。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够深刻理解人民大衆

的痛苦和要求，能够眞正表現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够代表着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鬪爭的，這樣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在我們的長久的歷史中，儘多着輝煌的文學天才。但是直到現在爲止，所有文人墨客，都還不過是代表少數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和人民大衆，都是遠隔開着一條鴻溝。唯有魯迅先生却是搆通這條鴻溝而和人民大衆接觸的第一人。所以如果中國眞有民族作家，魯迅先生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過把魯迅先生看作只是表現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那依然是錯誤了的。魯迅先生在創作上的成就，不僅是在消極地表現人民大衆的情感和要求，而在積極地指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面。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人民大衆的代表，而且是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他在思想上，創作上，領導勞苦大衆，走向正確的光明道路，以求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目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大膽地暴露了一切人生與社會的黑暗面，但同時也指示了光明的未來世界的憧憬。他是疾惡如讎的。但是傷感和失望的情調，却是他的作品中所找不到了。正因爲對於民族革命的正確方向，有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是永遠不會消極悲觀的。也就由於這一點，民族

思想家的魯迅，才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統一起來。

天才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偉大藝術家，而熱情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勇敢鬪士。實在說起來，魯迅先生的熱情，比他的天才更可寶貴。魯迅先生決不像許多庸俗作家，以造就作家的地位，當作了創作的目的；相反地，他是爲了鬪爭而創作。沒有一篇創作，不是爲了鬪爭的。離開了鬪爭生活，就沒有創作生活。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所作的，以雜感佔最大部分，就是因爲雜感一類的形式，更適合於作爲思想鬪爭的工具的緣故。用了一支毛筆，給世間的妖魔以無情打擊。讓被壓迫的人民抬頭，這是魯迅先生的唯一創作目的。至於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作家，却絕對不是魯迅先生所企圖的。一切的偉大的作家，原來都是爲鬪爭而創作。至於爲了創作而創作的作家，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離開作品來說，魯迅先生的人格的行動表現，也不愧爲一個民族革命的英武鬪士。三十年之間，魯迅先生爲了民族解放而鬪爭，沒有一個時候鬆懈，而且也不曾向敵人退讓過一寸。雖然有人說他固執偏狹，但是對敵人的固執偏狹，就是魯迅先生的偉大。這是一切鬪士應有的性格，可是在中國智識分子中間，却就難能可貴了。

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魯迅先生死了。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怒潮，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推動，却要繼續高漲着。中國不亡，魯迅先生也是永遠不朽的啊！

（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一號十月二十日）

一顆巨星殞落了

楊潮

誰也沒有預料得到地，中國文壇上的一顆巨星殞落了，不，中國民族一員强有力的戰士喪失了。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天剛微明時的事。

蘇聯的文壇巨星，不，全世界被壓迫人類一位偉大的申訴者，卓越的先驅高爾基方死了不久，舉世方在哀思悼惜，曾幾何時，祇有一百二十天的工夫，我們中國的「高爾基」也跟着去了。是中國民族的巨大損失，同時也是世界勞苦大衆的損失。

在世界文壇上，誰不知道高爾基？而在中國文壇上誰不知道魯迅？魯迅是中國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因爲他是「國際作家聯盟」的盟員之一。

說起魯迅的一生來，那簡直是一個鬥爭的歷程，從他幼年的時候起，據他自己說，雖然「家裏還有四五十畝田，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裏忽然遭了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他的處境是如何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不肯去做幕友或商人，他是要求知的，他要進學堂，他如何進去呢？那就除掉他個人去奮鬥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

他十八歲時就獨自一個人旅行到南京，考進了水師學堂，後來又改進路鑛學校，後來又學醫科，終於走上了文學的道路。他在求學的時候就這樣地跳進跳出，變更不定，難道是他主意不定見異思遷嗎？不是的，這正是他的嘗試，正是他的奮鬥精神的表現。他初涉知識之海，不容易確定應走的方向，然而他要求他所要求的知識，他不得不這條路走走看，那條路也走走看的去選擇，最後，他是走上他要走的而且適宜於他的路，就拿這一件事情說，也就是够表示他在青年的時候，就富於探求的精神了。這是他的鬥爭歷程的一段。

他之學文學，一開始就沒有像以文學自娛或供人娛樂的那些文學作家一樣，墮入爲文學的泥沼裏而去。他把握了文學這個武器，首先就以正義之鋒向那舊社會舊道德挑戰，他早年的作

品就暴露舊社會的黑暗面着手。你看他那不朽的名著吶喊彷徨兩本集子是多麼銳利地多麼有力地揭破了舊社會舊道德的瘡毒，暴露了它的醜態。在中國最初爆發了文學革命運動的時候，雖然他自已說，是「在寂寞和艱難中，爲戰士們吶喊幾聲助助威」，但事實上他是走上了文學革命運動的前線的，到後來，卽在大革命的直前和直後，雖然他似乎是停滯在他過去的地位上，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但是他一經別人的指摘和推動，他也就向前邁進了。不論他的個性是如何的強固，眞理他總是不肯捨棄的。

說他祇是一個文學家，我以爲那是把他看得太狹隘了。他不僅是一個文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學者，甚至於是一個政治學者。在過去北洋軍閥的時代，對於那些窮奢極侈，驕橫恣逸的軍閥官僚政治的黑暗，他是不斷地用那一枝無情的筆作爲武器戰鬥過來的。他爲了民主，敢於大胆地向專制主義（常然不單是指帝制，軍閥政治也是的）挑戰。正因如此，他纔不能在某一個地方固定地立下足來。他被專制主義者當做「過激黨」看待，而有被逮捕的危險。於是他不得不由北平（一九二六年春）南下，跑到廈門；在廈門立不住足，又跑到廣州；在廣州也立不住足，而跑到上海。雖然在上海度過了他的晚年，但這些年來，他是完全以寫作的這個自由的

職業維持了生活。他未能像他的兩位老弟一樣，始終站在一個固定的職業的地位上（作人先生在北平諸大學任教職，建人先生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那就是說，一部分人把他當作危險分子看待了。

雖然說中國的政治經過了一番「革命」的洗禮，但是他對「革命政府」統治下的社會，甚至「革命政治」的本身，都似乎仍表示非常的不滿，尤以自「九一八」以後，中國民族的危機日益加深以來，使他不能安於緘默（其實他不會有一天緘默過），而非常積極地起來站在為民族生存而鬥爭的前線，大聲地呼喊起來。你看他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多少短篇的然而却是異常有力的關於政治社會的文章。這個時代可以說是魯迅先生最活躍的最有功績的時代。有魯迅先生的文章在自由談上發表，申報的銷數就陡增數萬。然而環境使他不能不更換許多筆名如「何家幹」「旅隼」等發表。即令是就此，讀者就好像是熟悉了他的文筆作風似的，絲毫不受他更換筆名的影響。有些，一天不讀到他的文章，就好像這一天感覺得不滿足不痛快似的。這證明他所說的話正是一般人所要說的話，他的那一股子熱情和見解以及他的筆調感動人之深。

因爲他的熱情感動人非常深刻，他的思想前進。他的見解之具有領導作用，他的筆之具有戰鬥作用，所以人才把他當作中國的「高爾基」。同時他的筆調之銳利，他的文章之具有强烈地諷刺性，因而他又有中國的「蕭伯納」之稱。這絲毫不諷喻他，而正是表明他的偉大，和他的善鬥。

然而他不是絕對的完人，他仍有他的缺點，但這也正和高爾基生平也犯過不少錯誤是一樣，不足以降低他的地位和輕減他在羣衆中的信仰。因爲有缺點和錯誤，才能表現他的進步，有進步，纔足以表示他勇於糾正錯誤，纔能使他不斷地追求眞理。

他的一生不曾停止過寫作，因而也就從不曾停止過和惡勢力惡環境奮鬥。他決不爲惡勢力所屈服，更不爲惡環境所轉移，他對於他的敵人，雖至死亦不寬恕。他的這種氣節實在是人所難及的，尤以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漢奸號出，廉恥喪盡的今日，對於國人，這種氣節是萬萬少不得的。魯迅先生之受人推崇和景慕，這氣節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青年人應以先生爲楷模。

然而在今日，中國的青年正需要像這樣的先輩前導的時候，我們的這位巨人，竟然離開我

們去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是多麼値得悼惜！但要曉得徒然悼惜，不足以慰死者，而且也失去悼惜的眞意。我們應該追蹤魯迅先生的足跡，我們要學習他的教訓，我們要像他一樣地終身保持住不屈不撓的氣節，和他一樣地擔負起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並且爲爭取千百萬「魯迅」的出生而努力。

（中國導報十月廿四日）

我們失掉了偉大的導師

——悼魯迅先生——

生活知識社仝人

今天——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們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說魯迅先生在今天早晨五時廿五分死了；這個消息像一個巨雷似地給一種很大的震悟。

自從魯迅先生在今年害病起，全國不知有多少人都在担心着他的康健，入秋以來，先生的病狀是漸漸地減輕了，在十月六號到八號的全國木刻第二次展覽會在上海青年會舉行的時候，魯迅先生曾到會場去參觀，誰知過了十幾天，魯迅先生就突然地長逝了呢？

魯迅先生的逝世，是給我們中國新文化運動以無限的損失，尤其是在這民族危機已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在敵人不斷地侵略我們而圖滅亡我們的時候，在一切黑暗勢力正企圖用鎮壓，禁止來虐殺新文化運動的萌芽的時候，在現階段救亡文化運動正在展開而課中國民衆以戰鬥任務的時候，我們失掉了我們這個新文化偉大的導師，新文化的乳母，新文化的保護人——魯迅先生，我們是多麼的悲痛啊！

魯迅先生的死，是每個準備爲新的歷史而奮鬥的人們所痛悼的。從此以後，我們缺少了一枝鋒芒萬丈，專門刺破舊社會絢爛的表皮而揭露其腐爛的內容的筆鋒；從此以後我們缺少了一個爲着新興的階層而嘲笑舊的沒落階層的戰鬥諷刺者；從此以後我們缺少了一個年齡雖老而戰術潑剌精神强壯的文化戰鬥員；從此以後我們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失掉了一面劃開路向的大旗。

魯迅先生死了，有人會把他跟高爾基相比；但他的死，比起世界革命文豪高爾基的死所給我們的損失大概還更加重大。在高爾基死的時候，在他那裏已經誕生了一個新的社會，已經有許多優秀的革命青年能够保衞和平文化而接替他的戰鬥的崗位；但魯迅先生却死在我們民族求

命戰爭的前夜，在這中國人民苦難的時代中，正是中國新文化遭到非常窘息的時候，這便成為中華民族的無限的損失！

至於魯迅先生的生平，不是幾句話所能說清的。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在每次文化的論爭中，先生都是一個站在最前進立場的人，用着他那堅強而正確的信念，和執拗的性格，不和任何惡劣勢力妥協，嫉惡如仇，始終為着新文化新人類而戰鬥着。他是一個歷史變革的英勇的戰鬥員。

同時他無時無刻不在勞動着，當他的病一恢復，就開始寫作。這種精神，是每個文化工作的怠惰者應當慚愧的啊！

最近關於文學上兩個口號的問題，魯迅先生曾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寶貴意見，雖然在這次理論的論爭中，曾有許多文藝界的漢奸在造謠中傷，但先生對於目前救亡的文學運動的遺教，將成為我們最寶貴的實踐課題，我們應當尊重他的意見用實踐來紀念我們這偉大文化導師的指示

魯迅先生死了！在我們的文化陣線上失掉這光榮的指導者！全中國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們啊！用着我們最沈痛的哀思來致敬吧！用我們最勇敢的戰鬥精神來塡補魯迅先生所遺留下來的

新文化的戰鬥崗位吧！

我們站在這偉大作家的面前，敬致我們最真誠的民族革命的敬禮！

（生活知識二卷十一期）

哭魯迅先生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先生！這怎麼能夠呢？當這黑暗和光明的交替中，你竟捨我們而去」！

先生！這怎麼能夠呢？當這戰爭與和平的決鬥中，你竟捨我們而去了！

不能的，先生！我們的鬥爭正在尖銳，我們的工程正在吃緊，我們一向跟着你轉戰四方，現在，當敵人越迫越緊的生死關頭，我們怎麼可以丟掉你的領導呢！

然而，先生！你竟真的離我們而去了，我們竟真丟掉你的領導了，我們站在你的面前，大聲的呼號，但任憑我們喊破了宇宙，終于也聽不到你一個字的回響！先生！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悲哀麼？我們再也禁不住地嚎啕大哭了，我們情願把我們千百萬人熾熱的血來重暖你那

冰冷了的軀體，我們情願把我們滾滾的淚潮來鼓盪起你那息弱了的生命，請你告訴我們這個可能麼？

先生！我們聽到你的回答了：「踏着前驅的血跡，建造歷史的塔」，是的，你已經建了這塔的基礎，你已經樹立了建塔者的光輝的模範——「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鐵一般頑强的戰鬥前進！」先生，你那貫串在全生涯的那一條潑剌的直線，將成爲我們民族列車的軌道，將成爲我們歷史工程的指針！

不過，先生！你知道與你的死同時，我們的道路將更崎嶇，我們的工程將更艱巨，但是，先生，不怕！我們已經從你那裏懂得了「集體的力」，我們已經鐵般地組織起來了！我們將大家一齊與敵搏鬥，我們再不怕屠夫的兇險，我們再不怕虎狼的殘暴；我們將把你那「越戰越硬」的靈魂收做遺產，我們領受着遺產來創造我們光明的前程，來完成你未竟的偉業！

先生！你永息了！請讓我們葬你在我們的心底！

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代表平、津、京、滬、漢、杭、晉、桂、濟、青等廿七學聯廿四萬學生鞠躬

悼魯迅先生

胡萍等

在這一星期裏面，文化界所發生的最大的變故，像一個晴空的霹靂，振撼着每一個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人的心，使他們震驚，悲悼，太息，並且深切的受着像失去了什麼似的空虛之感的，是魯迅先生的遽逝。

這十幾年來，中華民族所遭遇的是一個空前苦難的時代，到了今日，且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作爲民族先覺的文化工作者，時代所給與他們的感覺特別敏銳，黑暗所加于他們的壓迫也異常沉重。在今日與明日的戰鬥中，我們看到了許多渴慕光明的人吃苦，受難，被害；也看到了一些卑怯者的投降，屈節，出賣。魯迅先生以英勇的戰士的姿態在文壇上出現，以不屈不撓，始終如一的堅貞，執行着爭取正義公道的任務，同一切傳統的，封建的，黑暗的勢力搏鬥，直到停止呼吸。這種偉大的精神，實在是替文化鬥士建造了一個最美麗高潔的典型！

魯迅先生的死所給與我們的，又豈止是失去了一位文學導師的悲戚呢。這損失是整個中國

民族的，也是全世界的被壓迫人羣的！

魯迅先生和我們服役的文化部門不同，然而他的偉大堅韌的鬥爭精神，却應該是全人類的表率；對于從事於電影和戲劇工作者，尤其是我們努力的最後的昭示。——民族危機是這樣急迫了，而這位文化巨人的死去偏又在這種時候。現在我們觳觫地借了這篇短文來紀念魯迅先生，我們的悲悼的心情，却不足以表達於萬一。但我們願意借此自勵，依着魯迅先生的奮鬥的足跡，繼續他未完的任務。

「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存！」假如我們相信這輓語的鐵一般的聲音，那麽，讓我們祝福這一位苦鬥了一生的戰士的幽靈，靜靜地在地下安眠罷。

胡萍、陳波兒、藍蘋、趙丹、鄭君里、章泯、史東山、吳永剛、費穆、蔡楚生、賀孟斧、司徒慧敏、歐陽予倩、沈西苓、應雲衛、柯靈、袁牧之、唐納、施超、李清……等。

（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十月二十五日）

悼魯迅先生

隅

當我看到魯迅先生被安置在他那永眠的棺內，我徘徊於他的鐵艉的周圍，我覺得在他的棺上，我們應該放一把銳利的匕首。因爲魯迅先生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並且照我看來，他還是人類解放的戰士。德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海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有詩句，謂一放一把劍在我的棺上；因爲我是一個人類解放的勇敢戰士。」我對於魯迅先生，也有這樣的預感。在他的棺上，我雖不像莎氏比亞的悲劇中那位主角「麥克偉士」那樣腦中幻想那兒有一把劍存在，但我始終幻想那兒有一把鮮血淋漓的匕首存在。他的散文集，自「華蓋集」以至「僞自由書」「准風月談」以及「花邊文學」等，把社會的陰暗面，赤裸裸地呈現於我們的前面，妖，還他妖的原形；魔，還他魔的原形；鬼，還他鬼的原形；怪，還他怪的原形；正如高爾基的著作一樣，使沙皇側目，使地主貴族吃驚，而使小市民搖頭。換句話說，他的三十年的文學生活，是把那些紳士們外面用紅綠紙頭糊黏起來，包紮起來的血膿的潰創，毫不留情的用匕首一個個戳破，而在他的顯微鏡下，無法藏去了他們的肺癆，梅毒，痲瘋，膿脹。他的文學消極的作用是在消除那種陳死社會的烏烟瘴氣，而積極作用，是在教導青年的反抗精神。

我們過去有很深的傳統，我們最近有很深的外來壓迫。我們的曾祖一代是奴隸，對於宿命

的哲學無條件的接受，我們的祖父一代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無條件的接受，我們的父親一代，還是奴隸，對於宿命的哲學，雖起了懷疑，並不毫無條件的接受，可也並不積極的反抗。我們父親一代，可以假定爲轉形期，（自然這轉形期一直到我們兒子這一代還沒有終止。）當轉形期的初期，我們的父親一代，雖曾參與那種變革，和親身看到那種變革，而社會的體系，也曾從紅纓帽花翎，變爲峨冠禮服，可是那腦袋還是戴紅纓帽花翎的腦袋，而我們的文化依然是拖小辮子割「辮子」的文化。這一時代，一直到五四運動後，纔有一新的變換，在這變換期後，魯迅先生及其他先驅者纔以新的姿態，反抗過去的傳說，而震驚中國文壇。然而五四運動的成就，只在文化思想方面，至於政治方面，並沒有隨着文化思想的突進而有所變動。可是跟着那種洶湧高潮的衝激，終於有十七年大時代的到來，然而這大時代也如法國戰後的 Grand Siecle 一樣，過去得太快。這幾年來，我們見到的是什麼，我們聽到的是什麼，我們身所遭受的是什麼，我們都能理會得。我們的行動的領域，我們思維的領域，正和我們疆土的領域一樣，日漸在狹隘起來。在這樣的狀況下，好多先驅者「功成身隱」，退出了反抗旗幟之外，而魯迅先生，却仍像因愛護人類而被鎖於高加索的巨人 Prometheus 一樣，依然毫不退却地在

圍困中吶喊，到了死的前夕，猶在揮那鮮血淋漓的匕首。他的這樣的精神，眞使我們這樣患爛病的青年慚愧。

魯迅先生是死了，然而他給青年的影響將永存於我們中間。他雖屬於父親的一代，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我們和他一樣不甘被打耳光，陪笑臉，也不甘拉夫不成而割去了耳朶，我們要繼續他的精神，揮他所遺留給我們那把鮮血淋漓的匕首，爲我們的祖國，爲人間的不平而奮鬥。

年青一代的人們，我們不要忘記放在他的棺上的那一把鮮血淋漓的匕首。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期）

悼魯迅先生

振

當我聽得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時，呆若木鷄，心痛得厲害。這一位中國文壇巨星的殞落，是中國勤勞大衆的一個無可比擬的損失，不僅是中國文壇上失去了一個作家！

然而，現在他溘然長逝了，他遺棄了我們而去；在毒霧瀰布的現在，我們失去了一個領路的指導者，眞是說不盡的哀慟。但是先生是可以安心的，因爲他已盡了他的任務，他對於中國的前途已盡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已給我們留下了鉅大的遺產。

今天去瞻仰先生的遺容，走進萬國殯儀館時，心是更緊張起來了。他的遺體放置在樓下左間屋中。四周堆積着花圈，上面掛着一幅巨大的遺像，他的面容是顯得異常的安詳，慈愛。兩頰很瘦。雙目緊閉着，鬚眉很濃，顯出他一生戰鬥的痕跡，和他的不屈的個性。身上穿着一件紫色的袍，覆着青被。當我瞻仰先生的遺容時，心中起着一陣劇烈的酸痛，莫名的哀思。

一個領導者，可說是世界文壇上掉落了一顆明星。

在黑暗的時代，四圍布滿着吸血的兇手，和殺人的毒素。

聽說先生在十七日的晚上（卽病發的晚上），心中已感着不舒，但還繼續的在寫作。聽周夫人的談話，先生平時對於自己的病是不注意的，二十年來魯迅先生始終給我們領導着揭發那般兇手們的祕密。他那鋒銳無比的筆尖戳進這些魔鬼的心胸，使他們發抖，使他們打戰。在黑暗中成爲靑年唯一的明燈，使我們更能認識這般魔鬼們的鬼計，放在心上。先生常說活着一

天，工作一天。當夏天這場大病，幾瀕於危，後雖轉痊，但仍未恢復完全。先生當稍痊後，又不息工作，最近幾月來爲各雜誌寫了不少的文章。先生這種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雖促成他的早死，但他的精神却給革命者一個模範，爲青年們的師表。我們看到先生臨終以前還不肯放棄了工作的這種偉大的精神，心中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先生現在是已撒手而去了。他未盡的任務是在我們後人的身上。今日當我們沉痛的哀悼先生時，最需要記住的，就是謹守先生所昭示我們的堅貞的道德，不屈的英勇地向前戰鬥，實現先生所日夕懸心的未來的新世界。

先生死了！但先生的精神却是永留人間，永永不死！

（文化報十月廿一日）

悼魯迅先生

林棋樞

昨晚讀夜報，見魯迅先生的噩耗，竟呆了半晌，夏中嘗聞魯迅先生病劇，方慶幸他底病漸見痊癒，不料如今這位永遠在奮鬥中的戰士，而他自己也說過是「身心交病的老人」，終於疲

之而離別人世了，曷勝哀悼！

對於魯迅先生，一直到他最後一口氣的呼吸，他永是一位前進的戰士。他爲大衆爲正義而吶喊，向社會的黑暗面不斷的進攻，是遠在五四以來。

在創造社與語絲社對壘的時期，魯迅先生也曾以戰士的姿態出現過，而爲當時的所謂革命文豪所非難。但那一次文壇上的論戰，魯迅底態度，誠如靄室先生所說：「我們在魯迅的言行裏完全我不出詆毀整個的革命的痕跡來，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學的運動（他也並沒有嘲笑革命文學的本身），嘲笑了追隨者中的個人的言動」。（見靄室的「革命與知識階級」）這話，我覺得還比較是公允的，所以，我覺得魯迅先生在那時對於革命文學之本身，並未傷害，至於指摘那時所謂革命文學的追隨者底言動，當然不能說是不可以的，因爲他們到底還不是「完人」哩！

然而，魯迅先生主編「萌芽」以後，我們顯見魯迅先生有很大的轉變，在這以後，他雖已是「身心交病的老人」，而且是一年一年的更老了，但他在思想上卻更前進了。

魯迅先生已是五十六歲的年齡了，中國底文人，年歲與他相仿的，或許比他年歲少了一些

的卻是很多，但他們底思想有的停止了，有的退後了，而能像魯迅先生這樣，始終保持着前進的思想而永遠站在時代底前面反抗而吶喊的，似乎很少很少了。在這裏姑且不談他學問的淵博，著作的豐富，以及在中國現代文化上有着偉大的功績，而單就這一點，已可使吾人見到他的偉大了。

鶴見佑輔氏對於政治家威爾遜和法文豪法蘭士之死，發生一種像黃昏的落日所「顯着這樣偉大的姿態，靜靜地降到地平線上去」而「喚起了非常的莊嚴之感來」的這種感覺，我却對於今年逝世的蘇俄文豪高爾基，有過同樣的感覺；而對目今這位文化界底導師的魯迅先生逝世，也有這樣的偉大莊嚴之感的。

（社會日報十月廿三日）

悼魯迅先生

乃新

小說家、評論家、諷刺家、譯述家、大學教授、封建禮教的反對者，文化運動中戰士、中國文壇巨子、魯迅先生，不幸在本月十九日上午在呻吟咳嗽的病榻中，溘然長逝了！這不幸的

消息，由於各報新聞的長篇敘述中傳達出來，使每一個認識魯迅的人，使每個關心中國文化的人，都爲之震驚！

正當戰爭與和平的空氣達到空前的尖銳的時期，正當新興文化大踏步向前進展的時期，正當中國的前進青年加速度的掘下封建殘餘的墳墓的時期，而且，也正當國防文學的建設與鞏固走向如火如荼的前哨的時期，我們青年的導師，也可以說是同志，竟與世長辭了。在庶聯，有革命文豪高爾基；在中國，有英勇不屈天才卓絕的魯迅，這眞使我悲傷！中國文壇上又損失了一個有力的導師！

永別了，我們的魯迅先生！

我們的文化，能够在最初第一個將中國藝術傳達於國際文壇上，使每個國際讀者認識我們的文化的，是魯迅先生。在中國文壇的荒原草莽中，能够始終努力將國際文化所開放的最繁榮鮮艷的花朵，移植於國內的，是魯迅先生。澈底的反對舊禮教，反對封建殘餘的，是魯迅先生。他這種頑强不屈的精神，不爲利誘，不爲勢奪的人格，始終同羣衆站在一起。這爲每一個時代青年所愛護！所悲悼！

然而，在私生活方面。以一個享受盛名的文學家，甚而至於是一鼎鼎有名的大學教授，他不去吃大菜，住洋房，戴博士眼鏡，他一雙黑帆布橡皮跑鞋，一條斜紋布軍式的褲子，生活簡單得同我們窮小子樣，終于他又營養不足的一病不起，這眞使人悲悼！覺得這位文化上的戰士，不死于衝鋒肉搏的敵人之手，而死於呻吟的病榻上，其令後死者益發自勉，益發感到前途責任之重大，又當如何?!

小記者先生，我之所以悲悼的，實由於青年們前途責任之重大！

魯迅先生的遺言上，有「不要做空頭文學家與美術家」一句話，這不是已是說明了這一點麼？這不是昭示着我們如何在猛虎毒蛇生吞活剝的社會中，找不到生命的根據，如何在這黑暗重重的障礙中，摸索不到天明。然而，他也就是昭示着我們，不要做空頭文學家美術家！要努力做不空頭的文學家與美術家！

魯迅先生是與我們永別了。他，將在秋風瑟瑟草木凄凄中，在荒土一坏中，靜靜的躺下了。然而我說：魯迅先生是不死的，在中國文化運動史上，魯迅先生的名字，將永遠是光輝的！燦爛的！

（新聞報十月廿三日）

悼魯迅先生

秉英

我不認識魯迅先生，雖然他在我的母校女子師範大學教過書，可是我沒有上過他的課。所以連面也不識。然而他對我，是很可紀念的一個人。

我爲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爲如果沒有他，也許等不到我進女師大，女師大這個學校，就已竟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

我記得正在我預備在次年暑假考女師大的民國十四年，女師大爲了章孤桐總長（即現任冀察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章士釗。）他本來自稱秋桐，因爲有人告訴他那是紅樓夢中一個丫頭的名字，他才把秋字換了一個孤字），要整頓學風而幾乎瀕於滅亡。

章總長先生是要整頓女師大。既而是給女師大的學生加了一個「嘯聚男生」的罪名，呈請解散。

當時的女同學雖然拚命的反抗，拒絕那種處置，並且誓死不肯遷出學校，（學生多在校內

寄宿）可是章總長有他的澈底辦法，叫他的屬下劉百昭劉大司長，（聽說他已作古了，希望他在地下不要遇見魯迅先生，否則恐怕還是逃不了一頓痛駡吧？）率領着幾百個三河縣的老媽子（卽娘姨）到女師大去，攻破校門，將所有的女生，由老媽子給拖了出去，一時石駙馬大街（女師大校址所在）女生呼天搶地，老媽子耀武揚威，章總長的解散女師大計畫，是就這樣在不傷風化的原則下（他們所以雇老媽子就是爲此）實現了。

同時，章孤桐總長還辦了一個專爲閨門淑女上的女子大學，（卽今日北平大學女子學院的前身）他是準備聽女師大永久「壽終外寢」的了，（那時女師大學生雖被拖出，仍在外租房上課，）幸虧魯迅先生和幾個其他的教授挺身而出，一面極力維持那個被逐的集團，一面天天寫文章口誅筆伐，假使我們現在翻讀華蓋續集，還可以找到當時他和章總長，陳教授（西瀅）徐詩人（志摩）鬧筆仗的遺跡。

魯迅先生也就此丢了他的僉事，也就爲此在北平被目爲「學匪」而不能立足。

可是，女師大却因此而得復活，在章總長下台之後，她又在石駙馬大街恢復了弦誦之聲，我也才能有女師大可入。

雖然到我畢業之後，女師大還是在徐書獃子（炳昶）的手裏成了歷史上的名詞，而和男師大合併，可是至少這個有奮鬥歷史的學校，爲了魯迅先生的仗義，還是延續了五年的生命，至少是和我同年入女師大的幾百同學是靠了他的力量才受到了進步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少奶奶教育）我說我應當感謝他，由此可以證明確是應當的了。

此外我以爲魯迅先生爲女師大延續了五年生命，決不是一件小事。我們應當知道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女學生家長的思想，況又在那復古的狂潮中，決沒有現在這樣開通，如果這個學校不存在，勢必逼了許多女學生去受少奶奶教育。再不然，就只有失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女師大不收學費，只收講義費，）因爲女生當時想入男女合併的大學，家庭幾乎是一致反對，女師大幸能保存，於這幾年來婦女運動的進步，確有很大關係。試想，現在在婦女界中有點貢獻的婦女，不是女師大出身的很多麼？

只爲了這一點，我說我們婦女應該哀悼魯迅先生，大約已不會有人以爲不應該了吧！

（新聞報婦女專號十月廿五日）

悼魯迅先生

讓暴風雨更有力地吹打吧！

——高爾基：海燕之歌——

獵　司

在魯迅先生底一生，我們看到他像那隻堅强的海燕，在那英勇的戰鬥中，留下了光輝的戰跡！可是，在兇隣環伺的環境下，在內奸朋比爲奸的時候，這一顆文壇燦爛的巨星，遽然丟下了他鬥爭的使命，靜悄悄地長逝了！這，這怎不使我們心中滿懷着無限的蜩螗哩？

「我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眞的，魯迅先生雖然停止了他最後的一口呼吸，並且從地上消逝了！但他底創作事業，他底高潔的人格，他底英雄的精神，那一件會「死」去呢？就使是極反動的「商定文豪」們，也誰都不否認他底偉大吧，誰則在這時他們也許正竊竊私喜着哩！

爲了大衆，爲了全國人類的解放，爲了爭取人類應得的自由，他一生中的任何一秒鐘，他

未嘗想過「死」，有，就是想用如何殘酷的描寫那些自由掠奪者們，如何揭發他們底醜態和假面，如何地把他們處「死」，因此，他底一生的戰跡，粹中國文壇——不，世界文壇劃上了全新的一頁，塗上了燦爛的色彩。

沒有鬥爭就不能生存，我們對于他的死固然十分悲惜，同時我們對于他的死，却應該作爲一種繼續他的工作的開始，把他的戰士精神放進我們年青的血液里面，使牠沸騰，使牠爲着理想的世界而激動，使牠成爲全民族解放鬥爭而奔流！

——讓暴風雨更有力地吹打吧！

這是魯迅先生死所留給我們後代寶貴的精神，也是我們紀念他的眞的意義！

（鐵報十月廿六日）

悼魯迅先生

了了

魯迅先生逝世了，關於頌揚他在中國新文壇上的成就等等，有的是文學界的工作者，曾肩

負起來他們的責任，用不着我來越俎代庖。那末我今天決定以悼他爲題，想寫一篇東西，我將怎麼寫呢？我自須先行說明。——我是將以他的文章的讀者的資格來寫，寫他在做人方面，留給我們的楷模。

從他寫狂人日記起，我就開始作了他的讀者，一直到現在幾乎沒有遺漏過一篇他的文章，無論是著作或翻譯。

北晨副刊，京報副刊，語絲，莽原，萌芽，一直到海燕，譯文，作家，中流，凡是常有他的文章發表的刊物，我都是定戶。

爲什麼我喜歡讀他的文章，我可以說，這是因爲我有點偏好他的文章所流露出的倔强。他駡章士釗，他駡高長虹，向培良，他駡林語堂，他駡徐懋庸，都是筆下決不留一點情，痛快，甘脆，這些字的形容都嫌不够。

可是另一方面，他對一般青年的提攜，指示，又是那樣的狂熱。

我由此認識了他是一個把是與非分的很清，而知道愛他所「愛的」，恨他所「恨的」的人。

像在最近的「中流」裏，他所寫的「死」中，預寫出來他的七項遺囑之後，還附加了一段說，一般人在死時，一定要說什麽寬恕了他仇人之類的話，他說：我到不然，我一個也不寬恕。

這一段話我尤其喜愛。因爲還可以證明他自信的堅定。

中國目前的確是太缺乏像他這樣的倔强人，而聰明的人太多了。

今天可以罵他人是賣國賊，明天就可以和那些賣國賊聯合起來稱兄道弟。因爲一般人都是如此的「隨和」，所以在國未亡前就有許多人可以甘心去作漢奸，而在國亡之後也就一準可以坦然去作順民。

所以如果我們今後要紀念魯迅先生，那我以爲惟一的路就是實行他的：認準「仇」與「愛」；然後，熱愛其所愛，痛恨其所恨的精神。

魯迅先生是希望中國的勞苦大衆，都可以有幸福的日子的人。我們也只有實行他的這種精神，才能達到他這未完成的志願！

（立報，十月二十日）

悼魯迅先生

憶濤

慘淡的夜中，慘淡的客廳裏，慘淡的電燈光下！娘姨把「大美晚報」拿來，首先映入我眼前的，是第一版上那副沉毅的遺像，翻過來便是「文壇巨星殞落」六個特號的大字。不錯，一點兒都沒有弄錯，我們的魯迅先生死了！

從今年六月直到現在，他老先生的病狀很多人都在注視着，萬不料，已經恢復健康的魯迅先生，會忽然地死去。我想不論是他的友好，或者仇敵，都會感覺得無限的沉痛！

魯迅先生從他第一部「狂人日記」起，直到最近的譯作，我們可以尋出一樣具體的東西，那就是「真誠熱血」！他懷着赤子般的心來改造社會，指示人羣，而從不會被這惡社會所軟化；他在黑暗中努力創求光明，而從不曾爲黑暗勢力所屈服。他能抓住現實，跟着時代前進；他不吟弄風月，或改節跳入官階。凡此種種，只要知道魯迅先生的人，我想都會承認的。

我們知道精神食糧，比物質食糧要貴若干倍，處在這種嚴重的時代，魯迅先生的死，無疑地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損失？我們除了哀悼之外，應該想想，怎樣才能把損失彌補起來？我

以爲最要緊的，是堅强我們的陣綫，不分化立異，不樹黨營私，不要中別人的奸計而爲仇敵所乘！

在哀悼魯迅先生的聲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這一點。（十月十九夜）

（立報十月廿二日）

悼魯迅

誠廬

依着平日習慣，早上翻開立報一看時，魯迅先生死了的消息赫然在目。這是眞的，遺像和消息淸楚地告訴我，魯迅先生死了！

再沒有甚麽損失比這個更重大了，對於我們的文學界。魯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的成就比任何人爲大，他的作風給新文學以最大的影響。中國的文字向來不曾被人用得那末活跳，有生氣，有力量。簡短的句子，每句話每一字有着意義，有着鋒芒，强力地表現他所要說的。這個，同時代沒有人能及得到他。

在思想上，他常是最前進的，一般人還在主張「純文藝」，提倡「藝術至上主義」時，他已經在寫作革命的文學理論了。他永遠是現代的鬥士，革命的先驅，站在最前綫，鬥爭着，攻擊着，前進着。

我最佩服魯迅先生的是他的極端性。他自己似乎要避免說話，但一說話，便露着這極端性，盡量表示出來。對於虛僞欺詐及社會的一切黑暗罪惡，他有極端的憎惡。對於敵人及社會的不對處，他絕不寬恕姑息，毫不留情。然而，在「中庸」的中國人，却正需要這樣極端的徹底的思想革命者。

而且，他對於現社會的憎惡，是根據着對於全人類的廣大的愛。不然，他爲甚麼終身苦苦地鬥爭着呢？這個，他雖然不表示出來，我們却明白地知道。

我這回到上海來，因爲病綿了兩個月，幾乎完全不出門，還沒有去拜望他。誰想到他竟在僅僅五十六歲年紀就死了呢？他應當活着、爲時代而活着，一直到這社會改革了然後死去才對！

然而，魯迅先生死了，他竟這樣地死去了！

（立報言林十月廿四日）

敬悼周樹人先生

碧泉

巴比塞死了不到一年，高爾基死了，高爾基死了不到半年，我們的魯迅先生也死了！在淒黯的深秋濛雨的傍晚，接到報告這噩耗的電話，立時就又默念到曾經熟誦的他的詩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
挈婦雛兒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
城頭幻變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這首詩，是一九三一年春間，李偉森、殷夫、馮鏗、胡也頻、柔石等五作家被捕後，他在逃難到花錦里一個小客棧裏，對着中庭的明月而作的。發表出來的時候是在知堂五十壽詩發表之後，也是因爲殉難者死已三周，附在「爲了忘却的紀念」的祭文中。記得田漢在這詩發表後的不久，曾在大夜報的「火炬」上，寫一篇論文，把知堂的「玩古董、談鬼、畫蛇、飲苦茶、欣賞秉齋苦雨」的逸情，和這首詩作了個對照的批評研究，最後是說，還披着「緇衣」洗月的魯迅，沒有老，可是年幼於他的知堂，却老了。可是，現在沒有老的魯迅却死了，而我們在不久前倒還讀到知堂的近作的「老人的胡鬧」。

在未老先衰的中華民族裏，這兩位都年已逾五十的人，年齡上本都可以稱作「老人」。可是，從這兩位老人，我們可以看到今日中國文藝思潮的分野，我們更可以看到今日中國向着前途邁步的兩個姿態。

自「新青年」時代起的魯迅，一直到他逝去爲止，我們檢閱他一貫的行跡，也就檢閱了大動亂的中國的歷史。而他所經歷的步伍，無論那一個時期，始終是代表着青年中國的前衛！尤其是在他最近死前的病苦時期中，還在不斷的受着小報記者之卑劣無耻的侮蔑，我們當可知道

他是裹着「緇衣」而死的！他的屍身，是倒在前衛的壁壕中，在這「死」的周圍，暴風雨的狂飆。這並不是「寂寞」的死。

五年前，筆者曾爲他紀錄一篇演講！那就是後來引起郭沫若先生發表「創造十年」的那篇「上海文藝的一瞥」。（後經他重新寫過。）從那時到現在，雖然不過五年，而五年來中國文化的演進，有了種種戰鬪的發展，我們的魯迅也逐漸被人認作爲「問題的人」。是的，我個人覺得魯迅先生自來的孤憤的個人主義，始終不曾完全爲集團主義所克服。可是近來一些把偶像神化，把文壇宗派化，不以整個的敵人的襲擊爲中傷，而自有於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孤傲的情緒，還就老人的「嫉俗」，這是更應當對於使老人成爲「問題的人」負責的。

我們要求的「偶像」，是要眞正現實的大衆的領導人，我們並不需要一個喜愛訶諛的老年的「家長」。魯迅先生爲什麼要遭受那些卑劣無恥的侮蔑呢！爲什麼他要那樣重視「個人的尊嚴」，而不惜對一切的人，（甚至對「自己的弟兄」，）也要尖刻的唇齒相臨呢？個人的人格可尊敬可愛護的老人，現在死了，這對於死者的悲悼、也許還有值得沒有死的人的反省吧。

魯迅先生死的消息，昨天下午就傳到東京。日日新聞和朝日新聞稱他是中國文壇的「巨

星、巨匠」，讀賣新聞却稱他是「親日的文豪」，說他是「寂寞的逝去」。但是，山本實彥則說，「他是一個潛藏着燃燒的熱意於眉宇之間，而一面又是有着極强的骨肉愛的人，……總之，他是一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可以看出友邦人士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的不同。我並不想再引佐藤春夫和室伏高信（這一位尖銳的論客）的文字，但我倒想從這些「認識」不同的言語裏，來反映觀察魯迅先生所給日本文化界的印象，特別是日本文壇是用着怎樣的態度和眼光，在對待魯迅，——在對待中國的青年的文化？……

人類大衆在日趨尖銳的分化途中。親友或仇讎，在魯迅先生本人，素來分別淸明。這一點，我們應當要更積極更正確的來接受魯迅先生所遺留的指示！要抗議的，或者是要以友情來接待的，將更不容躊躇。

披着血肉模糊的「緇衣」的中國青年文化的指導者們，有的在前衛陣中被虜了去，有的流亡在域外，有的是身心俱老，有的是光輝的死去。「雙足的奔忙要比握筆更甚」記着魯迅先生的這警句，則我們若祇寫悼念的文字，恐怕不足以盡完全的悼念吧。

（留東新聞十月廿三日）

悼魯迅

沙雁

今天——十月十九日，在蕭瑟的雨聲中，傳來了魯迅逝世的噩耗，今晨五時廿五分我們的前進思想家， 文壇巨星魯迅先生在上海隕墜了！ 我們留居異國的青年，遙望着祖國破碎的情況，想着人類的將來，感到了無限的傷痛和哀悼！

魯迅，作爲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在他的一生生活及其著作中，顯示了不間歇的向上追求及鬬爭的偉大力量，這是値得我們青年特別景仰的。最先他是以一個攻擊封建文化壁壘的鬬士而出現，猛烈的向中國數千年積累起來的所謂「人情世故」作無情的暴露和攻擊，「紳士」與「正人君子」成了他進攻的對象！他是舊社會醜惡的最有力的暴露者。由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運動史中，他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

魯迅的鬬爭精神是執拗的，非常之綿密，具有頑强的柔韌性，永遠不屈服給權力。他在隨處都惹起權力者的厭惡，然而他永遠是用着他的武器——一枝銳筆，毫不饒恕的冷刺、諷嘲、

衰落，對於現社會的罪惡者。

中國的社會條件，助成了魯迅思想的發展。因爲在中國文化界和思想界中，並不是沒有比魯迅更尖銳有力的戰士，但他們都不能得到生存而影響微小，魯迅却因爲他戰鬪技術的不同，所以影響並不限於進步的青年層而有普遍的力量。自從他由進化論的哲學觀點解放接受新哲學思潮以後，便奠定了他的生命最後階段的重要工作的基礎，這是他的生命發展的最後最重要的階段。由一九三〇年的自由運動大同盟起直到他今天的逝世，他的工作使他的名字給未來人類的歷史一同並存，而完成了他生命的最高發展。

在他的全部作品，特別是吶喊、彷徨、及其全部雜感中，我們看見了他的筆刃是如何有力的銳擊着中國和全人類的「暴力和黑暗」，這正是一幅數十年來中國陰暗社會的解剖圖，而這中間更反映出一個老戰士的長遠的戰跡。魯迅是暴力和黑暗的最堅實有力的戰鬪者！

然而人間的暴力和黑暗還正在狂暴的躍動着，而我們的戰士逝去了！——（十月十九日秋雨淅瀝之夜）

（留東新聞十月廿三日）

悼魯迅

李又曦

魯迅不是中國人。因爲在一般中國人的血脈和魂靈中，找不到魯迅。

然而魯迅終于是中國人，於是乎魯迅終于死了。

祇有在「紹興師爺」那樣「刀筆吏」的筆尖下，纔能產生魯迅的骨頭和血肉，這不是偶然的。自臥薪嘗膽的勾踐的越國，經過刱創律令的蕭何的會稽，一直到魯迅的家鄉——紹興魯鎮。這幾千年的最正統而又最辛毒酷辣的「越風」，一齊鍾靈毓秀於魯迅的一身骨血，薈萃集中於魯迅的一枝筆。再經過魯迅高抗不羈的天資，蹉跎顛躓的身世，悲哀寂寞的生活經驗，深邃曲折的文學修養等等，所以昇華醇化爲魯迅的作品——那獨特的尖銳撒潑的作風。

魯迅是刀筆吏。誠然。魯迅於現世有大悲憫，同時有大憤怒。他的悲憫愈深長，他的憤怒隨而愈擴久。魯迅從悲憫而憤怒了，於是他心中燃燒起聖潔的火燄，他筆尖點放着辛毒的苦汁，無情地向人間——特別是中國——揮灑他「刀筆」的筆尖！他剖解一切魑魅魍魎，一切醜

惡的內心與僞善的外套，使它們無所遁其形迹。他指擊封建勢力、傳統思想、東方文明、老中國的兒女，以及什麼正人君子、公理正義、學者文人、國粹民意、甚至于長者和青年……。這些孱頭們！這些虫豸們！

魯迅看見有傳統的「長城」在不斷地添新磚；有胸前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在引導青年；有在「指揮刀」之下騙出去的御用文人……。另一方面，魯迅看見高老夫子在講台上滿心盤算；孔乙已在哼着之乎者也；爲戀愛而迷糊住了的涓生；無人瞭解的孤獨者魏連殳；還有那又瘦又乏的東方古老國度裏的「生物」典型的阿O……。這祇有敎魯迅更加悲憫，因而更加憤怒。於是魯迅不惜「打落水狗打落水又從而打之」，並主張「費厄潑賴之應該緩行」，一個人奔放着「熱風」在「莽原」上「吶喊」！然而魯迅終于交着「華蓋運」而「碰壁」，他碰見章士釗、楊蔭榆、劉百昭、陳西瀅以至高長虹、梁實秋、錢杏邨以至「不知什麼東西的雜流等輩也哉」，於是魯迅「彷徨」起來，從北平到上海到廈門到廣東。「魯迅在廣東」又碰見了最傷心的事情，他不忍敎青年做「醉蝦」，他恐怖了，於是乎他沉默。他跑到上海，他的文藝生活又「萌芽」了，「奔流」了幾回之後，成仿吾駡他「有閑有閑有閑」，這樣切齒之聲敎他出

「三閑集」。然而魯迅終于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了！然而「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在胡也頻、柔石、白莽等五個人倒在刀叢中時，中國文壇起了大轉變！其他不消說了，單祇捧着「太陽」大叫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錢杏邨却變成「寶中郎」門下的阿英了。「在大革命中許多文學家要萎黃，許多文學家要叛變」還是魯迅所知道的。然而魯迅却一往前進，雖然年齡老了，但他思想却更年青；雖然肉體衰了，但他精神却更健康；雖然有人想把他「一腳踢開」，但他在文壇的地位却更高巍。有無數男女青年在熟讀他的作品，有無數青年男女在追隨他的脚步。一直到他死了，也還沒有完結！

這樣敍述魯迅是不完備的。正如生前敍述魯迅應該添上許多白紙一樣，死後敍述魯迅也應該添上許多白紙。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却是死于慈母和愛人所誤進的毒藥，戰友們所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華蓋集。四五頁。雜感。

魯迅並非死于敵手的鋒刃，也並非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自然，更並非死于慈母和愛人所

誤進的毒藥；而確是死于肺結核「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還是最悲苦的。然而最悲苦的魯迅，他不但遇到「敵手的鋒刃」，而也遇到「不知何來的暗器」，魯迅終于不死！然而魯迅終于死在「病菌並無惡意的侵入」，因爲他是中國人。然而又不是中國人。

「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華蓋集續篇。二三六頁。阿Q正傳的成因。

魯迅在預料自己的「大團圓」。誰都在代魯迅担憂：怕他的末路要成爲阿Q的大團圓，然而魯迅終于不是阿Q。終于是藝術家，是戰士！是世故的老人，是刀筆吏，甚至于終於是思想界之先驅者抑權威者！魯迅終于死了。他遺下夫人許廣平和兒子海嬰而獨自走開了。

「人大抵不願意愛人下淚。但臨死之際可能也不願意愛人爲你下淚麽？無淚的人無論何時都不願意愛人下淚，並且連血也不要：他拒絕一切爲他的哭泣和滅亡。

「殺了無淚的人，一定連血也不見。愛人不覺得被他殺之慘，仇人也終于得不到殺他之

樂：這是他的報恩和復仇。」

——華蓋集。四四頁。雜感。

嚇！魯迅是無淚無血的人！於他得不到悲慘或快樂，無論是仇與愛，朋友和敵人。假如殺了魯迅之後。嚇！魯迅果眞是無淚無血的人麽？魯迅知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換血。並且知道「血債拖延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教青年「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否則，不管他是人是鬼是神是仙，是金人玉佛，百宋千元，祖傳祕製丸散膏丹……一齊踏倒他！」魯迅教青年「一要記性，二要韌性」。魯迅說：「假如有敢于活下去的人們，就該敢說敢笑敢怨敢罵敢打！」魯迅說：「歷史上祇存在過『奴隸的時代』與『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同時他希望有第三樣時代的世界的到來！魯迅爲何這樣的辛辣和冷酷？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的解剖我自己。發表一些，酷愛溫暖的人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就想如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是我的朋友。倘並連此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爲我還沒有這勇敢，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

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爲止。」

——墳。三百頁。寫在墳後面。

凡不唾棄的，即使梟蛇鬼怪都是魯迅的朋友，當魯迅曝露血肉的時候。但魯迅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所以，最本來的魯迅面目，也還沒有完全暴露！至于並非梟蛇鬼怪的正人君子，魯迅偏要教他們多不舒服幾天。然而，魯迅終于死了，魯迅厭倦了嗎？要脫掉他身上所披的鐵甲嗎？「這樣的戰士！」然而正人君子們却都健在，自章士釗、楊蔭榆、陳西瀅、梁實秋、以至雜人等輩，甚至于周作人周建人都健在，而魯迅却最先死了，似乎教這世界的缺陷因而塡滿，正人君子之流也者也就「舒服」了吧？如果眞的這樣，那魯迅眞的要「無淚」也「無血」！然而魯迅並沒有厭倦，也並沒有脫掉他的鐵甲；即使他肉體失去了健康，而他的精神却永遠是健康！因爲魯迅不是中國人，所以，他永遠健康。然而因爲魯迅終于是中國人，所以他失去了健康。

魯迅終于是中國人嗎？——魯迅終于不是中國人。因爲在中國人的血脈和魂靈中我找不到魯迅。

從「老中國的兒女」走到「新中國的兒女」。我希望無千無萬憑弔魯迅的青年男女，他們固有的中庸、允正、謙讓、和平的血脈和靈魂中給栽種了魯迅的「非中國人」的血肉和骨頭。教他們一齊挺直起來向新中國的道路走。

魯迅先生永遠健康！

（時代報十月廿一日）

悼我們的導師魯迅

許 瑾

是深秋的午後，太陽光微弱地照射着地上的落葉，衰頹的草坪，象徵出人間的凄涼。

輕快的風在我的身畔刮過，一眼瞥見好多年青的夥子們在左膀上都扎着一條黑紗走過了。他們的臉上都呈現出了憂鬱和懊喪 我不敢多注視他們一會；似乎怕他們會把憂喪的帽子壓上我的腦袋。

「這許多魯迅先生的信徒呵！」

新低低地，吐着沉痛的句語，我默默地跟他拐了個彎，走入萬國殯儀館。在簽名處匆匆地

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就由招待員導入魯迅先生遺體安置室，我見大家都低着頭，各自讓愁苦的思想去吞噬，我却放着强烈的眼光去注射魯迅先生的遺影，兩串冷清清的酸淚在我的睫毛邊淌了出來，我的頭慢慢地重垂了！

低下頭，我瞥見我們親愛的導師了，他正靜靜地躺在靈桀——敬信他的人們的面前呢。我用手帕抹淨了淚花，微細緻地凝視，栗色的花被口露出一張誠摯的臉譜，挺直端正的鼻梁，一簇烏黑的短髭下抿着一張沉默的嘴，緊閉的雙眸上有兩條和善而剛强的眉毛，在這里襯托出先生生前不為任何所屈的硬性。

這時，我的身心如在鬼怪中般地顫抖了起來，我的臉部像被火燃灼了般地紅暈了，我感到我的渺小——在這偉大鉅人的面前。我的脚漸漸地軟化了，我想呼喊出先生的名字，我要求他給我指示出一條光明的路線，然而我的口被另一種思緒阻塞了。

我知道，我們的導師自他賦有了生命以來，一直是為人生掙扎的，他在生活的激流中動盪着，從沒有得過片刻的甯息，現在讓上帝帶着安息與他吧！

想着，就靜悄悄地預備走邊門出去。在門邊我瞅見××和××先生，他倆的臉子是鐵青地

板着，用痛楚沒勁的眼光向我表示了一個招呼，我害怕，我立刻把頭低垂了下來，我憎恨他倆爲什麼這樣地殘酷，把恐怖的怨氣散播在魯迅先生的安息室。先生爲人間遭了幾許的折磨，到今天才得到那幸福的甯靜。

「魯迅先生並不曾死，他僅悄悄地入了甜夢呵！」

我和新出了萬國殯儀館，輕鬆地噓了口氣，誠摯的臉譜，挺直端正的鼻梁，一簇烏黑的短鬚下抿着一張沉默的嘴，緊閉的雙眸上有兩條和善而剛强的眉宇，……偉大的鉅人呵！又晃在我的眼前了，面前打成一片昏黑，我立刻默默地低訴着：

「我親愛的導師，我必遵守你的道，依着你的路走去。」

（大晚報十月廿三日）

弔魯迅先生

宗珏

一個可怕的驚耗：魯迅先生在今天（十月十九日）的早晨逝世了！這是一個無可挽回的損失。一種極度悲痛的情緒，逆襲着我們的心，使我們無法壓抑自己的眼淚，我們從此失去了我

們偉大的文學導師，像不久以前喪失了高爾基一樣，在遠東風雲密佈底陰霾的天空上，我們看到一顆星球橫空墜落了！

我們哭高爾基的眼淚還沒有凝結，現在，我們又在魯迅先生的靈前流下了最悲痛的眼淚。我們哀悼魯迅先生的死，不特是站在崇高的友誼上，——因爲他是我們文化界同人底最高超而誠摯的友人，而且，最重要的，還是在反帝抗敵和反封建底共同目標之上。魯迅先生底數十年來的艱苦的戰鬥，給我們年青的伙伴留下了許多可貴的遺產。從五四運動起，魯迅先生就開始參加了這個戰鬥，一直到他停止了最後的呼吸。他時時刻刻在關心着我們，爲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而戰鬥的伙伴，他和我們在一起走，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指導，教訓我們怎樣去打擊我們的敵人！而且，他常常是站在時代的前頭的！羅曼．羅蘭說：「高爾基是一個衛鋒隊！」我覺得這話正可以移贈給魯迅先生。

從四五以來，中國經過多少災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不斷的對新文化加以重重的壓迫，明刀暗箭，不斷地加在新文化的戰士的身上；憑着魯迅先生底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底軀體終於沒有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死去，他受盡了艱苦，飽嘗了誣蔑和中傷，他以堅忍不拔的努力衛

破了這一切困難，使我們的新文化運動能够一天一天的走上一條康莊大道！這是魯迅先生底不可磨滅的功績！

二十年來，他從新文學的領野出發，以阿Q正傳這部亘世不朽的名著，像一枝箭一樣開始射擊着封建勢力，這部名著很快的就引起了羅曼．羅蘭的注意，被譯成了英文，世界語，日文，俄文……，這決不是件偶然的事。這事說明了魯迅先生底偉大無比的天才，已經在中國這塊半殖民地的大陸開了奇葩。

繼着阿Q正傳之後，魯迅先生底鋒利的筆更瞄準了我們的敵人，把戰野擴大了。他把世界底豐富的文學遺產和許多新生的寶藏，介紹到中國來　他譯了毀滅，譯了死魂靈……，而且，他還介紹了許多木刻和版畫，給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在中國魯迅先生無疑的曾經奠下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的。

兩次的文學論爭，魯迅先生始終是站在最嚴肅而又公正的立場用着他底犀利的視察力，判斷力，指出我們底正確和錯誤之點。在「文藝自由」論爭的時候，魯迅先生有過一封很寶貴的信——恐嚇和辱駡决不是戰鬥！在目前關於國防文學的論爭之中，魯迅先生雖然在臥病，依舊

沒有忘記對我們的指導，他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國防文學的理論更輝煌地發展起來！…………

可惜他終於擺不脫病魔的騷擾，在這個國難日迫的當前，撇棄我們而去了！

我們很久之前就得到魯迅先生臥病的消息，中國文藝家協會在成立之日，曾經同時慰問高爾基和魯迅這兩偉大的導師，不期高爾基逝世之後，魯迅先生也竟一病不起了！在敵人步步的迫緊我們使我們日益陷於水深火熱的目前，魯迅先生的死，更增加了我們的悲哀和憤恨，他是在不斷的戰鬥中失去了健康的。要追悼魯迅先生，只有在整個統一戰線之中，整齊了我們的步調，來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才不失魯迅先生底畢生對我們教育的意義。

現在，我們且忍着自己的眼淚，向偉大的魯迅先生致哀！

（讀書生活四卷十二期）

弔魯迅

毛　雅

魯迅死了，這消息傳到我的耳鼓裏像一聲雷響，雖然告訴我的却只輕輕的，當我正在讀他的「半夏小集」。

但這消息並不使我怎樣驚愕或懷疑，因爲我是時刻都在關心他的死，環着他的周圍有許許多多敵人，我想遲早總有一顆炸彈炸碎他的腦袋，而況自從去年在「文學」裏讀他的「病後雜談」，知道他是老病了。今年他大病後，寫了一篇「死」，滿口說着死話，根據那醫生的診斷，我曉得他的死期是不在遠的，

這感覺在中國，甚至在世界，有兩種人是感覺得到的，一種是愛他的，還有一種是恨他的。愛他的唯恐他之將死，時時在念；恨他的唯恐他之不速死，時時在肚裏暗笑着，想：「這老頭兒也會死啦，讓他多活一些時，省得咱們費心。」所以魯迅能够在這恐怖的氛圍中平平靜靜的躺在床上死去了。

躺在床上，炸得粉碎，和沈屍滅跡，死究是一樣的，償了仇人的心願了。他們露出吃人的牙齒狂笑可不管，但我們愛他的人，說什麼今後要勇往直前繼先生的志向奮鬥到底，且按下慢表，當然目前要先來一個表示哀悼的紀念，于是乎當我得到他的噩耗就準備去弔他。

單說吧，在我并不無困難了，體力是自己的，跑可跑得動，但時間是別人的，無故不准告假，是行文明令，違固然敢，「另候任用」，馬上就要一家人餓肚，于是想唯有吃過中飯去。碰巧昨天吃飯時間遲，路遠怕趕不及來回，只好罷論，心裏很難過，像是丟掉什麼似的，今天看報知道仍有大半天瞻仰遺容的機會，于是決斷儘量想出法子，悄悄的跑去了。

說悄悄的，自然其中有道理。在同事們面前只要說看魯迅的書，就有人說你是「大逆不道」的，更說弔魯迅，不被嫌疑是恐怖份子，至少也是思想不上軌道的。

懷着一顆虔敬的心，跑到我們文壇的導師靈前，我見到什麼呢，感想什麼呢？殭硬的屍體，想像出裏面有剛直的性格。瘦黃的手，想像到曾發過尖利的鋒鋩。濃黑的頭髮，濃黑的眉毛，濃黑的鬍子，仍然充份地表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對他我并不想流淚，我祇覺得自己的中庸，畏怯，屈服卑鄙的羞恥。

蓋棺論定，魯迅算已蓋棺了，但論能定嗎？不，在目前崇拜他的仍然崇拜，咒咀他的仍然咒咀，有人批評他是東方的高爾基，或是中國的蕭伯訥，究竟中國人是中國人，用不着比，各有各的特殊骨格，在這動搖時代，文人不尚氣節，而獨魯迅能勇往直前，一貫主張，眞是難能

可貴，不論他的主張是怎麼樣，然而魯迅是站在時代前頭，時代自有一天到臨，讓歷史來證明吧。

末了，我錄他的遺囑一節：「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這就是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也是氣節。

他還說：「…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喫。」

「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岩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羣癩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末討厭！」

這足以表現出魯迅精神不死！

廿五年十月廿一晚

（時代報十月廿四日）

哀悼魯迅

田漢

魯迅先生嘗與漢同爲自由與光明而戰，數年以來，頗相友好。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某杭州菜館之招宴，當爲予等友誼之最高點，其後以「調和」一文遂生間隙，直至今日，固不必待其間因漢被捕而生之形跡之隔也。魯迅先生正義感之强烈，爲文之精悍，世有定評；其對於中國進步的文化運動奇與之偉大，亦無可抹煞；但讀先生病中所爲文字，感情略慊偏激，或者正因其在病中耳。亡國慘禍迫在眉睫之日，忽失先生，任何人當感一種異樣的寂寥，回首最後聚首時所談，不覺潸然淚下，因作數行，以誌哀思。

從哀悼魯迅先生說起

崔萬秋

魯迅先生之逝去，是中國文壇上巨大的損失。這不是普通的一句應酬逝者的客套語，乃是由衷之言。試想，魯迅先生，今年纔五十六歲，按照中國「人生七十」的標準說，先生還可以再活十四年，退一步講，再多活十年，也纔只有六十六歲，並不算過分的要求。如果先生能够多活十年，以先生對於文學之精進，以先生把文學作爲專業的觀點推測，起碼有十部可觀的巨

著給我們。若以譯死魂靈的精神繼續譯書，一年譯一部，我們也有十部西洋名著可讀。零星文章，尚不算在裏面。現在魯迅先生竟溘然長逝，這不是文壇的巨大損失是甚麽？

還有一點，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日期尚淺，够得上世界文學水準的作品還少，有，也不過是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郭沫若，王統照，田漢，夏衍幾個人，而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被介紹得最普遍，世界的文化界知道他的名字，尤其是蘇俄和日本。所以魯迅已經不只是中國的，而是國際的存在。有國際榮譽的中國作家，溘然長逝，這不是文壇的損失是甚麽？

我聽到這巨人之死，心裏眞是說不出的難過。我立即叫了一部車子趕到內山書店，因爲我知道內山完造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好朋友，我從一九三六年和魯迅先生相識以來，見面接談始終是在內山書店。我除了表示悼意之外，我覺得現在我對故人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把這個不幸的哀悼，敏捷地，詳盡地報告給中國的文化界，因爲我是報人。當天的大晚報上，在第一版我們披露了先生的逝世消息，刊出了先生遺容及絕筆，另外又根據「阿Q正傳」卷首的先生「自敍傳略」把他的生平事蹟及著作目錄也登了出來　對於故人，我覺得這是我們唯一的表示敬意的方法。

在同一天的各晚報中，竟有對魯迅先生之死，一字不提的，可見報人的知識眼光是各有不同的。

因魯迅先生之死，還引起我一種感想，便是弔客的衆多與普遍。五千人瞻仰一個作家的遺容，在外國本算不了一回甚麼事，然而在把小說看作凋蟲小技的古老的中國，這竟可說是空前。這現象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提高，又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普及。明星，聯華公司拍攝一個作家的喪儀新聞片，也可以說是影人見識提高了的鐵證。

魯迅先生一生的功蹟，是盡瘁文化運動，尤其是文學。我們對於已故魯迅先生所應做的紀念事業，我覺得最大急務是推進中國文化運動，提高中國文化，普及中國文化，使得人人享受文化的恩澤，具有文化的教養，然後中國纔能成功一個健全的現代國家。

隔害我們的文化運動者，如要求我國政府干涉言論自由，修訂教科書的舉動，是要把中國的人民都弄得不識字而後已。這是魯迅先生的敵人，即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在紀念魯迅先生之際，千萬不可放過。

（大晚報十月廿二日）

筆談魯迅先生

韜奮

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魯迅先生不幸於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廿五分去世了。本社同人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和全國同胞感到同樣的震動和悲痛，我們要對魯迅先生致誠摯的敬禮，並要對魯迅先生的家屬致誠摯的慰唁。

魯迅先生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並且是一個思想家。他的偉大是在他對於一般民衆的普遍而深入的影響。例如他的阿Q正傳所呈現的阿Q典型，無論讀過和沒有讀過而僅僅耳聞阿Q正傳的人們，都感覺到他所提示的深刻的意義。儘管有些人抱着偏見，反對他的思想的，對於他的工作——偉大的工作——也不能不敬佩的。這種偉大的精神也正像高爾基，儘管在帝國主義各國裏有些人對於他的思想要反對，但是對於他的偉大的工作是不能不敬佩的。

魯迅先生的去世是在十月十九日的黎明，聽說他在十七日的夜裏還寫文寫到三點鐘。這使我們聯想到高爾基在病中仍舊努力於工作的掙扎情形。高爾基生肺病，醫生說他早就會死的，

他竟掙扎到出乎醫生所驚訝的年數。聽說魯迅先生的肺病，有個德國醫生說他在十年以前就會死的，而竟也掙扎到今日。這雖是偶合，但却表示他們的『要生活和創造的意志，還仍然倔強地存在着』。（摘編高爾基中語）

我覺得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遺產，是他那樣始終不懈的積極的鬥爭的精神。他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將。無論怎樣的窮困，都屈伏不了他；無論怎樣的壓迫，都屈伏不了他。我以爲我們後死的鬥爭者，應該承襲魯迅先生的積極的鬥爭精神，爲民族解放的偉大而艱苦的工作，努力前進。

（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一號）

死了，魯迅！

默　影

有人比爲中國高爾基的魯迅，竟於日前病死在上海灘上。我相信這消息傳出，有的人會高興，有的人會痛哭，被他生時駡的不能抬頭的文藝界的朋友們，不消說要彈冠相慶，就是與他同道而地位不如他的先生們也要感到從此可伸腰了。

我讀他最早一篇文章是新青年所披露的「狂人日記」，那時還不知道他為何如人？只感到一種酸辣冷酷的味，非具有一副極冷靜的頭腦，極銳尖的眼光，不能達到這種高點，繼後又讀到他的「阿Q正傳」，才漸明白到他所抓着的東西。

從雨絲上見他與創造社的郭郁對壘，晨報及京報的副刊見他大罵陳垣、章士釗等，知是一位長於尋章摘句的罵人技巧，（有人說他有紹興師爺的習染，這話也有些像，）和不能容物的偏狹心境與不能平氣的箇性。

他雖是一位高年老頭，思想是時時進步的，縱然不能行動，十餘年來，（自雨絲與文學研究會的合作以後至於現在，）頗能埋頭苦幹，不怕窮，不怕病，并且不怕觸忌諱，他見着的，抓住的東西，始終不因環境壓抑而改變其初衷，并且死而無悔，至死都不求人諒解，饒恕，這種偉大的精神，眞值得人景仰，崇拜，推尊為中國的高爾基，他當之，可說是毫無愧色。

他的一生，可說是愈變愈壞，路子愈走愈窄，如果能以學的醫術問世，何嘗不可以弄幾個錢，如果能捧捧他的老同學老虎部長，何嘗不可以老在教育部作官，就退一步說：如果能夠像他的乃弟知堂老人，談談趣味文學，或苦茶苦酒之餘翻印幾冊晚明小品，也可以在北平大學作

教授，但是他不，偏要至死不肯犧牲所他抓住的東西，弄得皆不能教官不能作，寫文章要受限制，連行動都不自如，爲的甚麼？世人自有評價。

昨天他死了，但在未死以前，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交給中流半月刊發表，聲明他倔强到底，不希望敵人寬恕，雖然充分的表示他不能平氣的箇性，但其中不知含了幾多怨憤？他見着朋友太少了，能眞了解他的人舉世沒有幾箇，現在與他比較接近的，除由他扶植起來幾人而外，一個便是十年前的敵人易坎人先生，另一個就是以寫飄流三部曲才改變作風的文學研究會會員，這兩人都各有野心，并不純以文藝路線相同而結合的，大家以造成聯合戰線的口號來拉攏的。所以使他愈幹愈覺前途茫然，兼外面又有許多敵人跟攻，內外交逼，使這火性最大的老頭，愈是平不下氣來，這是致死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高爾基死了！文藝戰線可以聯合了嗎？就看今後的易坎人怎樣應戰？不過被他生前壓着的人們，從此可以大抬其頭，耀武揚威，吐吐生平怨氣，馳騁於中國文壇的新角不久便可登場了。我想

今年眞是文藝界的不幸，既失掉了高爾基，又死去了魯迅！我們眞受不起這種損失。

魯迅先生不死

唐弢

一九三六，一〇，十九南京（金陵日報十月二十日）

十九日下午兩點鐘，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問我魯迅先生逝世的情形，我當時愕然了一會，因爲那天爲了一點私事出去到一個地方，並未回家，也沒有碰到文壇上的朋友，實在毫無消息。據我所知，最近的魯迅先生是已經漸就康復了，雖然有時候還有一點熱度，他自己是並不當作一回事的，因此別人也就不當作一回事。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死訊，我不相信。

而且我還疑心是某些人的搗鬼。是非之分，善惡之辨，那鴻溝，在魯迅先生的心中，的口裏，的筆底，是非常地清楚的，所以他雖受愛戴，也常招咒駡，這咒駡不但沒有損及魯迅先生的偉大，而且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其分明了。——一個專受愛戴，而不招咒駡的人，那才眞是一個怪人呢！

然而這「無損於他的偉大」，其在咒駡者，當然是不能滿意的。結果是造幾條離奇的謠

言，發一些婆婆奶奶的心願。

我常常想：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那一天直到我回到家裏，得到了另一個朋友的通知，我才知道魯迅先生眞的已經在早上五點廿五分，停止了他的最後的呼吸了。是的，他不過停止了他的呼吸。——我只能這麼說，因爲我仍舊相信：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　◇　◇　◇

我趕到萬國殯儀館，已經過了下午六點鐘了。館前的電燈光放射出幽藍的綫條。跑上二樓，看見五六張哀蹙的面孔，在無言的沉寂裏，散佈着低低的嘆息，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缺憾，一個人類的正直者悄悄地離開這個世界了。胡風先生領我到隔壁一個房間裏，那裏躺着魯迅先生，瘦削的面孔，隆準的鼻子，濃濃的眉毛，髭鬚，完全和活着一樣。我默默地站在他的前面，我看見一幅圖畫，那上面畫着一個戰士在休息。那麼一幅莊嚴而又動人的圖畫呵！

◇　◇　◇　◇

是治喪委員會決定各界瞻仰遺容的第一天。

我一個人走在膠州路上，關念着這人類最大的損失。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從後面鑽上來，碰了一下我的袖角，問：

「請問，到萬國殯儀館向那面走？」

我懶於開口，只指了指前面，仍舊低着頭走自己的路，關念着這人類最大的損失。但因爲那孩子或前或後地和我並着肩，使我不得不注意起來。——那是一個臉孔黑胖，個子堅實的孩子，一頭烏髮，穿着藍布長衫，藍布鞋，兩只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爲着好奇，我問起他來了：

「上萬國殯儀館找誰去？」

「去看一個人。」

我不好意思再開口，仍舊默默地走着。將近殯儀館的時候，遠遠就望見館前聚着不少人，這孩子叫起來了：

「吠！那麼多的人，都是學生！」

「你也是一個學生麼？」我冷冷地問。

「離開學校了，當着一個商店的學徒。」他看了我一眼，接着問：「你也到殯儀館去的麼？」

我點了點頭。

「是不是去瞻仰周先生的遺容？」

「是的。」我還是冷冷地，「你呢？」

「我也去的。」

一個奇怪的念頭忽然鑽進我腦裏，我站定了，向着那孩子說：

「你認識不認識周先生？」

「沒有碰過面。」

「那麼爲什麼要去看他呢？」

這孩子的眉毛豎起來了，圓圓的眼睛睜得很大很大，叫着道：「爲什麼，先生！這用得着問麼？周先生給人類留下了很好的教訓，爲着中國，爲着孩子，爲着正義和公道，他戰鬥了一生，現在，連最後的血肉也餵了我們了。活着的都該去瞻仰瞻仰他，這已經是最末的一次了

呀！」

這像是一桶澆頭的冷水，然而我却覺察了這冷水裏的溫意。

之後，在靈前，除了中年的，老年的，異國的人們外，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一批一批年青的學生，那一批一批工人子弟，那一批一批商店學徒，我的眼前突然光明起來了。我分明的感到：魯迅先生並沒有死，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　寫於一九三六，十，廿二，魯迅落葬之日。

（申報文藝專刊十月廿三日）

活在青年心裏

黃　源

魯迅先生死了，魯迅先生已死了十天了，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但我們能相信麼？不，決不，我相信千百萬的青年也必同聲回答：「不，決不！」

我接到他的死訊，趕到他的靈牀前，已是他停止呼吸兩小時之後。那時他的手還是暖生生的，我貪婪地注視着他，我似乎看見他的胸口還在呼吸。我知道這是錯覺，我把這祕密保留在

心裏。下午遺體送至殯儀館，殯儀館晚上是不能住人的，到夜深時，人散了，祇留着我們五個青年在那裏守夜。這時夜深人靜，室內一盞朝上按置的電燈，散發着柔和的光，先生安靜和平地睡在四圍繞滿花圈的靈牀上，軍幾次三翻地說：「他沒有死，他是睡着，他好像會生起來和我們談話似的。」在病中，他是常常躺着和我們談話的。我們大家同樣都有這感覺。

這幾年來先生因種種關係，他雖愛青年，但不能和青年多多接觸，我們是千百萬的青年中最幸福的幾個，能常和先生接近，親聆教誨。但這已是我們接近他的最後的時機了。我站在靈床邊，摸摸他的手，手是冷了，我要多多看他幾眼，我貪婪地注視着他，我似乎依然看見他的胸口在呼吸。我明知道這是錯覺，我不敢告人，把這祕密依然保留在心裏。

第二天遺體移至廳堂上，自早至晚擠滿了瞻仰遺容的青年，他們帶着無限的悲痛的心情趕來，一踏進肅靜的禮堂，遠遠地望見先生的遺體和肖像，都抑制不了熱淚。他們和先生或相識或不相識，但敬仰悲痛的心是一樣的。不僅是敬仰悲痛而已，他們在行過敬禮後，看看苦鬥了一生的先生安靜地躺着，知道先生的那種苦鬥的精神現在是須要大家來繼承了，心中就激起了憤恨，踏着堅决的步子跨出了禮堂。我知道先生的精神活在每一個青年的心裏，將會開出絢爛

而光榮之花來的。

到晚上，有六千以上的青年帶悲痛的心情進來，踏着堅決的步伐走出的靈堂又空寂了下來。不，這靈堂是不會空洞而寂寞的，單這一天它已殘留着六千多青年的深沉的悲痛，和堅決的英勇之氣。

靈前堆滿了花圈花籃，先生安睡在花堆裏，我們四個青年伴着先生睡在花香中。臨睡前，我默默地站到先生的靈前，貪婪地注視着他，我要多看他幾眼，我又見他的胸口在起伏，我把手按在自己胸口，默念着，「先生，你活在我心裏，也活在千千萬萬的青年心裏。」但我依然把這祕密保留在心裏。第二天晚上，先生的遺體已納入靈柩，上面蓋着玻璃的蓋，還看得見上半身。我默然站在靈柩前，我貪婪地注視着他，我要多看他幾眼，但我依然看見他胸中在起伏，我再也不能把這祕密獨自保留在心裏了，我把雨和軍叫過來，對他們說：

「你們看，周先生好像還在呼吸。」

他們便同聲說：「我也看見他好像在呼吸。」

難道人家都同樣犯着錯覺嗎？

「不，」我可以說。先生的肉體雖死，但他的心，他的精神活着，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活在千千萬萬的青年心裏！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他將永遠吶喊着

伊凡

在魯迅先生逝世中給我們的印象，不是死亡，而是新鮮的活力。當他軀體活在世上的日子，他並沒有讓受他影響的人，每天接觸他的顏色聲音，但是當他死後，他的影響不僅仍舊活躍在每一個活人心上，而且活得更加鮮明，更加眞實了。死去的是祇有他少數友好能接近的軀體，而他至死不變節的反抗情緒，却如火如荼地亮在我們中間，如火如荼地深入世界各處

在昏黑動亂中間，它們需要亮光，需要朋友，魯迅先生，正是照引我們現代青年亮光，我們大衆的友人。他指示我們方向，給我們勇氣，他教我們反抗到底。全世界的青年都需要魯迅先生，而我們中國的青年尤其需要他。在中國並不缺乏作家，缺乏的是像魯迅先生那樣强悍的，不妥協的，不變節的硬漢作家。踝眼一看國內文壇，捨了專談風花雪月，以色情痲醉青年

的不論；一些風雅幽默的書生，在國內辦了幾種淸高自許，玩物喪志的雜誌後，又拾些中國人的所謂風雅，中國人過去的劣點，販到外國去，媚洋人，發洋財去了；也有曾經站在大衆中間，向惡勢力宣戰，到後爲了膽怯，爲了自私，逍遙到友邦去做寓公了；再有因奮鬥遇到挫折，便拋下事業，拋下朋友，去度隱逸生活了；這些都算是作家，都算是活人，但是他們有些被我們忘記，有些被我們唾棄，在我們心上都死去了。我們需要魯迅先生，我們雖不能從軀體的死亡中間留住他，而他的思想，他的言動，以及由此所發生的影響，却比他在世時將更受尊敬，更眞切的永生在我們中間。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我的仇敵可謂多矣，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不寬恕。」這話不僅是說給他的仇敵們聽，也是講給他朋友們聽的，魯迅先生是死了，他那諷刺的不寬容的筆擱下了；他鋒利的嘴也閉上了；但是全世界的他的朋友，將繼他起來，用他們的筆他們的嘴，他們的拳頭牙齒，他們的生命，向不可寬恕的敵人肉搏。在這中間，你和我，都可以相信便是魯迅先生他自己。我們將在世界的各處，聽到他的喊聲，感到他確切的存在。

十，廿一。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默默的偉大

易貝

「我好像一隻牛，喫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註一）

於今，我是更覺得牛的偉大了。在未曉的寒天，踏着霜冷的土地，拖着重重的鐵犂，吁吁喘息，靜靜地把堅頑的瘠土翻起，幫助種子生長的，是牛；而一生來背着乾枯的草莖，拿出無價的力氣與滋養的乳和血來，一直到死的，也是牛。然而更加使我們覺得悲壯的，却是：即使是吁吁喘息，也還是眞誠地默然擠出力氣與乳血來，在我們這祇聽見大叫「鞠躬盡瘁」騙人的世界裏，我們眞難以想像牛的崇高了。

然而這人間，「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註二）——之外，還能說些什麽呢？遺憾的是：即使那些萬千狗豕的恣意猖狂，也一點無法掩沒牛底崇高與偉大。使我們依舊確信：「無論在那裏，在瑣微的自我享樂中，都有想慰撫人類的人；無論在任何時代的任何國家裏，都有對醜惡可憎的現實發出反抗的呼聲的叛逆者存在着。……這些叛逆者們，

結果總是指示人們以應走的路，將人們推送到那條路上去……是打破那或則使人與舊社會所造成的現實的醜惡相妥協，或則使人沉溺於逸樂的那種說教者底工作的。」（註三）

在我們底時代，在我們底國家中，我們是有了魯迅先生。他默默地與人間的卑污苦鬥了一生——是的，應當說這「默默的」偉大將永遠閃爍在我們中間。他沒有嘆息過一聲疲勞，「他不知道休息」，而當他死後，僅僅從他最親切的人底口中傳出這一樣悲壯的聲音。想着這，我們是忍不住流下悲慘的感激的眼淚了。是的，魯迅先生應當說是一條偉大的牛，他底辛苦是與牛相像的；他曾不斷地拖着重果的鐵犂，在未曉的寒天中踏着冰凍的長路來了，耕墾了瘠土，幫助了地上的可愛的種子生長。「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然而他也和牛不同：他底乳血絕不曾滋養劊子手身上的橫肉——反之，却毒殺了他們。他底無價而辛酸的乳血，是滋養了未來的新的一代的。

而今，這條「偉大的人類底偉大的牛」是永遠地離開我們而去了。留在我們心上的，是一片沉痛的除不去的黑影。一想起那偉大的悲壯的聲音，我真忍不住痛哭了。然而那藏在角落裏的另一些卑污的欣幸的竊笑，我們是忘不掉的。我們在偉大的「牛」的詔示下，能用眼淚來回

答舊世界的嘰嘰竊笑的嗎？

不——可是我們不要再說什麼了。在蒼昏未曉的寒天下，人間依然留着千里的赤土，在這時候，魯迅先生底死，在他，在我們，都祇是充滿了說不盡的悲愴與遺憾。

然而，我們允許自己：我們是永遠記得那條偉大的「牛」的——

「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註一）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底哀詞中述魯迅底話。

（註二）見I，愛侖堡：「最後的拜占庭人。」

（註三）M高爾基：「我底文學修業。」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心痛

稜磨

沉重的悲哀，是會引致突然的劇烈的心痛的。但一個健全的人，怕輕易絕不致于陷入於這

種情況。我們通常聽人說爲什麽心痛，有些僅只是裝點門面的辭藻。這自然不過只是推測，假定一個人同別一個人該有同樣感受是不容許的，假定兩個人是同等健全，也不容易正確。就個人說，自己頗覺連向這層上推測也許是不應該的，但頗信有這樣推測却也絕非惡意，這僅對于健全的人的一種欣慕。爲了牽纏了幾年的循環器病，自己的心痛，常常是一觸即發，看見醫院中病狀的模型會心痛， 聽見救護車的喇叭聲會心痛，這樣無價值的心痛， 便是因悲哀而引起時，自然也不是表示悲哀的深切。用心痛表示悲哀，只有健全的人有那權利了。

衰弱者的悲痛固然是毫無價值的， 但牠却會無賴地延續下去。 近來心上老印着「呼吸劇促，不能安眠，心臟麻痺，溘然長逝」等字句，這些是從一代文豪的逝世消息中讀到的。對於他，我說不上說什紀念的話，自己的無價值的悲痛，自然更無可說。他儘有許多必許記憶的遺留，而他的臨終時的一些病象，是無須人去記憶的。 牢印在我心中的那些字， 就除了對於自己，毫無一些意義。就是對於自己的意義，也不能把捉一個實在。以爲是。『既悲逝者，行自念也』嗎？自己實在還不致於如此頹唐。 因爲幷未頹唐， 然覺得那樣英雄地掙扎到最後的精神，還給我以一種鼓勵的意味嗎？則被病壓得抑鬱的心情，却已無須掩飾，自己知道幷沒有把

呻吟發揮成另一種叫喚的能力。縱然我願勉强去努力，焉知不還帶着呻吟的意味。老實，我甚至於從別人的健全的文字裏，看出痛苦的意味。自然，偉大的作家的東西，許多都是用極痛苦的心寫成的。但我奇怪地會以為那許是作者真就帶着病。難道這就是我記住逝者病象的意義嗎？

讀契訶夫的晚年著作，每使人眼前浮起他那被病纏磨住的身樣。看別人寫的關於契訶夫的晚年生活記載，他在日常生活中還竭力顯示出安靜，愉快，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却不能不自然地流露出痛苦的心情。這也許不一定是無意的，因為他本來對於憂鬱性也不掩飾。和他患着同樣的病的高爾基，完全是不帶悲觀色彩的了，而在他的著作裏，也不能說沒有由病形成的因素。他的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我們不能不帶着急促的呼吸讀下去，恐怕作者也就是在急促的呼吸中寫成的。苦痛的化裝我們本無須去窺識，去窺識也許是對作者的侮犯，但由於病的心理，不由不看成這樣，也是沒有辦法。說這是不健全的想法也可以，說這是荒謬的想法也可以，這是無須推却的責備。除非逝者對這種心情或能加一點憫念，便在他生前，也是不容許的。

不久前某作家曾有一篇文字中述他一篇小說中的肺病患者的主人翁的心理，這與那作家自

已也許無關，但在那作家的各種作品中，同樣性格的主人翁，却屢屢出現，也多少可認是在反映着自己，或反映着某一個眞實的人。那主人翁就具有拚命工作，容易憤怒，蔑視愚蠢的等等性格，於是他的死亡乃成爲自覺的必然的死亡。這一典型的人物，讀者是幷不完全同情他的，且可以說有些人簡直很不同情。然如果作者的意見是容許推測的，則這類人物，正是作者用勸誘人去同情他們的筆墨寫出的。讀者的情緒不與相應，就是因爲病這一因素被忽視，因之作者要來特別提出。然經作者特別提出後，無病的讀者，怕還不能起什麽改變。病這一因素，太過被人認爲是心的，可改變的，而忘記牠是物的，無可抵抗的了。至於帶有相類的病的讀者，作者就不提出那病，也自會感到，幷也捫心作者是以同樣的病的心情寫出呢。這樣就不但自己會心痛，且爲作者心痛，爲這類型的人物心痛。這心痛可以說毫無價值，但怕總有我所解釋不出的理由。

我不確知道肺病能連帶牽起怎樣程度的心臟變態，是不是有些患者只有到最後才起心臟變態，用心病者的心理，去窺識肺病者的心理，固怕未必就能適合。但只要不是痛苦完全不同，則所推測的許不致全是誤解。而那不須要的記憶，也就自有其成爲記憶的原因吧。

死的相晤

子岡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誰相信，魯迅先生是死了！

天是這麼涼，人像是挨到了冷鞭，背上滾過了冰錬，不是痛，這是陰冷。凝住在一個念頭上：是在夢里麼？陰冷把思緒凍住了。

而且是多少年青人挨受了這冷鞭啊！——爲了一個在心頭上是溫暖的陌生人，五十六歲的老頭兒，是的，一個老頭兒和大羣的年青人結下了深的友誼，千萬股的細流在向一個焦點凝聚，「老」沒有在這中間劃上一道溝渠。

也許是不用眼淚來哀悼這訣別，而是在冷鞭中停住了一刻呼吸，抓回理智和記憶：這是眞實的呵！

不是麼，在靈堂的正中，正横臥着那安息了的到死還沒有老的青年——他的心是那麼年

背，堅强和向上。引路的工作中斷，他放下手燈，向青年人悄悄地溜走了，留下一片黑暗和莿棘。是那麼突兀，讓他咽下了多少叮嚀。

在角隅里，多少生前熟識和陌生的臉子遏不住激情，在偷偷地掩住了自己的臉，是怕這死的寂靜麼？却又不能自已地抬起紅的眼圈再望一望那花叢中的垂下了眼瞼的面龐。

多少個青年，姑娘和孩子在嘆息：

「還是那麼年青啊，沒有銀白的髭鬚！」

「他不說話，連一個初識的招呼也沒有打，頭一次也是末次的相晤啊！」

「…………」

多少個孩子深深地彎下腰，向這位「老祖父」行禮，他們也許讀過「老祖父」譯給他們的童話，寫給他們的故事，在先生的領導下來致最後的敬禮，小心靈中總會致他們眞誠的感謝的。也許他們相差着半個世紀，幼小使他們對這位「老祖父」少一點理解，但，對於他譯著的書，會多一層親切的罷。

不願馬上離去的人們守在靈堂外屋，是焦灼，是猶疑，是輕烟一樣的難吹散的戀棧。想聽

一聽他的聲音，卽使是一聲問好或呵叱；想看一看他的微笑——一分鐘的微笑也是好的。

然而他是死靜的，胸脯一動也不動 沒有一下嗆咳。

花圈花籃不斷地在增加，謹愼地提在年輕人手里，安置在他的頭畔身邊，輕悄得像是怕吵醒了他，輕聲祝福：好好地安息啊，多少隻獻花圈的手在顫抖。

多少人在這天對「死」起了憎恨，因爲它能搶奪掉一些人們所珍惜的生命，「死」是那麼心狠，那麼不容情，捲走了這在人海中偶見的浪花——美麗，强大，有着巨人一樣的雄魄。再也找不到這浪花，它沉落在茫茫大海里，不是消滅，是分化，溶解在新的千萬個浪花里。

更廣大的浪花在生長，用着新生的力量冲激，都是那麼堅固，那麼倔强。

熱情的姑娘們要哭出聲來，把頭朝向着牆壁，猛又憶起門口「肅靜」那兩個大字，把奔放的激情化成了莊嚴的悲哀——沉默罷，沉默是會在葉上昇華成力量。

橫在前面的是長長的路，「活」的人要在這裏面呼吸，走路，作事；「活」的人將挺着堅毅的臉子去迎那對面襲來的暴風雨，踢開那一陣晦暗，

大家是相信那位「不老的伙伴」在繼續着呼吸，這停頓只是安息，他在偷掩着眼睛默送着

「活」人的步伍，他在支著耳朵諦聽「活」人和黑暗的爭鬪，他微笑地向後一代揮手。

「他只是在舒鬆一下累疲了的筋骨，他告一個長假，不許他休息嗎？」一個聲音在人們耳朵里這樣響著。

「他的孩子呢！」有人在哪一個角隅里找到了那七歲的男孩，在他臉上留著父親的影子，天真的孩子跳躍在母親和親友身邊，還不忘了他的書，他的畫冊，他應該感謝他那七年所得到的教養。

「媽！爸爸……」孩子不知想到了什麼要找父親，小眸子一轉，驀地改了過來：「三爹呢？黃先生呢？」他知道爸爸不會再來說話了，彷彿發覺了空氣的緊張，把小喉嚨也壓低下來。

「死」不會在孩子心頭劃上太清楚的輪廓，對這古怪的東西只有陌生和驚訝。

誰相信，「他」是死了！却人人挨到了冷鞭。

前面是長長的路，用千萬隻手再擎起那放下了的火把吧。　一〇，二一。

（中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與魯迅在一起

鹿地亘

魯迅這個名字，在我是最親密，最尊敬的一個。自從今年二月和他初次見面以來，這名字是不斷地廣大的占有了我的意識的師友，在這大的悲哀裏面，我也彀緊地可以在心裏聽到他的言語。這是一貫於長時期的不屈的苦鬪的一個聲音，和永遠不會改變的「誠實」。掛了黑色的喪章，這個字永遠地刻在我的心底，不，這個字還會燦然地輝耀在世界多數人的心裏。

這一天早上，我因爲上一天就知道了魯迅的危篤，所以在早上醒得很早，有人來通知，我慌忙地在寒冷的外氣裏面跑了出去。在施高塔路轉灣，從那斜斜地反映着晨曦的大陸新邨的街堂裏面，我看見了一個坐了黃包車出來的穿着白衣的看護婦的姿相。我跑上前去，「五點二十五分」這句悲痛的回答刺痛了我的心胸，啊，我已經趕不及了！我看見的，已經是再也不會睜開眼來的，——但是，和那兩天之前，還曾聽過他的笑聲的一點也不曾改變的和平的容貌。

這，是一種和他活着的時候，一點也不變樣的，戰鬥到死也還號召着中國和世界的年青而誠實

的心靈的容貌！

是的．這容貌是永也不會從我心裏消去了。在我心裏，不，在世界的多數人的心裏，這容貌是會和他那種一貫於事業的呼聲同樣地永生了。他的事業，也會像那永久的金字塔一樣地愈加光耀，永存和繼續在失掉了師友的我們的工作裏面。這種呼聲，將要永存在我們和世界的一切誠實的心靈裏面，在那將要完成的事業中間發出反響，而成為一個世界的新的呼聲！

我們年青人祇有慚愧

魏金枝

據我的記憶所及，我似乎從沒看見他高聲大笑過。通常，他祇是綳緊他深而長魚尾紋，聳起鬍髭，來一個微笑；或者張大嘴，把頭略略向後一仰，從喉口裏發出枯燥而輕淡的笑聲，這就是他的大笑，高聲都是說不到的。在他，大概是並不想大笑的，所以也不會把他的所謂大笑，持續到多久，就馬上又用眼在考察他對面的真在大笑的人。除了這件不斷的考察的工作以外，他的大部分對客時間，就儘用在抽烟的動作上。抽烟，我也似乎從沒見過像他那麼會抽烟

的人，他總一根接一根的呼着，永不曉得厭，永不曉得停止，使面對着他的人，老看見煙在他的面前飄浮，而他的看人的眼，也不住的在閃着，這會使人覺到寒慄，會使人覺到不安，會使人担心於自己的內在病的被發見。他的走路，更帶着一種心急的樣子，他以穩實而急速的步子，向前直衝，就是很短很短的路程，也老用那麼快的步子走着，彷彿怕會走不到似的。他在五十歲壽辰時說，他還要替社會做十年事，三年以前，那時的環境，逼得他無法行動，但有個朋友告訴我說，他還沒有死心，他仍要支撑一下這破落的局面。對他那麼嚴肅，精勤，勇往的人，在我們年壯未死的，祇有慚愧。

切身的哀感

楊騷

在聽到高爾基的死耗時，我覺得非常難過寫了一篇哀悼的詩，還寫了兩篇記念他的文字；那時候的心境似乎綽綽有餘，能够容我做文章。現在魯迅先生死了，我更覺得非常難過；却一隻字也寫不出！我將用什麼話來哀悼他呢？我只覺得魯迅先生之死，比高爾基之死給我的哀感

更切身些，更深重些……

悼魯迅先生

艾蕪

聽見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簡直比高爾基病歿的噩耗，還要令人震驚些，悲痛些！這原因是我們中國大衆，正須要他的時候，而他却給病魔抓去了！至於我個人呢，尤其難過的是受過他的教益，却不曾在他生前見過一面！

記得五年前冬天的時候，我和沙汀練習創作，對於取材方面究竟要怎樣才能有益於人，不免甚爲躊躇，便共同寫一信給他，請他有所指示。起初我們很担心，怕他不願同陌生人麻煩，誰知結果却覆我們一封很長的信，使我們高興非常。（這來往的兩封信，已收入二心集內）往後，我們又將兩人最初的習作稿子，送去請他改削和批評，也得着他來信仔細指導。這和高爾基熱心幫助後輩青年，是沒有兩樣的。

又記得三年前春天的時候，我遭了一件不幸，須要財力方面的幫助，魯迅先生便悄悄助了

五十元。當時我還不知道，一直到半年後我才明白的。

魯迅先生生前住處秘密，（以前通信由周建人先生轉的）我又缺少交際。同時也以爲來日方長，便一直不曾見過他，如今可以向他致謝的時候，不料他已躺着，永遠閉着眼睛了。

現在瞻仰遺體歸來即將此文續成，藉表我深深的悲痛！

一九三六。十，廿日下午二時。

哀悼之辭

沙汀

魯迅先生死了！在作家協會成立的時候，我便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先生病重的消息，而現在卻終竟來了這震感人心的哀耗！

對於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的功績，我是不配來提起的，單就創作來說，他所給我們後號開劈出的道路也就够我們走。但以一個文學工作在看他，那是太小覷魯迅先生了。

魯迅先生的偉大處是在直面而堅持地對一切黑暗突擊，從古老先生的賬簿一直到泊來品的

卍字徽章。在五四運動後的十數年中，每逢一次新的巨大的激變，都能夠勇敢地站在前線作戰的，只有先生一人。而能夠使一切醜惡畏懾的，也僅僅只有先生一人。

魯迅先生現在是死了！但魯迅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他將永遠是中國人文史上一個最輝煌的存在。

知我罪我公我已無言

徐懋庸

十九日的正午，我從一個報館裏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中，得知了魯迅先生的噩耗，這在我心頭撒下一種成分十分複雜的痛苦。昏昏沈沈中，跑來跑去的將這消息轉告許多朋友，跑了半天，回家以後，提起筆來，先在紙上寫了十六個字！

「敵乎，友乎？余惟自問。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然後買來了幾尺白布。將這些文字寫上去，算是輓聯。

我在我和魯迅先生的私人關係上所感覺到的哀痛，總算是寄託在這十六個字之中了。

次日上午九時，我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先生的遺體。看了那依然嚴肅，正直，强毅的遺容以及紛至沓來的瞻仰者，我纔感到先生雖然已經「無言」，但是他的永留在中國大衆身上的影響，就是此後「知我，罪我」的代言者！

先生的生前，雖然發言行事，不無看錯的時候，但即使是錯誤，也從一種十分純正的立場出發，決沒有卑劣的動機。他觀察人物，判別友敵，縱然不一定正確，但他那愛護戰友，憎恨敵人的堅强偉大的精神，是一貫的。

先生的謝世，損失是多方面的，譬如久在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的未及編成，就是中國學術界的大不幸之一。但先生早已想到，一切的損失，只有後輩的努力可以補救，所以他在遺囑中特別叫我們各自努力自已的生活和工作。

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

何家槐

魯迅先生的逝世，和高爾基的死同樣，是世界文化界的損失；當然在我們中國尤其在目前的中國，魯迅先生的逝世，更使我們感到切膚的悲痛。

在哀悼魯迅先生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先生的所以偉大，是因爲他富有堅苦不拔的，鍥而不捨的奮鬥精神。他一生的努力，都集中在和惡勢力的鬥爭上面。他最憎恨虛僞的、投機取巧的卑劣行爲。凡是有這種病菌寄附着的地方，不論是大小集團，不論是新舊陣營，也不論是男女老幼，他都毫不容情的加以打擊。

對於新陣營中的機會主義者——尤其是文化界的市儈，他的厭惡，看起來要比對於舊勢力的反感還要澈骨。在國外，有所謂空談革命家（Parlor revolutionists）的這一種人，專門用口頭上或者筆頭上的過激主義，掛羊頭賣狗肉的人物在中國的各種地方，也如病菌似的不但存在着，而且蔓延着。魯迅先生就是最肯與這種病菌鬥爭的一位戰士，也是最成功的一個勝利者。

現在是時局日非，國難日亟的時候，爲着充實和壯健我們的救亡運動，鞏固我們的愛國陣線，同時也爲着更有力地促進我們的新文化和新文藝，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學習，保持，而且擴

大魯迅先生的精神。

巨星的殞落

另境

十月十九日的正午，剛放下飯碗，書桌上正攤着最近爲先生手編的海上述林，突然從樓下傳來一句最嚴肅的聲音：「魯迅剛死了！」

我彷彿不相信這是一個正確的聲音，因爲我最近見過的魯迅先生，已經是恢復了康健，他的健談幾乎超過未病前的程度了，突然會死是沒有可能的，但朋友却說：

「據說是今晨死的，是甚麼心臟突然的變化罷。」

沒有懷疑的餘地了，我趕緊套上外衣，一輛車飛似地奔到先生的寓所，在路上，很抱怨這喪訊得的太遲！

先生的夫人廣平女士腫着眼，還有許多其他的人，我一個字也說不出，望着他們在喫飯，我的心却在告訴我：「魯迅先生的確死了！」一分鐘後，我就跨上扶梯，踏進先生的寢室。

先生睡着，床邊站着一個青年，先生的面上覆着一塊白方巾，我輕輕地揭去方巾，一種冰冷的感覺接觸着手，先生是安然的，正彷彿睡着一般，但先生要永遠地睡着了！那麽靜寂地站着他的床邊，我貪婪地望着他，一個昏迷的念頭突然襲來：先生可能再呼吸一下麽？

廣平女士告訴我：先生最末一次呼吸的時間是：本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致死的原因是：肺炎突發，心臟陷落。享年五十六歲。

下午三時，先生的軀殼移至殯儀館。

先生死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唯一巨星從此殞落！

先生從事文藝工作，至今還不足二十年，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先生是無時刻地都在努力，奮鬥，用他這銳敏的觀察，無可比擬地鋒利的筆，永遠不妥協的精神，向中國這古老朽腐的社會，——不，他是向整個地球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存在於人類血液中的一切醜惡成分挑戰！二十年來不斷地被迫害，受一切腐惡勢力的壓制和襲擊，但他不屈服，不投降，永遠地戰鬥，以至臨終的前一日！

一切醜惡的分子聞先生死而會稱快吧，讓他們去！我相信，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嚴肅的寶貴的教訓，足以掃滅這些妖氛而有餘了，這責任，是在我們的後死者。先生雖死，而其精神的楷模却會永遠地烙印在一切愛光明者心上，我們無疑地要接受先生全部的遺敎。和一切惡劣勢力繼續戰鬬！

先生告訴我們：「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眞眞哀悼先生的人，也應該是眞眞願爲光明的中國而奮鬥的人！　　十月二十日晨

要學習的精神

麗尼

清早，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問了幾個法文字，回至家來，在弄堂口上遇見吳君，說是魯迅先生已經死了！我呆着，不能不相信，因爲消息是從黃君那邊來的。

近來，聽說先生底健康已經完全轉好，差不多可以和常人一樣工作，而且也聽說先生自己感覺得在病後有許多的工作要做，要寫的文章，要譯的名著，要編的畫集，都預備要一一做了、

起來——誰知道，就是在這些工作下面，先生竟是犧牲了自己底寶貴的生命！聽說，在去世以前的兩天，先生還在寫着文章的。

青年們失去了自己底導師了，文壇上失去了棟樑了！在我自己，是感覺着失去了一個在工作上的榜樣。

我記得，在死魂靈底漢譯付印時，我是担任着印刷底初校，那原稿底潔整，全不苟且，可以證明着譯者在譯事上是有着怎樣的愼重。最後的淸樣，是由先生自己看的，連遺漏了一個「了」字或者一個「的」字，也必然被看了出來，由此，又可以看出先生對於自己底勞績是怎樣精細，怎樣負責任。

死魂靈百圖底出版，凱綏．柯勒惠支版畫底印造，先生親自看校樣，至少有五次之多。版畫底每一頁，都是先生親手折疊，親手加上襯頁的。這樣的精神，我想是祇有先生才能有的吧。

我又記起「業餘劇人」公演具戈理底欽差大臣以後，先生在看過以後教我帶給排演者的批評。先生以爲那欽差大臣所住的旅館，門該是朝裏開的，所以在門外偷看的人才能一個不留神

地跌了進來，如果朝外開，則是決然跌不進去的。又說，縣長底妻子必定是個醜婦，所以和女兒爭風才有喜劇的效果，如果像業餘所演出的那樣俊扮，就和作者底本意大有差別了。又指出了各個性格上的正確的理解，如僕人不能像那樣聰明，因爲傻而自作聰明的僕人是俄國文學底傳統，又說到服裝，在這裏，引證了死魂靈百圖裏面的繪畫。像這樣敏銳的觀察，這樣熱忱的，負責的指導，怕是祗有先生才有，祗有先生才能吧？而我們底戲劇界，今後也竟失却這樣的一位良師了！

工作，不斷地工作，而且，不祇是工作，還應當忠實地，精細地，謹愼地，負責地工作——先生所留給我們的偉大的成績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而那種精神，那種不苟且的精神，更成爲我們每一個青年人底榜樣。

十月十九日

青年人應該努力

荒煤

今天上午得到魯迅先生底死訊，身心都感到一震，我幾乎不能相信這消息是眞確的，來得

該多麼突然！

我總覺得魯迅先生是年青的；眞的，我看見他，我首先感到的印象就是他底蒼老，然而心裏却抱怨着自己不該有這樣的想念——他不斷地堅苦地工作，不是比許多許多的青年還要顯得更年青麼？他一點也不老，可是爲什麼不再能活下去呢？……

我悲痛，哀悼，這是和每一個崇敬魯迅先生的青年一樣的，然而我願意再提醒我們年青的人一聲：雖然我們決不會很快地忘記了魯迅先生，但每個人也應該記着他底話：「要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眞是糊塗蟲。」

先生留下這一句話給我們，等於留下許多許多要作的工作給我們。我們每一個年青的人那應該努力，並且應該有先生那樣的工作的精神！

十月十九日晚

噩耗

王統照

相差四個月正，高爾基逝世之後魯迅先生突然也與世長辭。（高爾基死於六月十八日魯迅

先生是十月十九日早去世。）這消息太使人驚訝了！因爲在夏間他的病曾經有過很危險的時期，竟能安然度過這些日子並無病劇的傳聞，而且在一星期前我曾與他在北四川路匆匆相遇，談過幾句話，面容只是黃瘦，不像病人，語音還是那樣清勁，想不到纔隔幾日便在今日清晨「撒手人間！」

誰聽到這個噩耗不驚訝，歎悼，這並不只限於文藝界的同人。

魯迅先生於今可謂「蓋棺論定」了。關於他的思想，學問，文學上的造就，將來自有許多人作詳盡的敍述，現在只就個人所感略寫數語。

魯迅先生是戰士，是不服氣的健者，是思深而行堅的人物，是不避艱困的播種者。綜其一生，即除却文藝的成就不論，已令人歎服其個性之强，眼光之銳，見事用思之「鞭辟入裏」。如果他不從事於文藝的活動，作別種事業，我相信他也能獨闢蹊徑，有與一般人不同之處。

平庸，模稜，將就，對付，是中國人對一切的態度，無所又無所不可，過了今日等明日，由種種因襲的傳統觀念養成這個民族的老態。放一把野火，斷一團亂絲，是就是，非就非，愛成眞愛，憎即眞憎，爽快銳利，不在兩可之間浮游：不向是否中數衍，試問我們這民族到現在

還有這份精神否？ 魯迅先生早已以善於動火氣著名於文藝界中， 也許會有人抓住這一點批評他。但依我想，這正是魯迅先生的特長。如果在世界上都能對付得四平八穩，無所可否，永遠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的態度，只不過會圓滑而已，以晉促成人羣的進步求有朝氣，絕不是這般中庸主義者可能爲力的。

不顧慮，不打算盤，如何見便如何說，這不是一個確能認眞，有剛氣的人辦不到。魯迅先生的爲人，寫文字，以及他的精神都可用這屢極通俗的幾句話作代表。

處於多少年來麻木，癱瘓，會計算，講對付的中國民族的今日，社會與個人都需要這樣健強不息的精神作治病的峻利之劑，而魯迅先生便是一個最能投以猛劑的好醫生。

但我們的病菌還在蔓延着而有能力有定識的好醫生先自去了！只就這一點上想使我們發生如何的感歎！

何況國難至此，風雨日急，在思想界中正自需要有健者作廓清的提示，使我們這遭際艱難的民族更添上要掙扎，要奮鬥的生力，誰說魯迅先生不是一個這樣的領導者？

然而恰在此時魯迅先生病故的噩耗已傳遍了全中國與世界！

這豈止是中國文藝界的重大損失，懷念着這多難的國家，麻木的民族，使一個有心人聽到這個噩耗能不發生「四顧蒼茫」之感！

十月十九日夜半

他的精神活着

戴平萬

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肩着反帝反封建之旗，十餘年如一日，不屈不撓地奮鬥的魯迅先生，已於十月十九日的早晨突然長逝了。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損失！

雖然魯迅先生的著述，有時也許有缺點，但是他已在新文學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寫實主義的里程碑。「阿Q」已是盡人皆知的一個典型人物，而且是非常中國化的。像這樣中國化的典型人物，在一切新文藝作品中，實在不易找到，他的爲實主義的手法，在這一點上，比之俄國的爲實主義的導師果戈里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而更令人佩服的，還有他那「老當益壯」的精神。與他日時代或較後進一些的作家們，已經沉默了好久，而他正像一個老青年，向一切的黑暗的勢力挑戰，表現着他的偉大的反抗力。

至於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建樹的功績，在這裏雖不能詳，但我覺得應該給與一個有益的更

大的評價。

雖然魯迅先生去死了，但是他的藝術，他的精神仍是長留着在。

社會的心喪

周木齋

魯迅先生今春病發，許多人關心着，我也這樣。病是時輕時重，我的心也一張一弛。這心情的由來，從他的近作時常提到死，甚至以「死」爲題可以直覺。最近又好轉了，然而他的近作，所提到和專指的，却竟成爲預言。在我，這本來成是憂念的，憂念便已帶有幾分意料，不過是增加心情緊張的程度罷了，組也正如他的絕筆致內山完造函中所說的「出於意外」，所以更是刺激的悲哀了。

悲哀，對魯迅先生是不適宜的，他要脚踏現實，把握現實中的未來，而在這裏未免矛盾，眞實，病的關心，也是矛盾，他雖病着，但他有不病的，而且拔除社會的病，他從醫學轉到新文藝的過程，包括箇中間的聯繫，不止是醫學的擴大，尤其是規定了新文藝的內容，迥異於爲

文藝而文藝的文藝。不過究竟病着，所以憂念將失去一位拔除社會的病的導師，而因他的死，也便失去一個死滅這病的社會的一個有力的致命傷。

雖說病的社會，社會的病，當然我也包括在內，在這病的社會，當然也有病的我，有這社會的病，當然也有我的病。過去由於魯迅先生拔除社會的病，使我提撕警覺，自己反省，自己痛貶，但離開刮垢磨光的程度，還差得很遠的，所以即使單就個人說，也不能不悲哀他的死。

哀愁中

白朗

正在吃晚飯，忽接一個朋友的來信說：「今見日文報載，魯迅病重難起，確否？至念！」我的心突然跳動起來，可是一想起不久以前魯迅病癒的消息，便肯定地下了一個斷語：「絕不會的，一定報紙造謠。」剛想把跳着的心按捺住，四個東北的患難兄弟却扯成行走了進來。羣一進門，便張大着驚慌的眼睛向我說道：

「魯迅死了！」接着便把那白色的訃文——大晚報——遞了過來，我尚未按住的心衝擠撲

嘴向外直撞。

懷着一種莫名的心情攤開了訃文，剛看到那副蒼老的慘淡遺容，却被老太太發現她是曾經哭過了，看着他那眼紅鼻腫的樣子，老太太發急地追問着。明霏和陵三個人一齊向老太太再三解釋：

「沒有什麽，祇是得了魯迅的死訊受了感觸！」最後幾乎發誓，然而，老太太却頻頻搖頭，她堅持地說：

「絕不是的，說出天花我也不信，一個沒見過的人死了也值得哭？並且，他從來是不好哭的呵！」

哀悼一個不相識的人，老太太們當然不會理解，然而凡是稍微前進一些的青年，對於魯迅先生，誰不敬愛？誰不尊崇？他的死，更有誰不悲悼呢？

魯迅先生逝世之夜

文學家·戰士與革命者

林　娜

拖着一副沉重的步伐，踏出了萬國殯儀館時，我底內心是那麼地感覺了酸痛，剎那前嚴肅的回憶，深深把我刺傷着了。

在暗淡的燈光下，在花圈底馥香的氣悶裏，我們虔敬地在先生底遺體前站立着，先生底面孔很沉靜，現着沉睡時底安適狀態，可是卻沒有失卻了一個文學家、戰士與革命者的和藹和威嚴。他那短短的，蜷臥着的身材，完全地被花圈圍抱着了。

當我們嚴肅地向先生底遺體鞠躬致敬時，我禁不住暗暗的對自己說了：

「先生并沒有死，而且我相信着他永遠也不會死的！……」

這話我相信着自己沒有說錯，魯迅先生底戰鬥精神將附在每一個青年戰士底靈魂裏，繼續着它底無止息的活動，直到先生底理想和希望到達了。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那時舊的傳統勢力都肆意的攻訐和輕蔑，企圖使這一運動失敗，而先生是替我們帶來了新的勝利與榮譽的第一人，由於他底阿Q正傳的出版，才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使那些舊時代的蛀蟲不得不抱頭鼠竄，後來他就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文壇上成一巨大的支流，用他那雙乾枯的手掌和那根半禿的筆頭，和黑暗勢力與惡劣環境搏鬥，

因了他底模範精神和百挫不折的戰鬥，才替現在的中國文壇開一條坦平的道路，才有今日這樣的文壇，和在文壇裏開出的幾朵美麗花朵。這花朵都曾經先生親手灌溉和培植的。

先生少時是從破落家庭出身，他底一生本就充滿了詩樣的生活，幾十年來他爲廣大羣衆的利益戰鬥視同一日，他暴露過腐敗階級的「荒淫與無恥」，他宣洩着廣大的飢餓者羣怎樣對現實感到憎惡與醜恨，雖然他底筆尖也許比不上指揮刀一樣的鋒利，雖然他衰老的呼號也許比不上特權階級的炮響，然而他仍艱苦地伸出他乾枯手臂戰鬥，從沒一次退怯過，永遠地，永遠地他是屬於人民大衆的！

和先生同時代戰鬥過的有許多可敬愛的作家，他們有的比先生年青，有的比先生蒼老，可是在新的形勢轉變底下，他們却都有意無意的丟開「五四」時代用來充當武器的盾牌，向特權者搖着尾巴表示屈伏與忠誠，而先生却獨能從他們底醜惡氛圍裏掙脫出來，繼續着他底戰鬥生涯，用筆觸向現實宣戰，并眞摯地指導着青年人以正確的文學道路。直到他受了可怕病害的威脅，而不能再自由地運動他底武器時，他還沒有忘記替我們帶來了寶貴的禮物。

可是剛在這敵人新的進攻底開始，在劃時代鬥爭底開始的現在，我們正急切地需要着先生

更英勇更果敢的運用他底筆，領導我們去和共同的敵人爭鬥，去爲民族底生存與祖國光榮爭鬥的時候，死底翅膀與黑的魔手已深深的勒住先生底喉嚨，他已再也不能吐出最後的一口氣息了！他已遠遠地繼着巴比塞、高爾基先生和我們分離了，這不能不使我深感遺憾與悲哀。從此我們已沒有魯迅先生了，再也聽不見他底正確的指示了！

我們并不迷信萬年不死的仙話，我們相信着每個人都有死亡的一日，但是先生底死恰在這時，恰在一個矛盾與不安充滿着的動亂前夜，祖國需要着他，民族需要着他，廣大的青年以及勞動羣衆需要着他，而他却突然感受了死亡的威脅。

然而，我們能因此而悲傷飲泣嗎？不！我們不能够，在這時我們已沒有爲個人悲傷的空閒了，而且先生也不會希望我們這樣做的。爲着祖國和民族底生存他會指示給我們，排在大家面前只有一條路，讓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作家們密密的締結在抗敵的共同目標底下，成一條牢固的統一陣綫！

先生雖死了，我們底陣綫却仍存在着，他底精神和指示，永遠也不會死的。我們要紀念他，我們就得更緊的把自己力量集中起來，跨着正大的步伐邁向遼闊的道路上去。十月二十日

無可言喩的悲哀

立波

記得在文藝家協會開成立會的時候，大家知道了高爾基垂危，魯迅先生也染了病，於是通過了一個決議，寫信去問候他們兩位，祝他們康復，不到很久，我們就聽到了高爾基終於逝世了的消息，而現在，又要我們聽到東方文學的大師，中國反封建反帝鬥爭的最强韌的驍將，魯迅先生去世的訃音了。

多少年來，他是那麼頑强的以他自己所描畫的那樣的「勇士」的身姿，用他自己所獨創的「脫手一擲的投槍」，服務他的祖國，而祖國正還在最深重的黑闇裏，還期待着他的新的戰績，然而這期待竟要永遠成空了！秋風悽冷，增加了多少人生的迷幻，戰野的空漠呵！

聽了死耗之後

白薇

一位作家常常在想念中，每想起就有無限敬意的，在中國作家羣中，只有魯迅先生能够還

樣佔我的腦子。

我和魯迅先生本沒有特別關係，但五六年來，他常常使我想起，每想起就有無限的敬意，那敬意是含着誠熱的感情的。

那是因爲他不但是中國文壇的巨星；更佩服他那戰士的精神，勇敢地替中國文壇戰出了一條正確的路，掃除了叢生的蔓無雜草；還佩服他那皎皎的人格。也許因爲他那人格的堅實，才能涵養他那不撓的戰士精神，我常常想着他這些就覺得心樂，愉快，甚至想去親近他。但終因爲我那不高攀名人巨柱的怪癖，阻止了我想去請教他看他的誠意。

今年夏初，聽說魯迅先生病重，我十二分想去看他，可是自己也在醫院裏，然而想念他的心，每天在作滾，畢竟，我寫了慰問的信，由內山書店轉給他。不料那就是他生前我給他最後的敬意。

昨天上午，友人告我：「魯迅病危，」我有點心跳，又想寫信去慰問，因我正在病痛中，整天不斷地是客，信沒有寫。昨晚，看到報上的噩耗，和友人對食不快。今天上午，拖着身上的痛和房東太太到殯儀館去看他的遺容，彷彿緊迫的眼淚要流出，終於在那嚴肅的靈前眼淚流

不出來。我想留着這些熱淚，爲他的遺志去努力。我想惋惜魯迅先生的青年們，都有忍着熱淚，灑在和敵人對抗的戰場上的決心。

訣別之辭

梅雨

魯迅先生死了！聽到了這噩耗，我們的悲傷實在是難言的。在他的身上，我們正寄託着一個最偉大的，也是最神聖的希望，然而他卻永別了我們，那支會美妙地調遣着中國語文而且開了最紅艷鮮麗的鬥爭的花朵的筆是永遠地擱下了！這損失在我們難道是可以計數的？

他是一個壯大而堅毅的巨人，他是現中國進步智識階級最光榮的代表。自從他提筆到現在，不，自從他有生以來，他就不斷地遭受着敵人們——我們永不會忘記他們的罪惡的——殘酷的嘲弄與迫害。然而他卻在這些惡毒的鞭撻之下成長起來，不惟沒有犧牲他的希望，取消他的信仰，鄙棄他的使命，搖動他的立場，相反，他反而日加偉大。而對於那些出現在這血腥的世界里的壓迫與剝削，卑鄙與庸俗，他也從不會加以容忍或寬恕。但這麼一個在鬥爭中生長，爲鬥爭而盡瘁的人，現在是與我們永別了！

把我們撫養長大起來的那些先驅們，有的已血染屠刀，有的尚亡命海外，而現在，我們的魯迅先生又竟與我們永訣！我曉得全中國的人民，不，全世界的勤勞大衆將爲他，將爲中國文壇這巨大的兇難，而放低手裏的戰旗。

現在我們正在從事一個最冷酷，同時也是有史以來最巨大的戰爭，但這絕代的戰士却死去了，世上還有比戰士未終戰而死更可悲痛的事？我知魯迅先生死了不會瞑目的。朋友們，我們年青的一代的，魯迅先生把他的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的這年青的一代，在哀悼魯迅先生的時候，請放大我們前進的步伐，加强我們鬥爭的信念吧！

十九日夜一時

失了一個倔强的戰士

林林

我非常哀痛，我聽到魯迅先生死了！

我們青年人差不多都曾受過魯迅先生的教育，我是在成千成萬青年中之一個。先生在青年人的腦中，施行了挖取着舊社會的毒素和髒塊的手術。

現在在統一的戰線中，文壇的國防中，我們失掉了先生這倔强的戰士，失掉這親切的導師

魯迅先生。同時，我們又回顧領導我們的先驅們有的躺在血裏，有的漂在海外，我們更是非常哀痛。

如今，沒有魯迅先生了。我們將怎麼走上「深夜裏」的艱險的道路呢？

難言的隱痛

林淡秋

聽到魯迅先生的死耗，正如在無邊黑暗中瞧着唯一明星的隕滅，使我感到難言的隱痛，極度的悲傷。

由於這巨星的隕滅，我們文壇失去了最光輝的領袖，青年作家失去了最親切的導師，東方半殖民地的文化戰線上失去了最勇敢、堅決的戰士：這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

雖是五十六歲的老將，但那一個青年戰士握有這樣鋒利的藝術武器，抱有這樣堅定的戰鬥決心，富有這樣猛烈的戰鬥熱情呢，在我們的文壇上？

永遠渴望着光明和自由，永遠成爲被壓迫大衆的辯護士，百折不撓，至死不變，這不是先

生千古不朽的偉大人格嗎？當我在蘇聯新聞片上看見千百個花圈圍繞着高爾基的屍身，萬千大衆構成送葬的行列的時候，我不禁聯想到這位「中國的高爾基」「當光明的使者趕走了中國黑暗的惡魔的時候，魯迅先生的死亡也許會引起類似的場面吧？」料不到先生竟在這猙獰的黑暗中悄悄地長逝了。

親愛的朋友們，偉大的先生死去了。我們後死者應該怎樣呢？

在大的悲哀裏

夏衍

在中國民族的解放戰陣裏面，一面有光輝的大旗被吹倒了！這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這是中國和世界被壓迫大衆的最大的悲哀。在這巨人的靈前默禱的時候，我們應該以他的憤怒爲憤怒，以他的憎惡爲憎惡，以他的決心爲決心，繼續他的遺志，完成中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憶魯迅先生

——中譯夏娃日記的來歷——

李蘭

夏娃日記的出版，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直到現在，事隔整整五年，加以書局的倒閉，書的絕版，夏娃日記在中國可說夭亡已久了。可是一提到夏娃日記，我是怎樣也忘不了魯迅先生，更忘不了他的偉大的精神，以及他對藝術與眞理的努力與供獻。

五年前也是在這種樣兒的初秋時候，一天一位朋友（魯迅先生的好友，也是我們的好友）拿了一本封面剝落了的破舊紅色西書給我，說是魯迅先生的，是他家的娘姨引孩子（即魯迅先生的愛子海嬰）玩，在隔壁一家正搬走了的西人家裏的棄物中拾得的。魯迅先生看上了那裏面的插圖，所以叫我有空翻了出來，找機會出版去。這本由人家的棄物堆中拾起來的破書，就是那年十月由湖風書局出版的夏娃日記的原文本。

天底下的奇事儘多，我敢說誰都想不到夏娃日記在中國的出版，竟有過這樣的一段奇特而光榮的來豚。這本書最初打動魯迅先生的心的，是萊勒孚(Lester Ralph)的那五十五幅插圖，等到文字翻譯了出來時，魯迅先生好像對於原作者馬克·吐溫的那種幽默筆調也很賞識似的，只看他在書首用唐豐瑜的筆名所寫的小引就可明白。

從這一點小事，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心神無時無刻不是放在藝術與眞理的努力之上

的。倘使有好的環境，他是會幹出更多更偉大的事來的。

後死者的責任

洪深

在報上驟看見魯迅先生的噩耗，簡直把我驚住了。

今年夏天，我在上海聽見魯迅先生生病很重，幾次想去探問一下，但是爲了「醫囑須絕對靜養」的話，就把這念頭壓下了。在六年前，我們在一個地方替先生慶祝五十歲誕辰的時候，我曾經講過希望能在先生六十大慶的時候，有更多的參加者，在更熱烈的情緒下替先生慶祝的話，想不到這願望竟成空了！此刻我在廣州，對先生最後的遺容，也失掉了瞻仰的機會，遲想着上海的朋友們能夠到靈前去灑一掬眼淚，把自己的意志更堅强一下，也覺得是一件幸福的事了。

魯迅先生不單是我們文學上思想上的一個先覺和指導者，在中國民族的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民族陣營裏，也是一個最堅强最勇敢的戰士，魯迅先生的死，恰恰是在我們國家命脈危急存亡

的時候，還更增加了我們的痛惜和悲悼，我們應該在今天重下決心，跟着先生開拓了的路，努力向前進，魯迅先生未完的責任，無可逃避地加在我們後死者的肩上了。 二十日晨廣州航郵

（光明一卷十號）

生與死

紀念魯迅先生的死

丁時

「生」是在未生之前就已決定了的，人沒有方法決定「生」，還是「不生」，因爲佗有了意識的時候已是「生」了。至於由生到死，則許多人對於這件事廢去不少的思慮。

最大多數的人是不願意死。而最大多數中的最大多數是因爲下列幾種原因而不願死。

（一）捨不得當前的幸福生活、

（二）眷戀自己的妻子兒女。

因爲不願意死，所以想盡種種方法圖謀永「生」。求神仙，鍊寶丹，以至於注射反老還童

的藥液。然而種種法術終於免不掉「死」。

但世界上還有一部分人，並不怎樣注意到「死」，好像不注意怎樣用「生」一樣。只是當着生命存在的時候，努力作他當作，而且願作的工作。直到生命終了，氣息停止的時候，便安然的「死」。所以對於「生」雖然一分鐘也加以愛惜，但對於死并沒有什麼憂慮，這不但指病死，甚至被殺，被害的所謂橫死，也同樣的沒有疑慮。當然這並不是說他不想避免。

據傳說，古人的頭上有兩只並不長的肉角。到將死的時候，這兩只肉角便有一點活動，所以古人們一摸着肉角不像先前的牢穩，便知道死期將屆，於是在未死之前盡量的享樂。為了這般將死的人盡量的享樂，引起社會的極度不安。造物主才取消了人類的肉角。

這種傳說當然是神話之類，不過也頗有意義，從傳說裏面，我們可以看出先民對於「生」的哲學。他們認為「生」便是求得愉快的生活，等到生命快要享盡的時候，便趕緊多享一點。

多數人因捨不得當前的幸福快樂而不願死去，是可以原諒的，不過個人的幸福，個人的快樂，不及大衆的幸福，大衆的快樂來得重要，所以另一部份獻身社會的人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快樂，打在考慮之外，一心為大衆的生活而工作。為了工作對於生雖萬分眷戀，但對於死則

絕無憂慮，有了這一種人，社會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接近幸福的希望，因爲他們用個人的幸福換取大衆的幸福。

我們的前進戰士魯迅先生便屬於這一類型，他是在死亡的半日之前還在爲工作而努力。魯迅先生不關心死，但魯迅先生也終沒有死。因爲魯迅先生的精神在每一個活人的心靈中，永遠是活生生的。

獻身社會，獻身大衆的人，是永生的人！

（文化報十月廿一日）

信

悼魯迅先生

李野

「你要『信』信就得救。」這還是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一個牧師向我這樣宣傳。因爲在那時候，我很想信仰一點什麽神或上帝之類，作爲我精神上的寄託。

我試想信上帝或耶穌，也曾經用牧師所教給的方法「要」信，雖然並不是爲了信得救，但

有了信仰，一顆飄浮的心不是有所寄託麼？

可惜我終沒有「信」，因爲越想「信」，越不「信」。無論如何我不能信五餅二魚給多少萬人吃過之後，反多了出來，還裝滿了幾籃子，我也無論如何不相信眞有天堂和地獄這一類的傳說。終於我否定了上帝，我認爲耶穌只是人，而不是神。

後來，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志士，有的非常英勇，有的頗爲壯烈，還有的高深的學識與才能。一些人便附了上去，作搖旗吶喊的工作。因爲我的思想沒有寄託，我又想有這一個作爲我信的對象。於是我開始研究他們，研究他們的思想，學說，行動，我想挑準一個後便緊上去，也搖旗吶喊的「革命」。

在我研究的時候，有些人已現了原形。我所研究的人再沒有志士，再沒有英雄。滿眼裏只看到了鵝，驢，爬蟲之類，甚至有的尖登着兩個耳朵，像一隻兔子。

兩次失敗之後，我再不想「信」什麼人，也再不想找一個信仰的對象，跟在他屁股後面，因爲我害怕他變成兔子之後，我也要變得兩隻耳朵尖尖的。

於是孤獨非常的孤獨。但幸喜有無數孤獨的人在相互伴隨着。

後來我多讀了幾本魯迅先生的著作。在開始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是領袖，也不是英雄，而只是一個倔強的老頭子。因此也沒有想跟在他的後面作一名嘍囉。

但終於對他發生了興趣。因爲他勇敢的獨往獨來。

他沒有想招集一羣嘍囉，在文壇或者政壇上佔那麼一部分地盤，雖然有一部分人借着他的力量成名之後，爲了金錢和地位又和他對立起來，偷空刺他一槍。他也曾經被人圍攻，在千萬枝投槍前面，他沒有半點示弱，仍然是獨往獨來毫不退縮。直到死的前夕他不是還在友與敵的諷刺下生活麼？

我開始喜歡，而且敬佩這樣一個倔強的老頭子。因爲他能爲相信的眞理而奮鬥不屈。但他從沒有表示半點屈服。

我沒有見過他，也沒有同他通過信，雖然有幾次想寫一封信給他，也終 因爲沒有寫成。但是現在他死了！

雖然沒有半點的關聯，但他的死在我們的心靈中還佔着大部分的地位。我懷疑對於他的死爲什麼還樣感動呢？終於我明白我是眞實的信仰他，欽佩他，欽佩他是一個爲眞理而奮鬥的戰

士，從各地傳來追悼的消息，和各種刊物紀念的文章看來。並不是我一個人這樣信他。有無數的青年把他當作一位最勇敢的戰友。

魯迅先生並不孤獨，有千萬的青年在伴着他。

魯迅先生也沒有死，有千萬個青年的戰友繼續他未完的工作。

（文化報第三十五期）

一二感想

王任叔

（一）

二十日一早打開申報，就看到作家的廣告上，有魯迅先生最後遺著幾個字。我奇怪起來，總以爲遺著兩字是排錯的。趕快想打開本埠新聞來看，卻在第一張轉角上又看到：「現代中國文壇重鎭魯迅先生逝世，請讀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小廣告，這時我不敢再翻第四張，一下子呆了起來。

但接着，我起了一點小小的憤恨：利用別人的死，藉謀自己的利益，這相互掠奪的社會，我們還有允許它存在的理由嗎？

然而魯迅先生是早已懂得這一套了。兄弟那篇小說裏沛君的心理底描寫，就是很好的說明。

（二）

雖然看到魯迅先生的次數可不少，但總沒有請教過。因爲我不敢。我是個缺點太多的人。一九二七年秋天，在上海流落。一聽到江灣立達學園要請魯迅先生演講的消息，我便舍戈趁着擠得死人的野雞汽車到那邊去聽講。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魯迅先生。（第一次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魯迅先生講的題目是「偉人的化石」。大意是說一個偉人在生前總多挫折，處處受人反對；但一到死後，就無不圓通廣大，受人歡迎。佛說一聲：「唵，」弟子皆有所悟，而所悟無不異。……想想這演講……魯迅先生的沉痛，是不難想像的。但我想，像魯迅先生那樣的堅貞的風度，即使現在死了，也無法使他變成化石的。有人怪他晚年力量浪費，沒有用到中國的文藝的建設上，那眞是井蛙語日，自顯其陋而已。

（三）

在某一時期，那時指導者們，有所謂作品主義的非難。主要是對那時作品而發的。於是作家全都擱起筆來，跑到街頭去。一時，創作好像有中斷的形勢。我們作家固然不能忘却生活的實踐；但尤不能忽視作品的教育的意義。以喊口號去驚動一二人的耳膜，何如以文字去教育廣大的羣衆。魯迅先生是早看出這一點的。每次在大會上勸青年勤於執筆，即使沒有偉大的題材可寫，又何妨寫些日常平凡的東西。主要是在作者對事象的看法如何。魯迅先生今日對於有些批評家單純地强調國防文學的不滿，那是爲文藝，同時也是爲這垂死的民族而下針砭的。

（四）

在做人上，我是個極無賴的失敗主義者。在我是痛恨自己懦怯，比痛恨別人的卑劣更甚。年來一讀魯迅先生的文章，益發看出了自己那種不可救藥的缺點。但因之，我得時時警惕：雖然是焦頭爛額，但總得撑起脊骨，不要在這光輝的明鏡下，「變形」過來呵。然而，現在，魯迅先生終於死了。我失掉了可以照見自己形相的明鏡。我惶悚，我戰慄！我將無法在激湍的狂流中，撑住我自己了！…………

承編者的好意，要我寫些紀念魯迅先生的文字。但是我哪裏配寫呢！一個失敗主義者，是沒有紀念老戰士的資格的。——我以爲。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期）

人格的提示

王劍三

魯迅先生永逝了！雖然他的精神可長留於天地間，但「一棺附身」，從此都不能再見到他的面容，聽到他的美語，讀到他的所寫的深刻辛辣的文章，凡是關心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人，這幾日誰的心中也有點愴然之感，特別是在「風雨飄搖」國難日深的現在！

一個人的人格的偉大這不是用工夫學來的。也不是純在智識中陶冶成的。世間不缺乏帶着幾種面孔，或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人物，講道德，說仁義，談天論地，一樣是有廣博的學問，熟練的主義，但人格的偉大呢，却另有所在。

我再三細想，覺得這還得從個性上去找：先天的成分多，後天的力量少，專靠思想，智識，——由教化中來的變化，其影響於人格處究竟有限。一旦有外界的變更，容易轉向，也容

易屈服，本來在看法上，想法上，稍稍放鬆一步，稍稍妥協一點，所有的「安身立命」之點也馬上動搖，不久由動搖而頹落，後來便滅跡銷聲，找不到原來說是可以把持得住的那一點定力。

但有偉大人格的，除却思想事業的諸種表現之外，他頂認眞的，固執的，却也在這一點！「匹夫不可奪志」，看似平常？實行起來怕非易易。看得明，想得透，還要把得穩。榮，辱，毀，譽，一切皆不理會，自己信得過，雖「石爛，海枯」，我行我是，這不是個性極强，認事極眞的人莫想辦到。

試問這樣單憑智識的增益成嗎？單憑用工夫練就會有嗎？

從古代到現在，好難得的是幾個有骨氣的人物！說一句近乎過刻的話，求之於智識階級中人更是「寥如晨星」。

是、非、利、害計較得過於清楚，至少有兩句話稱量着自己：「圖甚麽？」與「何苦來」！這就是所謂放鬆與妥協的某點，再稱量幾句，甚麽想頭都來了。道不加高，魔却日長，原來有的那點器識，那點志趣，完全烟消火滅，而且反面的勢力的誘、迫，可將這計較者完全另投入

一個洪爐。

所以，言及此，似乎有點舊理學的迂腐氣，（更有點言道的嫌疑），難道我們應該提「隨機應變」，到處識時務，「東扶西醉」，沒一點骨氣的人生嗎？

對於魯迅先生，不講其思想、學術、文藝上的造就，但就這一點倔强性來看，誰能不佩服他的人格的偉大？

其偉大處正在向不模糊將就，不人云亦云，是非的分析一絲一毫不含混。

自然以中國昔日道家的陰柔處世觀看他，一定有許多聰明人在腹中加以譏笑，因爲他的一切都是自找苦吃。「他火氣太大了」，「他的脾氣了不得」，「他一點事也容忍不住」，這些評論在魯迅先生的生前大概已經有人會說過想過罷，但其人格的偉大處也正在此。

對世間一切不認眞，不固執，不自己把得住，隨風便吹，隨雨便打，春來學着鳥鳴，秋間專仿蟲叫，取悅於人或有之，求其有所建立，樹之風聲，打出亮光的火炬，作暗夜中的衝鋒者，能成不能成？

他的火氣，脾氣，他對不合意的事一點不容忍，是他的眞實個性，也正是魯迅之所以爲魯

迅處！

若除開這一點，他的思想，他的著作，均不是我們所知道所熟悉的魯迅先生的思想與著作了罷？

在疾風中纔顯出勁草，同樣，在苦鬥中纔見出眞正的壯士！

魯迅先生所留予我們的，第一是他的人格的偉大！不屈服於任何力量，任何人，任何的浮泛的溫情的好話。

但有這樣精神的由來，却基於個性之强，認事之眞，不稍稍放鬆，不稍稍妥協上。

魯迅先生永逝了！在艱苦掙扎中的中華民族尤其需要把魯迅先生平生的精神保持下去，應付我們的這個時代！

（大晚報每週文壇十月廿三日）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草　明

魯迅先先生死了！這不幸的事情，將在民衆的腦筋裏刻下了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殘酷的紀

錄！

在看先生底每一篇文章，和他每次會面，聽他每句談話之後，都令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種强韌的、粗壯的戰鬥力的鏗然的震盪。——無疑地，他一生的努力，是與黑暗勢力，和壓害壞了中國民族的一切腐敗的劣根性奮鬥，他給中國的廣大的民衆建立了不少功績，他沒有離開過民衆。這樣，魯迅先生，眞眞確確是民衆的了！

現在，魯迅先生死了，他給中國民衆的唯一遺產，就是「永不疲倦的奮鬥的精神。」

在他這一次害病的開頭，我曾經寫了一封問病的信這樣懇求他：

「……民衆是貪婪的，他們要求你暫時休息，保護一個更健全的身體，爲的是需要你將來爲他們花更多的氣力……」

這時，使我發生了一點點抱怨似的情素，他是顯然忽略了我們年輕人那一類的請求的！——他完全忘記了自已了！他不讓自已休息一秒鐘——這次病情的轉劇，給我們證明了的。

他雖然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食糧，但是，長遠地捺着乾癟的肚皮的饑餓的民衆，怎麼會饜足呢？

——我們底哀悼的程度，將爲這而加深了！　十月十九夜，一九三六。

（申報文藝專刊十月廿三日）

魯迅先生最後的遺教

我們一代的文學巨人，在嚴肅與隆重的葬儀裏安息了。自然，他的不朽的著作，有光明，正義，公道鬥爭的精神，是不死的，它們將永遠留在每一個熱情的青年的腦海裏，更加强了鬥爭的勇氣同團結的力量。

爲了紀念我們逝去了的戰士魯迅先生，我們更應該拿英勇的對黑暗的抗戰去彌補這無底的損失，用了魯迅先生給我們的教訓。

對於敵人，我們是用不到什麼寬恕的：這是魯迅先生的可貴的遺言。——對敵人講寬恕是無異丟棄了自己的武器去投降。

在十月號「作家」魯迅先生的「半夏小集」裏，告訴了我們這樣話：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麽，到底還不如我們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是的，我們在爭鬥的場合裏，應該認清楚同我們站在相反立場的敵人，這敵人無論他是異族或同族的，我們應該一樣的給與不客氣的攻擊，不然，只是消滅了異族的壓迫，還不免是一個半步主義，我們的自身依舊脫離不掉奴隸的命運。假使不認清這意義，未來的民族前途，還是會走進現在的覆轍的。

這是魯迅先生給我們的最後的指示，希望從事文藝的人們都能够謹記着。

（立報十月廿四日）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

魯迅先生死了！一萬餘的羣衆，瞻仰他的遺骸；六七千的羣衆，送他的葬；全世界幾百千萬的人們，哀悼這一顆文星的殞落。「民衆葬」的儀式，在中國可說是破天荒。自然，這也只

有我們的魯迅先生，當之無愧吧？

能够寫幾句文章有什麽希奇呢？能够很尖刻的駡人，又有什麽希奇呢？魯迅先生的偉大，是因爲他能說出來被壓迫大衆所要說的話，是因爲他能指點出來被壓迫大衆所應該走的路。他不是爲自己發牢騷而做文章，他是因爲要做大衆的代言人而做文章。他不是爲自己的私怨而駡人，他也不是爲使有閒的人們欣賞而駡人，而是替被壓迫的大衆寫討伐公共敵人的檄文。這決計不是專門歡喜說俏皮話來麻醉人的所謂「幽默作家」，所能比擬的。

然而，不僅如此。有些人在某一個時候，也能够出來投機一下，替大衆說幾句話來收買人心。不久，他就把廉價收買得來的人心，用較高的代價出賣了。一個人出賣的時候，自然往往不單是出賣了自己的；他自己原來是不值錢的。我們數一數「五四」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人物，始終不出賣的能有幾人呢？倘使「五四」以後沒有這許多人變成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劊子手那裏來得這許多頭顱呢？「蓋棺論定」，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當得起我的一副輓語：「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鬪爭。」

魯迅先生之死，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被壓迫大衆的損失。「魯迅先生

精神不死」：是的，一定要他的精神不死，我們才能彌補這個巨大的損失。然而，還是需要我們能夠繼續他的精神，他的精神才會不死的。我們只要每一個人都在他的靈前立了誓：替被壓迫的大衆說話，替被壓迫的大衆領路，到死都不妥洽。不屈服。那樣，即使我們是很渺小，然而，我們許多人集合起來的力量，也許比魯迅先生一個人的力量要大得多。

自然，我們也不能關起房門來各自努力，我們是要集合成功偉大的羣力的。西湖的水，固然是很美麗，然而它只配供別人玩弄，而沒有什麼威力。西湖的水一定要流到錢塘江裏去，然後才能增加錢塘江怒潮的威力的。集合在魯迅先生的靈前的，有中國的覺悟大衆，有歐美的友人，而且有日本同情於中國革命的友人：這是一個天然的國際的聯合戰線。但是這個聯合戰線，並不會有意識的組織起來，至少，一部分的人依然過他們的個人生活。我希望他們能夠參加救亡團體，把自己的力量供獻到中國民族解放的巨流裏來。

然而，這還不够：我們不但要組織自己的力量，而且要去徵發更廣大羣衆的力量。我提議我們去開展一個「魯迅運動」；我們要求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服從下面的三個信條：

一，為被壓迫的大衆打不平，替他們說話，指示他們抗爭的方法和路線，而且加入到他們

的隊伍裏去共同奮鬥。

二，到死不屈不撓，死了一個，起來千百個；發誓不做靑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尤其不做屠殺民衆的劊子手。

三，每天至少要替被壓迫大衆，尤其替被壓迫最嚴重的中華民族，做一個鐘頭的工作。

倘使我們能够這麼做，那豈但是魯迅不死，死了一個魯迅而增加了幾千幾萬個魯迅。魯迅先生在地下有靈，自然會大笑起來說：「敵人，你再來壓迫吧！」

所以，我們要用魯迅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來紀念魯迅，要用「魯迅大衆化」來紀念魯迅要用行動來紀念魯迅，要用鬥爭來紀念魯迅！

起來！朋友們！今天我們就總動員！

（大晚報每週文壇十月廿三日）

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陳子展

魯迅先生死了！我們怎樣紀念魯迅先生呢？

有的說：「魯迅先生最近常同一班文人大發肝火，以致不能好好休養。為他這麼一個世界大文豪着想，眞有點兒犯不着。不然的話，他的成就還不止此，他的壽命或者也不止此。」

有的說：「他已是世界文壇上的有數人物，對於中國文藝界的影響尤大。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許多的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養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

當然，魯迅先生的死，這是中國文壇上乃至世界文壇上一個最大的損失，同時是就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乃至世界革命上一個最大的損失。可是要說他的死，由於最近文壇上的論戰累了他，由於「和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由於他自己「不能好好休養」，只能說這是無可奈何，勉强找個解釋的安心話。我們也理解這些話是出於悼惜一個巨人之死的高尙的情緒。但私心以為倘要我們這位偉大的戰士魯迅先生安心養病，不發肝火，不感到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除非他不生在目前的中國，除非他的晚年也像俄國文豪高爾基一樣，看到革命的成功，可以做到一個休養的戰士，然而高爾基也還是死了。

我以爲我們今日不必歎息痛恨最近文壇上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固然從某一意義上，可以認爲這是「打無謂的筆墨官司」，這是「力量浪費」，有點兒犯不着。從前我也這麽說，站在旁觀者的地位，用着憤世嫉俗的口吻，說過「鷄又鷄食袋，狗啃狗骨頭」的話，如今我要把這一種態度改正過來。因爲在另一種意義上說，也未嘗不可以把這一次論戰看做在這一發展的過程中一種可以有，甚至是不可免的理論鬥爭。現在我又這麽想。好在這一次論戰，有了郭沫若先生的「蒐苗的檢閱」一文，用極公允的態度，極正確的批判，給予雙方都有反省改正的餘地。但願「創作自由」的論者，顧到自由是有限度的，有顯著的政治壓迫，有無形的社會的制約，要衝破不利於我們的種種束縛，我們自己也得刻意地犧牲小我的一點自由，爲了爭得大我的自由。我們要儘可能地盡其最善之力達到這個最大的共同的目標。這樣，想來能够取得一切不肯做漢奸做奴才的作家的同情和擁護。雖然，除了「漢奸文學」「奴才文學」之外，我們也得容許一般作家有較廣博的「創作自由」。倘若「創作自由」的論者不走極端，不誤用個人地位的關係，而引起更大的糾紛，不但這一論戰可以馬上結束，而且雙方更清楚的認淸自家人，更親愛的團結自家人，文藝上的聯

合戰線從此鞏固不可動搖，那麼，這一次論戰就不算是「力量浪費」，「打無謂的筆墨官司」了。

集中我們的力量罷！已經是我們要竭盡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的時候了。爲民族生存而戰，爲大衆生存而戰，爭取我們的最後的勝利，爭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勝利，把這一勝利來紀念我們要紀念的這位爲眞理爲正義一生奮鬥到底的偉大的戰士魯迅先生。——寫於魯迅先生舉行葬禮之日。

（大晚報每週文壇十月廿三日）

我們應向魯迅先生效法的

艾蕪

魯迅先生去世了，遺囑第四項中有一句，「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這雖是單寫給他親屬的，其實也適合於我們。自然我們不會忘記他，但除了悲悼、紀念之外，我們還應該向他有所取法，以便今後好好做人下去。

我以爲首先應該向他效法的不是學他的短簡小說，不是學他的隨筆散文，而是取法他對人

類的愛，尤其是對被壓迫者的愛，被損害者的愛。

他起初到日本學醫，他說他的目的，是在「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後來從事文藝，並不把文藝當成唯一的東西，愛同寶貝，只「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所以他的小說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揚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在繙譯的時候，也特別注重「被壓迫的民族的作者的作品」。因爲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多是傳達反抗和所喊的呼聲的。

記得托爾斯泰說過這樣的話吧？「世上最有價值的，可以作爲各種使命的根基的，不是對藝術的愛，而是對人類的愛，只有在這處服務的人，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覺得這是頂對的，魯迅先生之所以成功，便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某次應該向他效法的，便是他那份戰鬥的精神。

魯迅先生昔年以文學知名的時候，即以戰士的聲威出現於社會的。他一生反抗封建社會，反抗帝國主義，反抗黑暗勢力，到老也不衰息。他本可以寫一二十部短篇小說，一二十部長篇小說的，但他不肯，甯願寫許多的雜感文章，這並不是他缺乏題材，或者精力不够，而是他看

出了「這時却只用得着掙扎和戰鬪」的。因爲雜感文章，他知道可以作匕首，可以作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開血路的東西。」絕不像小說「揭出病苦，引起療治的注意，」那種有點近乎旁觀的態度的。現在通觀他的隨筆作品，也正如他批評「羅隱的讒書」一樣，「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的。由這一點上，我們更可以看出他之忠實於人生，較之忠實於藝術，是超過了許多倍的。

附註，引用的文句，全是魯迅先生遺著上引來的。　十，廿二。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後死者的責任

鄭伯奇

魯迅先生死了！

在抗敵救亡的民族戰爭正在展開的今日，喪失了這樣一個老戰士，這損失是意外嚴重的。

但是，魯迅先生的死，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專門的醫生曾對他說：「倘是歐洲人，則五

年前已經死掉。」魯迅先生拖着不治之病，苦鬥了二十多年，到了精疲力盡的時候，我們還不應該讓他永遠休息嗎？

是的，讓魯迅先生在大衆的哀悼聲中永遠休息了罷。我們應該遵照他的遺囑：「趕快收歛，埋掉，拉倒。」但，不能「拉倒」的，是魯迅先生尚未完成的任務——抗敵救亡戰線上的一個戰士的任務。

從他意識地參加社會生活的那一天起，魯迅先生就是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出現的。在辛亥以前，他加入了光復會從事政治革命；在五四運動時，他粉碎了封建思想，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礎；五卅以後，他是反帝鬥爭的急先鋒，被壓迫大衆的代言者。一直到臨死的時候，他一面跟病魔搏鬥，一面還爲抗敵救亡的聯合戰線表示着很大的關心。

不幸的是，當魯迅先生的病危中，在聯合戰線的一角——在文學的陣營中（註一），曾發生了嚴重的糾紛。就歷來的情勢看下來，這糾紛也未嘗不可當作文壇上的一種清換空氣的作用（註二）。這種作用，爲文學陣線的正常發展，應該使它有正的，積極的效果。可惜，在要使文壇情勢恢復常態，建立更廣大的聯合戰線的這個重要時期，魯迅先生竟拋棄我們而溘然長逝

了！

目前，誰都明白，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已經達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了，東北的民衆正在喋血掙扎，北方十幾省又擺在敵人的槍砲和飛機之下了！北至平津，綏遠，包頭，寧夏，南至廈門，汕頭，海南島，整個中國已經在敵人的包圍中了！在這嚴重的武裝之下，敵人正在交涉我們全民衆的賣身契約！而對着這樣的現實，被認爲民衆代言人的文學者，應該怎樣處理自己，來盡這時代所付與的責任？

「不妥協」，「不寬容」，是每個戰士應有的精神。但，對於個人的好惡「不妥協」，而間接「寬容」了重要的敵人，這又是一個戰士的恥辱。光明磊落地保持着舊日恩怨，英勇地參加共同戰鬬，這該是一個戰士的態度罷。魯迅先生以前的行動，就是我們最好的鑑鏡（註三）。

組織更廣大的文學陣線，這是後死者的責任！

一九三六・十・二一

（註一）我不說文藝的陣營，因爲別個部門，如戲劇，電影等，似乎沒有這樣紛糾。

（註二）對於這次論爭的意義，我抱着不同的見解，將來有機會，再發表。

（註三）指魯迅先生對創造社太陽社的關係。這是人人曉得的，不必詳述。

（大晚報每週文壇十月廿三日）

由活着的肩起

唐弢

魯迅先生的逝世，實在是人羣裏的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這損失不僅是文學上的，藝術上的，思想上的，而且也還及於民族革命的力量。他的五十六年的生涯，是一貫的戰鬪的生涯，到得晚年，卻更其脚踏實地。更其把社會和文藝打成一片了。惟有死抱住花瓶式的見解的人們，才會認定他的晚年的力量是浪費。

也惟有死抱住吧兒式的見解的人們，才會同情這「浪費」說。

我始終以爲，由反封建到反帝，反法西斯，魯迅先生的精神是一貫的，所以他也終於由中國的而成爲世界的了。要繼續他的奮鬪，我們必須承認他所走過的路綫的發展是正確的，然後再循着這路綫戰鬪下去。而且，要此日，此時，此刻，立卽戰鬪下去。

這一次，我在極度的哀痛裏，曾經胡亂地寫過一副輓對，末後就是說，要繼續魯迅先生所打出來的那條血路，這責任必須由後死的肩起來。但被新聞記者引到報上的時候，「後死」竟變成「後世」了，這大概是抄寫者的筆誤，但這一誤，却實在誤得不小。

我借此又要說明：魯迅先生是非常看重後世的，他愛護孩子，愛護將來，却從來不把當前的責任推到後世的肩上去，所以他决不主張胡適之之流的五十年計劃。他永遠是一個實踐者，一個不肯輕卸責任的實踐者。他相信：只有在現在的不斷的鬪爭裏，才能有燦爛的將來到來。紀念魯迅先生，我們决不忘記他的這種精神，也决不曲解他所走過的路綫。凡他所遺下來的責任，都該由我們這些活着的肩起來。（十月廿四日）

（立報言林十月廿六日）

佐藤春夫談魯迅

林志謙

・月光與少年

我和魯迅，連一面之緣也沒有。偶爾和這偉大的東洋的文學者同其時代而終於永遠逸去了相會之期，這眞是一件恨事，一件大大的恨事。不過能多少親炙於魯迅的藝術，却還是幸福。若是稍爲仔細一點讀魯迅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是「阿Q正傳」「故鄉」「孤獨者」那樣的比較長的作品，就是「社戲」那樣的小品似的作品裏，也都一定有着月光的描寫，表現着少年的生活，這是很奇怪的。本來，月光乃是東洋的文學的世界裏的一種傳統的光，同時少年乃是魯迅本國將來的唯一希望。魯迅的文章彷彿是在說：「中華民國全部雖然已經差不多使我絕望，但是還不足眞正絕望，因爲卽使在這國度裏，也還有着無數的孩子。」所以倘若把月光當做魯迅的傳統的愛，那末少年便可以說是對將來的希望和愛。——魯迅的許多作品裏的月光和少年，是應當作如是觀的。

魯迅乃是最能理解本國的過去的文學者。由他的著有「中國小說史略」的一事，就可以看出他對過去的知識和理解。他不僅在他的頭腦裏有着那種知識和理解，就是他的作品裏，也以血和肉具有着。「阿Q正傳」，從手法上看來，完全是中國風的作品。這一點，乃是使那作品成功的地方，而它所以能够非但魅住了本國的大衆，同時也使外國的識者驚奇不止，其祕密

也全在於斯。他在近代歐洲文學的理解上決沒有落于人後，同時却竭力保持着中國風：這一點，我相信正是使歐洲人易于理解他的作品，同時使歐洲人理解幷驚嘆於中國民族性的內容的地方。

他的虛無感，決不是從近代歐洲而來，而是本國老莊以來傳來的東西。而他之所以決沒有陷於神經質的憂鬱，而有着快活的笑，其原因也在於斯。快活的虛無感——這乃是成爲「阿Q正傳」的基調的文趣。因此他的絕望不屬於人而屬於天。而他之所以即使在現今的中國也都在孩子之中發見了希望，也許就因此故。

東洋人比他有更多西洋教養的人，雖然決不缺少；但是有着那樣多的教養而終於保持着純正的東洋人的面目，却是一件難得的事。這一點，可使我們感到他和我國的幸田露伴不無相仿之處。

現代中國卽使失去了魯迅，也還有着茅盾那樣的大才。不過像魯迅那樣的偉大的中國人是否能够再度出世，却是一件可疑的事。

近年來，我一直抱着一種希望，就是把魯迅招來日本一次，以追求東洋人的精神，同時也

叫一般日本人能從這個實例曉得，就在近代，偉大人物也不一定出在西洋，可是現在，這希望已經歸於泡影了。在這個當口，我但願至少能够把他的隨筆體的自傳「朝華夕拾」翻譯出來。

（辛報十月廿九日）

一個夠POG的男人

歐陽山

哀念魯迅之一

够POG——在廣東民衆底口頭上流行着這個字眼，是大膽，勇敢，毫無畏忌的意思。

魯迅先生死了。這猶如地球忽然停止了轉動，於是太陽變成躺在天空靜靜不動了。我們再不能看見這麼巨大的一個男人工作和休息，憤怒和笑，斥罵敵人和安慰朋友，好像太陽每天一起一落，有陰有晴一樣。這不是痛哭可以盡量洩訴的事。然而我們可以看見臨頭一個屹然不動的太陽，雖然不動，但他底光明和熱力廣披着無邊的大地，連綿不絕的山嶽，無邊無涯的海洋，以至於萬萬年後。而且因爲他底撫育將使天地發出產生了牠底千千萬萬兒女以後的輝華的

榮光。

上海紗廠的工人告訴我們，「魯迅還在。」他們是一點都不錯，而且說的時候一點也不躊躇的。魯迅當然還在。他底低沉的紹興的口音永遠不會停止過，也將永遠不停止？

太陽還在。黑夜以及寄生於黑夜中的鬼魅敢出來嗎？我彷彿聽見全中國以及世界各部的民衆在大聲嚎哭，也彷彿聽見在什麼較暗的角落裏有竊竊私語甚至老鼠一般的笑聲。然而叫他們出來他們是死也不敢的。而即令出來吧，也要扮成別一付模樣，嘆嘆地哭着了。

太陽只有一個。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渺小的。而他什麼地方都照亮，他底能力使最大的天文家底腦子窮於計算，他底莊嚴和偉大曾經使全世界最偉大的藝術家嘆服他們自己無法摹繪，他們只能多少將他一部分顯示出來，叫大家用自己的想像去接近他底本相。尺寸斗斤兩當提到他的時候完全是可笑的東西，好像我們準備拿一個酒杯去計算海水。

把魯迅稱做巨星的人請把那樣的字眼改一改吧，因爲巨星並不會用得恰當，人們將以爲他是黑夜裏眨眼的星星之一，而不知他正是那顆最大的永遠睜開眼睛的恆星，把晝和夜給我們劃分出來的那顆恆星。

他底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從他底淵博的學問，崇高的人格，堅强的戰鬥中結晶起來的，完完全全是我們自身，我們後代，以至世世代代的繼承者底毫無思疑的訓言。他到底教懂了給予了我們多少東西，那是任何人都計算不出的。

我對於他的譬喻，頌讚，我自信那是做得很拙劣的。現在我底哀痛尤其使我無能爲力。我在半年之中經驗了高爾基和魯迅兩個人（連他們底病症和致死的原因都是那樣相類似的）底死亡給我的哀痛，使我這短短的生涯第一次瞭解到眞正的哀痛是什麽東西。

一個够POG的男人——不錯，我單用廣東民衆的語言講到他許多英雄性格中的一點吧，他眞眞正正是一個够POG的男人。

大的探險，飛行，小的個人決鬥，陣上對壘，都是一般人承認做勇敢的行爲。我是那樣確信，假如他是一個飛行家，他能完全獨力完成環繞世界一週的不停留飛行。這如今還不曾有人做得到。

他怎樣無情無畏地攻破了黑暗勢力底壁壘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底够POG卻還表現在即令底他疾病不許他勞動的時候他還是無情無畏向黑暗的壁壘進攻這一點上。在最近一次的病

中，他還指導着中國底文學運動，而病一好起來（其實那裏是好起來呢？）他寫了許多雜文，動手翻譯死靈魂第二部。

我們勸他休息，弄點娛樂的事情玩玩，尤其要完全停筆做長期間的療養，但對於他這些只是廢話。他對中國人民所負的如山的責任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對於敵人我們坦然以我們底偉人魯迅之死去換取必要必然的勝利！但我暗地裏想，即令是朋友吧，但凡在病中催逼過他寫文章的都可惡！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期）

魯迅的性格

曹聚仁

東山隨筆三五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記者談到魯迅先生的性格。說：「他還肺病。本來在十年前。就已隱伏着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個性偏偏很强。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

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更沒有這回事。所以病狀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說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可是最近又有變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彷彿都很悲觀。……他的個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祕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餘的人。都很難找到。」記者的筆錄。也許有點走樣。大致該和周先生所說相符合。以啓明先生的博學多識。益以骨肉之親。這些話該是十分中肯的。但由站得比較遠一點的我看來。啓明先生的話不無可以商量之處。

「爲了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這樣的人。古之人曾有過伯夷。孟子稱之爲「聖之淸者也」。說個性很强只是『聖之淸者』的特徵。却不十分妥當。因爲柳下惠式的『聖之和』。伊尹式的『聖之任』。孔丘式的『聖之時』。都非有很强的個性不可。個性不强。就變成鄉愿式的『德之賊』。當然非啓明先生所許與的。魯迅先生生前。曾寫信給我。說：「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爲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這話：正和啓明

先生所說的相反。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並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會以上海的環境於他很適宜了。

啓明先生有點近於柳下惠式的「聖之和」。魯迅先生則有點近於伊尹式的「聖之任」。孟子說伊尹將以道覺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才是魯迅先生人格的寫照。魯迅先生和胡適先生的分野正在於此。胡適先生愛以他的學問地位「待價而沽」。魯迅先生則愛受窮困的磨折。並不會改變他的節操過。至死還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與諸人」。（見遺囑）

說到魯迅先生的對一切事都很悲觀。也只說了一半。他的幼年時代的經歷。以及壯年以後對於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幻滅。無疑的使他變成虛無主義者。這幻滅的影片。如「鬼的故事」所寫的。的確够悲觀了。但魯迅先生在自選集的序文，已經提到他自己意識的轉變。說：「我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爲我又知道。 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極其有限的。」 他自悟：「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以對於熱情者們時常有同感，不斷爲熱情者吶喊幾聲以

助威。魯迅先生在近十年間。努力克制個人主義的氣分。要和爲社會捨身的戰士們的步驟相一致。或者應該這樣說能：他是漸漸遠離了虛無主義投入社會主義中去，對於革命事業的完成，並不和先前那樣悲觀了。

啓明先生也說魯迅『多疑』。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澈的觀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說他『多疑』。又說他『觀察得非常透澈』。這兩句話，不知怎樣合得邏輯。以醫病爲例。斷症既明，則開方自易。不必猶疑了。魯迅先生有一回寫信給我。說：『……有些更重目前之益。爲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橫陷。眞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眞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還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卻因爲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迴避了。照這話看來，住址的祕密。想一想旁人所說的話是什麼用意。只能說是『野獸』的生存本能的反應。難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鎭定不惑』嗎？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對於『多疑』二字的正面駁斥。已經一見不一見。他決不料死後還要蒙『多疑』二字的寃枉的。

我和魯迅先生間的交誼。自然不及啓明先生之『親』而且『切』。本不必『認託知己』。

但我心目中的魯迅先生。是一個『認眞』的人。不肯輕輕放鬆一件事一句話。要澈底想一想的人。和啓明先生所見的會有這麼多的差距，倒是値得仔細吟味的。

（新聞報茶話十月廿九日）

魯迅的性格

龍子

魯迅先生的操守的堅貞，在現代中國是第一人，這話並沒有一點誇張。無論如何，他不妥協的精神是絢爛不滅的。在隨筆「死」裏有遺囑七條，第七條是：「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他又說：「對於我的仇怨，一個也不寬恕。」這種不妥協的精神，似乎是偉大的人所特有的：甚至臨死的前夜還堅持這點，這令我憶起法國哲人服爾泰在斷氣的時候，還拒絕一個敎父替他超度，並且留下了那樣的警句：「我敬神，愛朋友，不恨仇敵，深惡迷信而死。」

魯迅先生的不妥協精神是與生俱來的，也就是自他的性格上發出來的。我們可從他雜文中

找到解釋。在「華蓋集」裏他曾說：

「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總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預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羣集中；或者佯爲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儘跑，儘跑的人，大家都嗤笑他。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在文集「墳」裏他又說：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舊要兩元。青皮固然不足爲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

所謂「韌性」是可以說明魯迅先生的性格的。其實「韌性」乃是極勇敢的要質。魯迅先生的一生似乎是孤獨的，而大勇敢的人往往就是最孤獨的。

（立報言林十月廿四日）

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

趙景深

戰士魯迅死了：關於紀念這樣一個努力與封建思想奮鬥的作者，是應該側重於他的思想方面的。但我做這工作，能力還不够，所以只好略談他在中國小說史方面的成就。蔡元培輓聯云：「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而我只能誠實地就我所比較知道一點的來說，實是慚愧。但我以爲，單獨地以我這篇短文來紀念魯迅是不對的，把我這篇短文放在幾篇論魯迅的創作、思想等文字的後面是應該的。因爲魯迅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實有很大的功績，正不容我們忽視。我們應該各就所知，從各方面來看魯迅。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現有的三數同類書中最好的一部；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比他寫得更好的。今年已有日本增田涉的譯本。此書初版於一九二四年，曾經增訂兩次：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添上元刊本「全相評話」（世界文庫今年將刊印一部份），水滸傳諸本（商務刊有一百二十回本，李玄伯刊有百回本）以及「三言」（世界文庫已刊警世通言與醒世恆言，惜古今小說抄本已燬於火）的敍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去年，把「品花寶鑑」的作者陳森書改爲陳森，又把「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改爲魏秀仁。因爲他發現了作者的手稿「梅花夢傳奇」自署毗陵「陳森」，故疑書字誤衍。對於「花月痕」的發現尤大，原來他買到一部謝章鋌

的「賭棋山莊文集」，其中有一篇「魏子安墓誌銘」，（似曾載入新版小說舊聞鈔，最近孔另境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小說史料」併收之）說起子安是號，秀仁方是名。銘後附有魏秀仁的著作目錄，凡三十三種，八十卷。我希望將來魏秀仁的著作能够逐漸被我們發現。

輔翼「中國小說史略」而行的是「小說舊聞鈔」。這部書比蔣瑞藻的「小說考證」要好得多。第一，蔣氏的書雖名爲「小說考證」，實際上是連戲曲的考證也放在一起。並且隨得隨刊，檢査不便。例如，三國演義既見於「正編」，又見於「拾遺」，復見於「枝談」。而「小說舊聞鈔」却是只錄小說考證，不取戲曲考證，並且合爲一本，不是前後散見的。第二，蔣氏抄綴，常任意更改字句；有時原書易得，也去抄錄第二道手的引文。魯迅則均取原書校正字句，且多新的考證錄出。如果原書易得，就不殫煩地再去翻檢原書。例如關於「水滸」，俞樾的「茶香室續鈔」曾經兩次引到周亮公的「因樹屋書影」：蔣氏引前者，魯迅便改引後者。又如，關於「英烈傳」，蔣氏引「茶香室續鈔」，魯迅便把牠的娘家「七修類稿」，找了出來。又如，關於「西遊補」，蔣氏只用缺名筆記，魯迅則把這筆記所引用的原書朱彝尊的「明詩綜」和鈕琇的「觚賸續編」用了上去。又如，關於「女仙外史」，蔣氏引「通俗編」刪去開首

幾行，魯迅却將全文補足：凡此諸點，都是魯迅勝過蔣氏的地方。

關於小說的輯錄，魯迅有「唐宋傳奇集」和「古小說鉤沈」。前者分辨僞作，考證源流，用力極勤。一向我們看慣了「唐人說薈」，以爲「邢鳳」和沈亞之乃「夢游錄」的篇名，而作者是什麼「任蕃」，其實「邢鳳」即「異夢錄」，「沈亞之」即「秦夢記」，均爲沈亞之所作，見存「沈下賢集」；連可靠的「太平廣記」關於此兩篇都只選用第二道手「異聞集」，或「異聞錄」，他更無論矣。我們又以爲「虬髯客傳」乃張說作，枕中記乃李泌作；不知前者的作者實爲杜光庭，後者的作者實爲沈旣濟。我們復以爲「楊太眞外傳」「梅妃傳」（託名曹鄴）「開河記」「迷樓記」以及「海山記」（最後三種均題韓偓）都是唐人作的，不知實乃宋人所作，經魯迅考訂以後，方纔撥雲霧而見眞相。

古小說鉤沈是常在我懷念中的一部書。記得魯迅以前曾寫給小峯，說是不願給北新印，出這部書是「賠本無疑」，想交給廈門大學印；後因辭職赴廣州中山大學，這事便擱了起來。去年鄭振鐸編印世界文庫，第一集目錄中有此書，但今年預告中仍無此書。我希望廣平女士能將此稿整理出來設法付印，此書的讀者雖不多，我相信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貢

獻。雖然我們已經有了鄧嗣禹的「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那是仍舊不足饜我們之望的；因爲鄧嗣禹的「引得」只以「太平廣記」爲本位而「鈎沈」，其他「說郛」等書均未涉及，而魯迅却是以小說爲本位而作橫的輯集的。

「中國小說史略」出版的那年，我在長沙嶽雲中學教國文，我所買的初版本是黃色封面，分上下兩册，作兩次出版的。當時校中的同行同事張先生，是北大畢業的，曾聽過魯迅的這個課程，他說：「魯迅先生教中國小說史，聽講的人很多，跑來揩油的也不少。大約他只講二三十分鐘便下課，但他說得非常扼要，並且很有風趣，聽他課的人每課都要大笑兩三次。」當時「語絲」還不曾出版，而魯迅的幽默和諷刺之名，已經傳遍遐邇了。

最近我時常翻閱魯迅的這三部書——「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以及「唐宋傳奇集」。並且也時常念念不忘於「古小說鈎沈」。我想按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上所精選的幾十部小說來詳細閱覽和探討，至今只寫成一部「小說閒話」，已經排好，本想請魯迅題簽，不料他却去世了。昨天我寫信給專研平話小說的長澤規矩也說：魯迅逝世，不勝哀悼，從此中國小說史研究者又弱一個，我希望他在紀念平妖堂主人馬廉以後，再在「書誌學」上紀念中國

小說研究的第二次損失。

（大晚報一月廿二日）

魯迅先生在語文改革上的功績

楚陽

數起魯迅先生在文學上及文化運動上的功績來，從根本問題上着想，首先該推他對於語文改革的偉大貢獻。他是「新青年」提倡白話文最初的戰士之一，在今日看來，他是頑強奮鬥，堅持到底，力求進步的唯一人了，其他同時代的人，誰不是沉滯在時代中而與舊勢力妥協了——。惟有魯迅先生他從提倡白話文，攻擊殭屍文學，反對讀經復古，掃射「語錄體」，一直到最近的文學主張，魯迅先生都是立於最前綫作潮的戰鬥的人。他的影響，不獨有關乎面前民族文化的變遷發展，而且所開闢的是千百年後的道路。

其次：魯迅先生也是建立新文體最早的大師之一，中國的有新體小說的產生，當自他的寫實作品「狂人日記」（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始。被稱為「投槍一擊」或「匕首」的雜文不論在量上或質上都沒有人能和他比並——。至於論辯文，那魯迅先生又是別樹一幟，富於獨特的風

格和魅力的，尖刻潑辣，嘻笑怒罵，充滿着嚴肅的理智和磅礴的熱情。

此外，魯迅先生從最早到最後都從事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結果，對於西洋文法的採入，外來語的習用，詞彙語彙的做傚……，凡足以增長中國語文的功用，補救其非科學的缺陷之點，都作了最善最大之努力；我們如果細心研究他的翻譯或者作品，當可發現了許許多多的痕跡，有的甚至於是不可見的，已經織入了他自已精心製造的文網裏了。就是這些纖微的造就，對於今後的語文的進化和文學學徒們的學習上，都具有很大價值的功勞。

我們單看魯先生卽令祇是在語文的一方面，也覺得他耗費了甚多的心血了吧。

但魯迅先生可敬可愛之處，却是將自已或個人的力量看得極其淸楚，他對於所追求的在精神上從沒有滿足過。「世界無有盡兮，進步無有止期！」（梁任公語），魯迅先生是極透澈的進化論者，本質上具有動的世界觀的人。卽使是他三十年如一日，手不離筆，他用朝夕磨鍊的文字寫成的自已的文章也是總不得意，不斷求進步的。就在他這種不得意與求進步的心境之中，他盡了自已的力量，他走了他應走的道路，也就照見了我們的道路，我們從他得到了指示了。

且看我引他說的一段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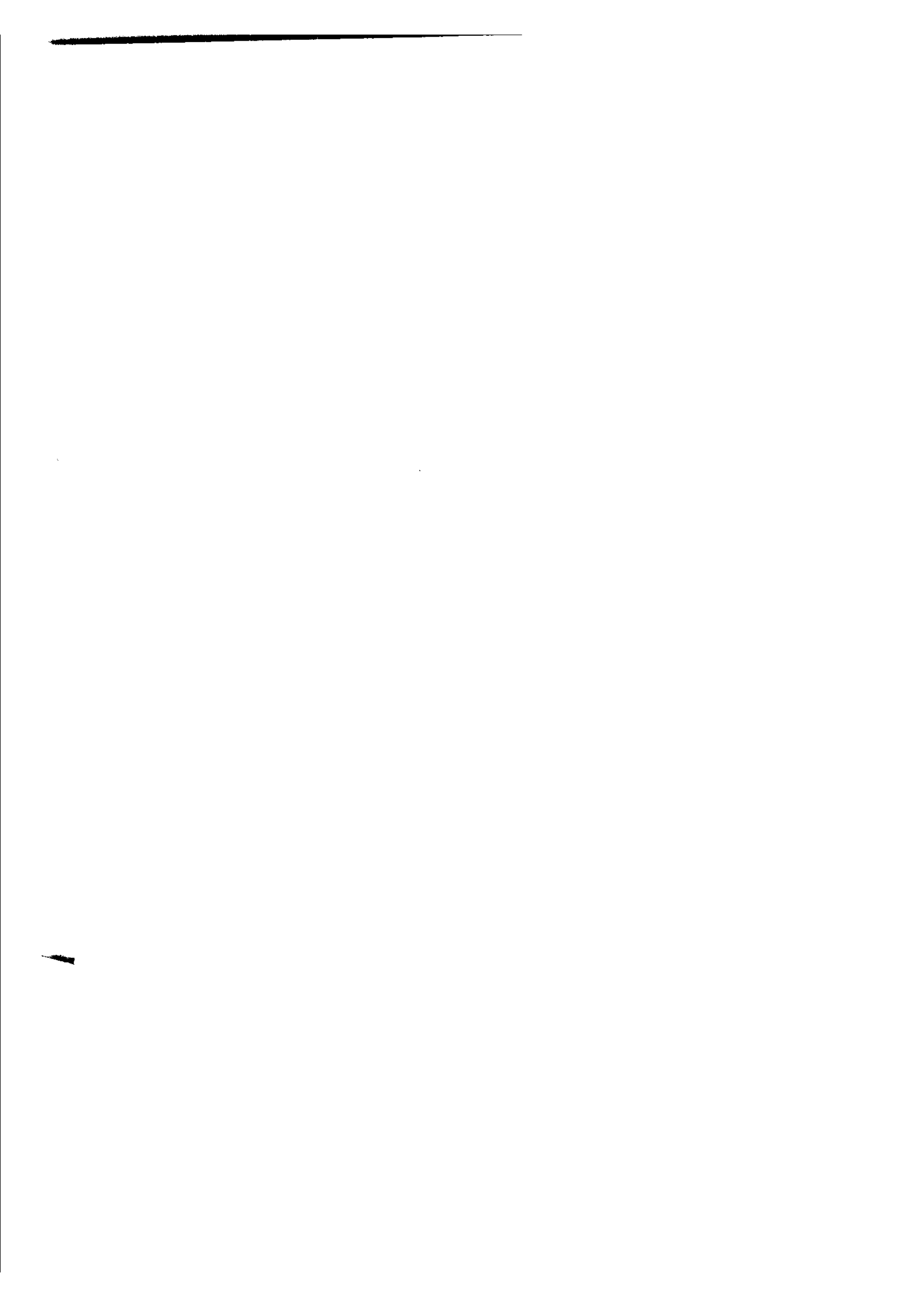
一……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爲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却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大半也因爲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當制强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止，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質，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學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底下說：「我以爲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够博採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爲懶

而且忙，至今未做。……」（魯迅雜感選集六四頁：寫在墳後面）

魯迅先生眞的沒有做麼？卽是沒有新，也無關緊要，他喊出他「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强敵的死命。」他至少已指給我們「前途的目標」了。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第四輯

魯迅的諧謔

宏　毅

日本的文士某君稱讚魯迅是中國的「夏目漱石」（即「草枕」「我是貓」的作者），這是指他的風格說的，其諧謔處確與夏目氏相像。至於尊魯迅氏爲「中國的高爾基」，則是指他的思想說的。

魯迅有一篇隨筆，題目是「新秋雜識」，開頭就寫着：

「秋來了！

秋眞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飈飈。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賣秋……等等。爲了趨時，也想這麽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這幾句還算是平淡的，以後的文章就不同了。

「……科學我學的很淺，只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它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囀，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閒逛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鳴叫，覺得好像是美景，詩興勃發做了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弔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的由「烟士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是「相形見絀」。寫得太科學，太眞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於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謂之「性官」；「弔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語源，但據老於上海者說，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爲誘惑或追求異性的意思。弔者，掛也，亦即相挾持。那麽，我的詩就譯出來了——

野菊性官下，

鳴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

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祕訣呀！」

他又在「父親的病」（收入散文集「朝華夕拾」）一文裏寫道：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爲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綫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的，普通都稱爲「老弗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剋伏他。淸朝的剛毅因爲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

諸如此類，可以證明他的諷謔與「幽默」有天淵之隔，不含一點油滑，輕佻，稱它爲「沒有毒的刺」，不知妥貼否？

（立報十月廿一日）

論「多疑」

曹聚仁

魯迅先生生前，已經有人說他「多疑」，還從他自己雜文中所散見的諷刺這「惡諡」的話可以知道。魯迅先生死了以後，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對記者談話，也說：「魯迅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到應了魯迅先生所說：「以「多疑」爲忠實長者所詬病」的前言了。

作人先生在談話中，曾說魯迅在觀察事物上非常透澈，前後頗有點矛盾；因爲「觀察透澈」便不會「多疑」，「多疑」的人便缺乏「透澈的觀察力」，這兩者是不能兩全的。魯迅先生有一回，往大上海去看戲：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賑水災的捐款，因爲冷，她鼻子尖也凍得通紅。他說沒有零錢，那女孩子就用眼睛表示了非

常的失望。魯迅先生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那女孩子非常高興了，稱讚魯迅先生道：「你是好人，」還寫給他一張收據。本來這件事已經完結了。但是魯迅先生在靜悄悄的回家途中，眼前出現了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魯迅先生心中所浮起的意念是：『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但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烟捲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們對於他所浮起的這念頭，究竟還是說他「多疑」呢？還是解剖透澈呢？說他「多疑」，則明明所謂「水災捐款」，經過了那些「善棍」、「慈善家」以及土豪劣紳猾胥奸吏之手，真的到災民之手有限得很了；魯迅先生所給一塊錢，真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烟捲也不够的，難道真是「多

險」的「疑慮」嗎？說他解剖透徹，則帶了「好人」的銜頭走進戲院可以完結的事，他偏左想右思，心情爲之大不舒服，甚至要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不也被一些人可以看作「多疑」嗎？

說到這裏，我有點懂得「多疑」和「解剖透徹」的界綫了。上海街頭有一種小賭攤，用三張撲克牌當作賭具，周圍有一些像是下注的賭客，其實是擺賭攤的同夥，而娘姨，鄉下人，小夥計則用幾角洋去碰運氣。這時若有一過往的客人，停住了脚，在旁看看，並不下注，那些同夥就要請你幫幫忙，請你走開點了。那行人若告訴那些小夥計娘姨們「小心上當」，那些同夥們便怒目怪你「多疑」，不許你開口；而小夥計娘姨們的心中，也許以爲這位行人眞是「多疑」。天下惟有富於理智的人，能用犀利的眼光，對於觀衆作透徹的解剖。他這種解剖，在天眞的，老實的人，容易認爲多疑，因爲他們實在看不穿。而慣把戲騙別人的人，也會說是「多疑」；因爲他自己最明白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惟有抹殺透徹的解剖，說那是「多疑」，方能使天眞的老實的人上當而不疑。

所以，周作人先生說魯迅先生「多疑」是不應該的，因爲他最了解魯迅先生的透澈的解

剖。

（立報茶話十月廿九日）

記魯迅

白危

一

十月八日是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最後一天。約莫下午一點鐘，在熱鬧的會場中擠來了一位身材短小，蓬頭亂鬓的不太惹人注目的老頭子——那便是魯迅先生。他穿了慣常穿着的藍長衫，料子雖然是嗶嘰，但已經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許因爲少洗的緣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汚蹟。一頂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過十年以上，却還摺疊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的戴在頭上，而且戴得那麼低，彷彿怕遇見了貴人。

但這不能迴避熟人的視綫，當他踏進會場時，就默默地給人包圍住了。

「……」這是一片亂雜的笑聲和問話，大約是問他近來還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個月中，足足大病了六個月。」

『近來好了麼？』L問。

「稍爲好一點，不過也還時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

『現在也還繼續服藥嗎？』C問。

『服的。……害肺病眞沒辦法，要是我年青倒還有法子想……』說到這裏，一陣乾咳把他的話尾捲了進去。

『先生可打過空氣針？』W問。

『那沒有，那沒有。打的都是藥針，一共打了六七針。現在可好一點。』

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色顯得有點可怕。

「先生應該休養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

『呵，我是不能休養的。』他把帽子拆下，繼續說道，堅決地否認這話對他有關係，『我怎麼能夠休養呢？像我這種人是無法休養的。』

他伸手到衣袋裏抓，很久才抓出一個恰如盛瓜子的紙袋，這很引起人們好奇的視綫，都集中在他那痙攣着的兩手，彷彿要看從那裏變出什麼戲法來。我却以爲他常帶來是藥片，所以

問他要不要開水。但終於也不過看他從那袋裏摸出一支香烟。到後來竟連香烟灰也彈在裏面，這纔驚奇起來：那紅錫包的盒子那裏去了呢？

「很久沒有在內山書店碰過先生了。」有人插進來問。

「是的，我也差不多四個多月沒有到過內山書店了。」

他又抽了兩口香烟，默默的注視着展覽的作品。這時不知怎麼一扯，却搭上他的孩子身上去。

「已經進學校了。」他說，「聽說那個學校的先生要打掌心的。」

停了不到三秒鐘，又彷彿發現了什麼似的，把肯定的眼光變爲疑難的神色了。

「現在也還要打掌心的麼？」

「是的。」L答。

「爲什麼要打掌心呢？」他望了我們一眼，現出奇怪的狀態，「孩子是最怕這種刑罰的。」

在這話氣中，他表示出對於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病非常痛惜，尤其關心兒童教育問題。

二

話匣子一經打開，就如播音機，非到適可而止的時候，便不能住口。你看他雖然大病了六個月，氣色變得蒼白，消瘦，但那有力的談話，那種鑠鑠的精神却絲毫也沒有減弱，而且說的那麽多，那麽快，令你連喘息的時間都不能輕意放過。只在他說了一大串之後，這纔露出久病後的殘痕；呼吸迫促，下顎和太陽穴的不自然的痙攣。

談到翻印書冊，他就現出稀有的快活，笑得兩眼變成一條縫。嘴巴却露出一列雪白而整潔的牙齒，下巴也跳躍的更厲害。

「我總是吃虧的。」他說時非常高興；笑得連筋肉都牽動起來，兩顴凸出更高，「幾乎每印一次畫集，我都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土之圖……這些，現在通通都送光了。」

一支香烟剛好抽完，第二支又接上去。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現在住在那裏？」W問。

「她現在已返德國。希特拉自然要抓她的，不過，大約已經訂有條件：不准教書，不准出版畫集，只要她安分守己的做一個賢妻良母。」

「還有那位刻士鈸士插圖的梅斐爾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拉的仁政之下了，」他有點惋惜，他說，「我所以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畫、就因爲世界上的女作家只有她最前進，最值得我們介紹。現在那畫集都送完了，可惜沒閒錢來再版。」

提起蘇聯的木刻，他說，家裏雖然還收藏了不少，但苦無時間和閒錢來翻印。問他能否拿來公開展覽，他總是搖着頭，說道：

「這恐怕很困難。譬如在這裏，×××一定要和我搗蛋的。」說到這裏，嗓子提得特別高，神氣也更嚴肅起來，「借用日本人青年會麼？日本領事館要來看，不成。那一次（註一）所以把蘇聯和法國的出品拉在一起，就是爲了使他們看了莫名其妙。」

他大笑起來，笑聲淹沒了一切。

因爲他說話說得太眞實，太懇切，或者太露骨吧，所以每每引起聽的人的各式各樣的哄笑，而他自己也一樣無邪氣的傻笑着。

這時中國呼聲的女記者魏璐詩走過來，她一看見魯迅先生，就和小孩子一樣，高興的了不

得，緊握着他的手，並且說了滿口中國式的套話。但即刻又沉默下來，大約她覺得自己是來選畫，應該趕緊收場，便又忽忽地跑開了。

談話稍一間斷，他總是出神地釘住壁上的圖畫，假如天文學家觀察星球變動。

「先生以爲這回的作品怎樣？」O問。

「自然比前進步了。但也還有許多缺點，這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力不够的緣故。這毛病應該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則，就決不會有長進。譬如描繪一個人，雖至最小的部分，簡單的動作，也要仔細觀察，然後才能描得像，才能成爲一件藝術作品。」

當抽完了第三支香烟，他站起來，扭了扭呢帽，隨便的戴在頭上。

「看下去吧。」他跨開了穩健的步子，走近牆壁面前去了。

三

「這是誰的呢？」他指着李樺的八十八幅的連環畫，黎明。

「是李樺的。」S答。

「眞是洋洋大觀！」他嘆了口氣。

「先生覺得怎樣？」C問。

「我以爲連環畫是無須乎這麼多的，」他袖着兩手環顧了四週，這時包圍着他的人更多，大家張着嘴巴往前慢慢擠，希望看見他一條鬍鬚或者聽聽他的聲音。但他生得那麼矮小，圍在他身邊的每一個又都比他高，所以站在後邊的就只好伸長了頸子。

「連環畫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者應該注意到讀者，並非多產就是傑作。多產的結果往往到是濫產，徒然耗費精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國人。不必過於誇張。藝術是須要誇張的，但誇張透了，反變成空虛。……

「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的基礎，作者必須每天練習素描才有進步，而且觀察要準確，取材要調和。農民是純厚的，不必把他們塗得滿臉血汚，矯揉造作。

「眞是奇怪得很。怎麼他（指李樺）刻的人物通通都是額門那麼低的？難道廣東人的額門都是那麼低的麼？」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我們，又大笑起來。

這時又來了兩位洋記者，為首的一位蓄着一撮掃帚鬚，他和魯迅先生打過招呼之後，主要的任務就是介紹他的太太給人家。

「My wife.」他說的非常溫和。

「唔……」魯迅先生簡單的唔了一聲，跑開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記

（註一）係指一九三三年冬在靶子路日本人青年會舉行的法俄書籍插圖展覽會。

（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號）

我對魯迅先生的回憶和感想

白 薇

在祭禩的危急聲中，在北四川路×軍加崗的緊張局下，文壇巨星魯迅先生丟下了他戰士的使命，靜悄悄長眠了。人們再看不到他內心飛濺的血花，作奮鬥向前的刺激，中國文壇損失了一位健將，這眞值得哀痛的。

昨晚報紙告訴我巨星殞落的消息，至今我悸慟的胸膛，總像儲積一囊流不出的熱淚，我不能像會寫文章的人們能寫出很好的哀悼，我只能寫點回憶，和感想。

當民國十五年，中國蓦起革命的洪濤，我表弟從北京把吶喊寄到東京去，我讀了才驚知中國有一位文才魯迅，在我的幻想中，以爲他是矯健極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廣州，郁達夫先生對我說：「魯迅是中國唯一的美少年。」

自甯漢合作，我帶着滿腔悲哀從武漢流到上海，寄食在創造社，我的情感完全是愛好創造社。那時起了語絲派和創造社的筆戰，我以偏愛創造社的精神，思想上曾站在和魯迅先生相對的營壘，我雖然並沒有若何表白。雖然北新老板和郁達夫先生，勸我把試作拿給了奔流．但我總嫌奔流灰色，我底精神還在創造社，正因爲精神和文章分擺在兩個不相容的陣容，我感到異常的痛苦，那痛苦，像一個有了愛人的女子，嫁給了一位不如意的丈夫，所以我對於奔流的編輯魯迅先生，明知他文才横溢一世，却不想去瞻望尊容，這是我最初不去親近魯迅先生的原因。

一期一期的奔流送稿，我都是送到門口交給密司許，就風馳捷走了，經過半年，聽到魯迅

先生對人說：「白薇怕我吃掉她。」

於是在初秋的熱夜，楊騷領我去見魯迅，我剛走到樓梯脚，躊躇又想跑了，不料魯迅先生溫和地在樓口上聲聲喊：「白薇請上來呀，上來！」我一溜走進他底書房，微低頭不敢正視。一把蒲扇對我的白衣搧來，「熱吧？」他替我搧了兩下又去展開許多美術書畫給我看，並且和藹地給我說明那些圖畫的意思，我才看清他原是我父輩的嚴肅可親的長者，一股敬愛的心，陡然湧上心頭。以後在奔流的酒席上，在集團中，在內山書店，碰見他很多，以公私事務，我上他家裏幾次，比較談得多，他總是以溫和誠懇的態度對我，說話總含着笑。有一次，他和我談得很多，且談到他愛兒海嬰的一切一切，都酷肖他自己幼年時代，比方他幼時最愛萬花筒的神祕美，海嬰也同樣愛玩這個，他要毀壞它來研究美的所在，海嬰也全一樣……。

又有一次，我因醫生說：「非開刀便活不了多久，」我急得去請教學過醫的他該怎麼辦，他底回答是：——

「我想你還是開刀好，反正病到那樣，不開刀也是痛苦。人終不會長命的，不如一刀兩斷割了它。要是你怕割了以後沒有情感寫文章，那你就坐在紗廠去搖紗好了，今年搖

紗，明年搖紗，一輩子也搖紗做個徹底的工人……」

只有最後一次，我去請他寫諷刺劇本，被他罵走了，從那經過一二八，種種原因不得再會談。但一變異常想念他，尤其在他患病時，再則時局緊張及論戰劇烈時，總想去聆聆高教或勸說勸說他。這次統一戰綫開始，至論戰轟動中，我有三十次想去看他，總爲着我那怕見巨人的怪癖，阻止了多少應發的情感。所以聽到噩耗，我異常難過，特爲換了白衣，想跪哭他遺容前。可是嚴肅的靈堂人擠擠，我底淚流不出。

啊，收拾今天的熱淚，把這感情和青年戰士們結成一條鐵。繼承先生苦鬥的戰士精神，和敵人搏鬥在浩大的戰場上去吧！

沒有鬥爭就不能生存，我不但愛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更愛他那替文學革命的鬥爭精神。五四以來，他一面盡力做着清道夫，掃除了文壇的妖魔魍魎，一面挺直戰士的姿容，不撓不屈地替文學革命史上建設了光榮的大路。尤以一九三〇年以來所表現的那種老戰士的精神，更爲一班青年讀者所拜倒。

我們對於他的死固然十分悲哀，同時我們對於他的死應該當作一個深刻的刺激，把他戰士

的精神放進我們更年輕氣壯的血裏，寬容大度的，親愛誠摯的，擁抱大衆的心靈在一起，向着敵人邁進，戰鬥到我們理想的世界出現就得。那末，魯迅先生就將和我們永遠生存。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期）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今天上午，接到友人的電話，說魯迅先生去世了，心中頗有點痛楚；二星期前，我在內山書店碰到他，人是那麼瘦削；他說「已經過了危險期，大概不要緊了。」誰知一日間冒點外感，竟以不治。　他的身體不好，爲日已久；我曾寫信勸他到山水之處休養一些時，他的回信說：

「倘能暫時居鄉，本爲夙願；但他鄉不熟悉，故鄉又不能歸去。自前數年『盧布說』流行以來，連親友竟亦有相信者，開口借錢，少則數百，時或五千；倘暫歸彼鄉，必以爲將買肥田，建大廈，齎盧榮歸矣。　萬一被綁票，索價必大，而又無法可贖，則將撕票也必

矣，豈不寃哉。」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低氣壓之下，這個文壇鬥士受到怎樣一種壓迫和誤解；屢次傳說他要到杭州、青島、日本那些地方去調養身體，終於不成事實；患着很危險的肺病，得在上海畢業中了結他的殘生；大概和「低氣壓」不無一點關係吧。不過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在最近這一週，還努力於寫作和翻譯；他眞以畢生的精力獻給中國文壇，不曾偷懶過一日呢。他有一回來信，談到他自己的爲人：「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强盜之放火是也。」他之於文壇，實實在在隨時隨手在做有益於人之事。他說他自己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就來吶喊幾聲。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已經有點懷疑起來，而且失望頹唐得很；但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他又有提筆的力量，夾雜着設法治療舊社會病根的願望。他的作品自小說以至雜感小品無不瀰滿着戰鬥的氣分，和新的戰友同其步伐。我今天翻開抽屜，整理他寫給我的信件；（長長短短約有四十多封，）其中有一封論及林

語堂先生的，我不妨引來證明他的愛社會的熱情，他說：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他對朋友忠告肯道，一以社會國家的福利爲歸，他之所以能成爲思想界的前驅，並非偶然也。

當我在編濤聲的時候，魯迅先生用羅憮的筆名寄一稿給我，題目是論赴難和逃難，我當時並未留心「羅憮」便是他的筆名。刊出以後，忽有一個讀者來問：「羅憮是不是魯迅的筆名？筆調太相像了。」我們於是仔細研究一下，也推測是魯迅先生的稿子。（後來見面時，他自己對我證實了）。我當時曾提出一個小問題，所謂「魯迅的筆調」究竟是怎樣一種筆調？依周作

人先生的說法，這種筆調，多用「反語，」（Irony）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造成了Satirio Satire（諷刺者的諷刺）換句話說，即所謂「冷嘲的筆調」，在我們的談論中，我曾取魯迅先生在暨南大學講稿中的一段爲例，那段話是：

「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脚下鎗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着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

這便是「反語」的一個例子。（「反語」謂表示某種意見，用其正反對之語，從修辭上說來，是 Paradox 之一種。）說社會要有被殺被囚的文學家才覺得有趣，說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是一種熱鬧，說看人家挨打是頗覺有趣，都是用「正反對」之語；這種話，粗看很不合理，細看恰正合乎至理，這是用反語的效果。「諷刺文學」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論不自由的圈子中，「反語」最用得着；魯迅先生的筆調也可說是時代內產兒：

魯迅先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自有很多人說過了。我所要添的蛇足，還是從他的來信中

先節取一段來看看：

「我……自已年紀大了，但也曾年靑過，所以明白靑年的不顧前後，激烈的熱情，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事實我覺得自已倒是從來沒有因爲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也許有人說魯迅先生最落寞，最少合得來的朋友，最愛發脾氣吵嘴；但在另一面，他正是個能「略小節而取其大」的，富於友情的人呢：我曾經讀他的朝華夕拾，其中有一篇敍述他自已和范愛農的交誼。范愛農晚年落拓，時常說：「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聞其語，可以想見這位酩酊的小酒人和魯迅先生是怎樣肝胆相照的。我想在魯迅先生的幾十年的老朋友的眼中，魯迅先生不會看作最愛發脾氣的人吧。

如今，魯迅先生死去了，懋庸兄說他所擬編的中國文學史沒有編成，是中國學術上的大損失，的確，這是大損失。魯迅先生所做的工作已經很多，但他所要做而未做成的工作還很多很多。我依舊引他的一段來信來結我的憶念，他說：

「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須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撕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烟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堤灌水，飛機擲彈範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鈔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

唉！以魯迅先生之努力於文藝工作，而他竟不能有寫作的餘裕，從容來完成中國文學史中國字體變遷史，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我們對着魯迅先生的遺容，該想起這個問題來吧？十月十九日

（申報週刊一卷四十二期）

魯迅先生之死

狄福

今年六月七日，中國文藝家協會在上海開成立大會，當會議將近完畢的時候，臨時來了兩個動議：一是發電報慰問蘇聯文豪高爾基的病，又一是派代表慰問我們的敬愛的作家魯迅先生的病。——因爲在這時候，東西兩半球上兩個文壇巨匠同時都爲病魔所困着。隔了十餘日之後，高爾基終於在十八日清晨透出了他最後的一口氣；而魯迅先生則一天天的恢復他的健康，我們又得讀着他的新作了。我們正在慶幸他的健康的早復，豈知這慶幸是極暫時的，到今天，我們竟在哀悼他的死呢！

本月十九日早晨，我們從日本報紙上海每日新聞上，知道魯迅先生舊病復發了，而且病得很凶。接着魯迅先生的知友上海內山書店主人內山丸造氏有電話來報告，說是他已於那天早晨五時半病故了。好像靑天裏來了一個霹靂，當我們得到了這消息時大家都這樣的覺得。

据說，他向來是患着肺結核的，本年三月二日復患氣管支性喘息。据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的緣故，又接續犯有胃擴張、腸弛緩、右腦溼性、肋膜炎、心臟性喘息和胸悶等症。到六月，病得很重，用X光檢驗，知道他的肺葉已經潰爛了，便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吃藥打針，病似乎是好起來了，其實只是表面的罷了，而病的本身始終是潛伏着，一些也沒有

痊愈。

本月十七日那天下午三時，他還出來散步，四時左右，在內山書店小坐，和朋友們談話一些也不像有病。半小時後，忽起大風，他覺得有些冷，才回到家裏去。據說還照常吃夜飯，晚上還照常寫文章。夜半三時，他突然發生喘息，等到天明，經醫生給他診治，已經沒有方法挽救了，到十九日午前五時二十五分，便轉爲心臟痲痺症而死。

關於他的死的消息一傳佈開去，大家都很震悼。他的遺體，由他的朋友們主持之下，遷到萬國殯儀館內，任大衆瞻仰他的遺容。

二十日從早晨到傍晚，便有五千多的先生的景仰者前往致弔，正和高爾基死後的情形一樣。這許多前往的人中，除了一些文化界的人士外，大部分是青年學生，然而也有工人和商人，這可見他的讀者羣的廣大。

一間不十分寬敞的殯室中，四週放滿着景仰者所致送的花圈和花籃，桌裏邊放着一張魯迅先生的遺影和木刻像，這前面，就是他的遺體靜靜的躺着。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長袍，上面覆着一條棉被。他的慈和的面容很瘦削，顯得他生前是一個勇敢的戰鬥家；他的兩眼和嘴脣緊

閉，望去就像是他正酣睡着仍在呼吸着的一樣。他的四週，「光榮的侍衛者」站在那里，致他們最後的敬禮，這里有作家巴金、魯彥、靳以、張天翼、黎烈文等多人。

羣衆從左邊的門裏很有秩序地進去，在他的屍前站上一刻。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悲傷的形容，心頭感到十分壓迫，幾乎透不過氣來。當他們從另一個門裏出來時，似乎都有捨不得走開的樣子。

二十一日上午到下午二時，羣衆還是這樣不斷地進出。三時下殮。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葬於上海萬國公墓。世界的戰士，青年的導師的軀壳，便這樣完結他的一生。

現在，讓我把他的生平簡略敘述在下面：

魯迅先生(1881—1936)姓周，名樹人，字豫方，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一年生。他的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但是，因爲自修的緣故，也能够看書。在他幼小的時候，家裏還有一點田，生活是不需憂愁的。但在他十三歲的時候，家裏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麽也沒有了，他只好寄住到一個親戚的家裏去。在那裏受到種種的屈辱，於是決心回到家裏去。他的父親那時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便死去了。他以苦學生的身份，在十八歲那年考

入水師學堂，半年之後，又改進礦路學堂。在那裏畢了業，便被派到日本去留學。在日本的預備學校畢了業，他決意改學醫，因此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他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提倡新文藝，於是又棄了學籍，從事別的計劃。在二十九歲時，重回到中國來。

回國後，從事教育，歷在各地學校裏教書。五四運動時，始用「魯迅」這筆名發表他的第一篇作品狂人日記於新青年雜誌，使當時的智識界大爲震動。從此他爲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同時是一個戰鬥家。在小說外，還常寫尖銳的論文，和當前的黑暗勢力相搏擊。直到死前，一面受着對壘的壓迫和毀謗，一面卻再接再厲繼續他的戰鬥！

他曾經有過遺言，說是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情。然而，朋友，我們繼續着他的遺志，努力着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爲中華民族的解放而鬥爭，不是勝過一切的紀念嗎？朋友，我們年紀都還輕，努力罷。

（新少年二卷八期）

魯迅——蘇聯的一個好朋友

黃峯

魯迅死了！——這哀訊，前天（十九日）就聽到，昨天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了他的面肌黃瘦，髭鬚蓬鬆的遺容，今天又不能自已地想留下一點抹不去，忘不掉的懷念。

與其說魯迅是中國的一個新文豪，倒無甯說他是國際的一個新文豪。記得是前年吧，蘇聯作家第一次全體大會聽取了拉狄克關於世界的藝術文學的報告之後，到會的作家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議，在這決議的末尾的一段中，首先指認了魯迅是和羅曼·羅蘭，安德雷·紀德，亨利·巴比塞、伯納、蕭，希奧德爾、德萊塞，歐普東、辛克萊，亨里希、曼一樣地「英勇地執行了自己的正確的義務的」，一樣地是「勞動人類的最好的朋友」，並且因此，蘇聯的作家們向他「致送了兄弟的祝問」

是的，我們應該祝問魯迅的勞作和苦鬥。不但是應該，而且是必須。因為他從五四時期起，經過五卅，一直到一九二七時期，以迄於現在，他站在向封建的傳統思想，向惡劣的社會環境，向幫凶以及幫閑的各種傾向，向虛偽的自由主義的流派，作了嚴峻的批判和猛烈的搏鬥，並且向戰友們盡了諍友的責任，和同路人的工作。他的一切作品，就是一部現代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活的歷史，豈但是他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的血書而已。

自然，魯迅並不是毫無缺陷的完人，但這里正表現了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的一切優點和弱點。當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戰發生的當兒，他是「身先士卒」的上了戰陣，許多前進的份子搖頭了，以爲他眞是中國文壇上的什麼「唐吉訶德」，其實不是的，此後的事實證明了他的懷疑和彷徨，正是向前邁進的前夜；就是今年吧，他又猛烈地以病弱之軀加入了這次國防文學的論爭，許多人以爲他發了瘋，又是唐吉訶德的復活，其實他也不是的。在根本的立場上，他不但不反對，而且擁護了前進政黨所提出的政策，任務和戰略；他對於救亡聯合戰線，對於文藝家協會，對於國防文學，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都發表了熱烈而忠實的意見。仍然是盡了評友的責任和同路人的工作：「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

除了發露中國國民性的卑汚以及人間一般的黑暗以外，魯迅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此刻爲篇幅所限，不想多說什麽，但若單講他的理解和熱愛眞正的友邦及其作品，就不能不說他一手推薦的東西已經非常充分了。譯了「十月」，又譯了「毁滅」，編校了「鐵流」，編校了「科學的文藝理論叢書」等等。這些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來：「在這樣的岩石似的重壓之下，我們就只得委宛曲折，但還是使她在讀者眼前開出了鮮艷而鐵一般的新花。」

他說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其藝術，常常是極感興味的。他說「看得鄰人（指蘇聯）的平和的繁榮，也就非常高興，並且將這高興來分給中國人。我以爲爲中國和蘇聯兩國起見，這現象是極好的，一面是眞相爲我們所知道，得到瞭解，一面是不再誤解，而且證明了我們中國確有許多「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必說眞話的人們。」

他又在別一處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是「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又說：「我們的讀者大衆，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麽東西來，而這「黑土」却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抖，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甚至當人們造謠中傷「平和的繁榮」中的蘇聯時，他的回答是：「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然而，魯迅，現在是躺在萬國殯儀館里的死床上了，過一天，該是長眠在萬國公墓的泥土中去了吧。從前的祝問，已經成爲今天的弔唁。試看中國的各報上，不是都譯載了蘇聯對外文

化協會和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來電了嗎？我們相信，在國外，正像在國內一樣，魯迅的死是一樣地應該痛悼的！

永別了，魯迅先生！中國的一個最光輝的作家，全體勞働人類的以及蘇聯的一個益友！永別了吧，安息了吧！

（中國導報十月廿四日）

也是榮哀

凝先

一 是誰驅使着這些人來

雖然在「死」一篇遺作中魯迅先生寫給他的親屬說「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然而這怎能禁制住呢？

消息一經傳出，登時震憾了全國各地！大小報紙競相報告着，惟恐記載不詳，輿論界在同聲惋惜着「一顆巨星殞落了」，到處我們可以聽見青年的悼聲，到處我們可以看見大衆的悽容？連日本的先進文豪也在哀悼，蘇聯的文壇權威也來弔唁，千萬的大衆跑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

遺容，成萬的大衆跟着靈柩向着萬國公墓湧進，這兒來的不同國度不同階層的各色人等。有的是名人前輩，有的是文壇精英，有救亡運動的中堅領袖，有勇敢前進的青年學生，最可注意的還有從工場作坊來的勞動大衆。是誰驅使着這些人來的呢？不是僱來的流氓癟三的支撑，也沒有官僚貴客的虛僞酬應，他們來了，懷着一樣的哀情，悲壯的輓歌，熱烈的口號，把人們溶解了，他們瘋狂了，但我敢說這決不是卑污的俗流者們的『領袖』『英雄』崇拜的瘋狂。雖然在某種界限內魯迅先生很够一位『領袖』『英雄』。

這位堅忍的民族革命的戰士所遺留給大衆的影響是如此廣深。每一個參加者的動作都是從心坎內自然發出來的。試問如何會忘記？怎不會永遠的紀念着？

二　我們底損失

魯迅先生不僅是一個文學巨子，而且是一位民族鬥士，他是那樣嚴肅，純正，不苟。他似冷酷而却熱情，他似孤傲而却謙誠，因此他成爲中國文壇上的，導師思想界的先鋒，他是青年的明星，大衆的弟兄。

自五四以來他不斷的奮鬥。鋒利的筆芒，掃蕩了不少封建惡魔，尖銳的語調，喚醒了不少睡夢羣衆，對於整個的舊禮教，一切的惡勢力，他是毫不讓步，他揭發吃人的歷史，他暴露黑暗的社會，對於侵略者的陰謀，投降者的卑鄙，他是毫不留情的去進攻。他挺身站在前線，永不妥協，永不退逃，爲了眞理，正義，人道，他艱苦不懈的戰鬥到底，的確不少的靑年得到深重的激勵而追隨着英勇的去進。

隨着民族危機加深而迸發起來的救亡運動，他在這里也發揮了正確的見解，盡了應盡的作用，然而在這個運動還未到了成熟階段，敵人的刀尖又刺着我們的心胸的時候，肺菌停止了他底呼吸，奪去了這麼一位偉大的導師。我們底損失當然也就格外加重。

三　當怎樣來紀念

魯迅先生死了，但他底志願並沒有完成。我們遭受了這個損失就該踏着他前進的道路，繼續努力，絕不能停留在哀痛，悼惜。僅僅回溯過去的光榮，每一個魯迅的崇拜者都會認識到當前應負的如何重大的使命。

我們必須再冷靜一下頭腦，小心的觀察，大胆的前進，拿我們的偉大工程以慰先生的英靈！魯迅是我們的導師，是我們的先鋒，他遺留給我們不少超人的見解，正確的指示，但是我們却絕不像一般卑污俗流者們的迷信。他不是「上帝」，他不是「神聖」。自然在前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時也表示懷疑，彷徨，雖然這正是他要深刻澈底去瞭解的預備而顯示着他底決不含糊，盲從，但我們却不容不指出這也有牠歷史與社會的根源，因此，我們還需要檢討，批判，更具體地去揚去，克服。

魯迅死了，但他奮鬥的精神却永存着，在送殯者熱烈的歌聲，悲壯的表情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心苗已播殖到大衆的肺腑，這些無疑問的更要日漸滋長着，這樣我們要預祝着第二第三……以至千萬個後起的魯迅的出現。

假如因爲一位導師的喪失，而獲得千萬人的加倍奮發，那我們的紀念，哀悼是有代價的。任務雖然繁重，敵雖然兇險，只要我們一齊努力，光明在前面。讓我們記着魯迅先生的話：

「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文化報第三十五期）

第五輯

魯迅先生

楚陽

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啊！
我們失掉了你，
有如失掉了高爾基。

我們還何等需要你，
需要你領導「壕塹戰」啊，
你却歷史的「墳」中安息了。

結核菌奪去了你，

結棱蘭還要奪去中國啊！

你抵抗到死。

你永遠不屈服的魂靈，

——不死！不死！不死！

你是古老民族的「新魂靈」。

不死的偉大的魂靈啊，

——「劇的戰鬬」（一）！

它指示了民族的生命的道路。

我們祇有抵抗到死啊：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惟有報復，萬勿寬容！」(二)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

拖欠得愈久，

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三)

拿出你的血肉，

站在自己的哨崗，

救起垂亡的民族！

註：(一)見二心集五六頁：「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鬪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綫上的還要韌。……」

(二)「遺囑」第七——即最後一條。——

（三）引自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一九三六・一〇・二〇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期）

悼魯迅

雪村

你——

不遵守正道的匪徒，

翻新立異的強盜，

已溘然長逝了！長逝了！

在高樓，

在呼盧喝雉的酒館，

在惡臭的狗子漢奸的腦袋中！

在勾心鬪角的政客們的心裏，

拔出了一枝刺心的針，
一枝打狗的棍，
而我們却失去一顆閃耀的
一個堅强的領導者，
一個戰士！
東方的文化之父不再回，
秋天帶來了肅殺的悲哀！
誰甘願暗夜中沒有明星？
誰甘願我們的明星從暗夜中殞落？
豺狼虎豹張着毒牙利齒！
魑魅魍魎遠潛在人間，
在這偉大的死的鬥爭的前夜，
我們都准備着偉大的犧牲，

但是我們的東方文化之父却靜靜的逝去了！

我們在這秋風的蕭颯裏，

在都市，

在機械怒放的工場，

在不景氣的街頭，

破衣襤褸的工人依據齒輪嘆氣，

流浪的癟三聞着消息也要流淚，

學生，前進的青年憂鬱着心脾，

許多人集合成一個心在紀念你，

繼續着你的事業！

而且動員了朔北的義勇軍，

前進的兵士，

反帝反封建的隊伍，

在東三省，

在華北，

在南方，

我們一致地來紀念你——

不是沉痛的凄慘的眼淚，

而是連合偉大的戰線，

來答復强盜的××帝國主義——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啊啊！東方的文化之父逝去了，

中國紀念你！

東方紀念你！

世界也紀念你！

宇宙的火在燃燒。

紅色塲上的怒風吹起了，
你的理智永遠活躍人間，
反抗的泉源濺濺流出。
我們在中國，
宣佈阿Q時代死去！

一九三六，十月二十一日上海。
（鐵報十月廿一日）

悼魯迅

子禾

施高塔路之旁
楸樹已染黃了
越界巡邏的武裝
荷槍實彈

異樣底瞭望
人們氣都透不出
沉痛的舊痕難忘
南北東西搬家忙
「喪家犬」又浮在人心上
雖是病了老了
我們的詩人
看民族將蹈淪亡
視「死亡線」上之羣
尤如他的親人
他的心偉大
他的血沸熱
爲了對於民衆的愛

毅然地不顧病身
水電廠裏機器怒吼
樹梢上鴉雀聲聲
明與暗在決鬥
微拂着的曉風裏
我們的詩人的辭世
在極嚴重的關頭
在最險惡的海上
失去了「把舵」
失去了明燈
失去了驍勇的大將
我們哀悼
我們悲傷

我們激昂
來——
扛起他所遺留的重任

十月十九夜作（金陵日報十月廿二日）

哭魯迅先生

葉紫

我患着肺結核和肋膜炎，
他寫信來，寄來一包錢，對我說：
「年青人，不要急，安心靜養，
病自然會好的。」
但是忽然地，朋友來告訴我他的惡消息。
於是，我哭了起來。
醫生跑來對我說：

「你底熱度太高，你不能哭。」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看護跑來對我說：
「你底病很危險，
我們不許你傷心，不許你哭。」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我們不但是死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戰友，
而且失掉了偉大的民族底魂魄。
這——我怎能不哭呢！
我哭了一天，哭了一夜，
熱度高了，呼吸急促了，
兩個看護跑來嚴厲地干涉我！
「我們不許你哭！」

用一個冰袋冰着我底頭，
用一個冰袋冰着我底胸。
他們想將我底熱度壓低，
想將我的心壓冷，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十月二十日，在病院）
（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一期）

建塔者的死

紀念病歿上海的魯迅先生

子修

這座矗立的巨塔，
將修得高與雲齊，
只要歷史一天存續，

牠的工程啊，一天不會停止！

牠的深處，沒有圓寂的高僧，
牠啊，牠是我國文化的堆積；
說起建塔的人們，更是可驕，
那是啊——我們國民的全體。

人們雖然都在盡力，
但是你的成績，欲出人頭地，
你的魄力，你的才識，
與世浮沉的，眞是望塵莫及！

你的心，你的身，

已經獻給了這座巨塔，
留下的手澤啊，
將永與日月同其光榮！

我的導師啊，
你建塔的巨手，
尋未竟，願未償，
你怎好遽而瞑目？

但是，被救過的「孩子」已有萬千，
被喚醒的弟兄，已是無數，
他們將整齊步伐，
走上你開闢的大路！

一九三六，十，三一，作於勃海之濱（文化報第三十五期）

偉大的葬儀

雪村

燃燒了殘陽的天空，
一幡淒愴的旗幟飄動。
一羣送葬的大衆——
老人，青年和小孩……
牽起了一條長蛇的隊伍；
汽車運載死者的遺軀，
空間交織着悲憤與瘋狂的火。

芬芸的花圈提在青年的手里，
輓聯飛躍的飄在天際，

音樂的弔歌從大衆的喉嚨唱出，
每一個送葬者的臉上粉着悲壯的神氣，
夾着醜惡的印度阿三，
點綴了我們哀輓的隊伍。
飄着紫紅頭髮的西歐探捕，
他憎惡的眼睛在我們的面前經過。

聲音已在人海的濤中泛溢，
抗×的呼聲齊起。
兩旁的觀衆閃着驚人的兩眼，
或笑意劃分他們的兩顴，
路邊的樹葉飄着蕭條的秋聲：
野風捲起灰塵的瀰漫。

歌聲郵盈的離別了租界，

警察就站滿旁邊。

刺槍閃閃的光耀天中，

我們轉喚『義勇軍進行曲』的歌唱。

每個人悲憤着臉，

越發挺起前進的胸膛。

青年，小孩忘記了自己的疲倦，

跳躍的喊出：

『紀念魯迅，打倒漢奸！』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

『…………………』

這樣踏進了墓場，
太陽已斜掛西方。
墓磚在我們的面前啓示憂鬱，
白楊瀟瀟地戰慄，
晚風吹來了秋天的涼意。
主席沉重的宣佈，一聲！
「開會！」許多人的眼睛齊集，
又帶來了沉重的聲息——
「抗×救國！」
「紀念魯迅，我們團結起來！」
但是，黑暗的惡魔籠罩，

夜過魯迅墓

李又饑

我們又從黑夜中分散了！
倦了的人們搭着車輛，
又或徒步的踏着冷削的夜路前跑。
萬籟無聲的四野，
夾着顫抖，悲壯的歌聲，
漸漸由鄉村散入城市，
燦爛閃爍的電燈又光明的照滿了！
而我心中却回味着：
今天大前面的一個是鮑格莫洛夫的花圈。

一九三六，十，二三，魯迅葬後的翌晨。

長夜霜風老鬢華，
沉魂粗暴搏風沙！
此身若任投豺虎，
千載無忘報眼牙。
守宗真成執蕃鬼，
雞餧端是糾纏蛇。
墓前教認冬青樹；
終古薔薇不著花！

淚揩刀銛血未消！
逍遙屠伯復逍遙。
長城看積新磚石，
奴子歡騰僞自由。

忍便抉心從知味，
劇憐肺結幾經秋。
九原魑魅應無數，
莫惜投槍信手投！

（時代報十月廿四日）

魯迅先生略傳

反抗環境披荆斬棘
弱小呼聲精神食糧

魯迅先生今年五十六歲。他的生平從幼時到一九二五年，可以根據他的「自敍傳略」：「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裏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麽也沒有了；我寄住在

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

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就在這年，因爲女子師範大學發生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國民軍，張作霖快要入北平的時候，執政政府會列出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名單，準備通緝，魯迅也是其中之一。於是南下，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離開廈門，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科學長。又因環境不適，終於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以魯迅爲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停

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誌。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口號，就是魯迅先生提出的。

關於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徬徨」，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散文小說集「野草」，自敍散文「朝華夕拾」，論文及雜感集「墳」，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僞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花邊文學」，「魯迅雜文集」，纂輯有「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集輯本」、「古小說鈎沈」、「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校訂有「魏中散大夫嵆康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翻譯有「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翰」、「豎琴」、「一天的休息」、「錶」、「死魂靈」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一部分、「一個壞孩子及其他」、「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壁下譯叢」、「藝術論」兩種、「文藝與批評」、「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

（大晚報十月十九日）